



昭代叢書

14
124
12



昭代叢書

曾4
門 124
號 12
卷



硯林小引

文人案頭所臚列諸玩物其為類也不一然皆不切

于日用徒為觀美而已最適用者莫過于硯然而有

難焉者其或宐于筆者輒不肯輕易受墨能發墨者

又往往不宐於筆二者不可得兼吾將何從乎吾嘗

試之當無事時其研墨不妨遲之又久以待墨瀋之

濃而後濡筆設有急需則緩不及待徒草率以從事

視其字如甲乙之榜烏賊之券楮之白者猶可言也

若絳箋朱幅益淡漠不可觀不知者且咎及于墨鳴

名代叢書 硯林小引

末道館

呼。是。豈。墨。之。過。哉。莆田余淡心先生所著硯林博極
今古較之米南宮之硯史歐陽公之硯譜直欲超而
上之捧讀再四不啻與羅文萬石羣處一堂其相晤
對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其樂為何如耶先生著
述等身硯幾為泐藉非有如許佳硯亦烏能勝任而
愉快乎獨是予家在歙州曾不能購龍尾片石以供
玩賞而僅從硯林中獲一寓目可云不幸然猶賴于
此一編得以備考古今之異寶則又為予之所最幸
者矣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四十二

新安張潮輯

曲阜孔尚任東塘校

硯林

莆田余懷淡心著

余有硯癖蓄硯最多然亦隨手散去去年七十
老矣分硯與內外諸孫各得一硯所存者
不過泓玉鮮雲二三故物晨夕相依為命不
能暫捨早起手滌於池池水盡黑晝則磨隄

麋潘谷古香滿室。揮毫染翰。落紙如飛。即家
人以絕炊告。亦掉頭不顧。甚矣余之迂且僻
也。因思人生百年。忽如白駒過隙。不有所著
述以傳後世。後世安知余之迂且僻乎。故綜
纂舊事。彙成硯林一書。雖未見唐彥猷硯譜。
陸友仁硯譜。似於米元章論硯加詳焉。自愧
藏書不多。觀覽未博。挂一漏萬。未免貽譏。然
古今風尚。山川精采。義歸揚摧。情在抽引。叅
其指緒。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紀載年代無次
隨筆輒書

黃帝有硯曰玉海。銘曰帝鴻氏之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汗
白。

孔子牀前有石研一枚。制作古朴。蓋其平生所用物
也。

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命童幼入小學。篇章
十一月。研凍。童讀孝經論語。

曹孟德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
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欲自焚筆。硯。

唐李衛公收研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鄰。

石晉桑維翰鑄生鐵硯。磨幾穿。

李後主有青石硯。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陶穀見而攫之。後主不肯與。穀怒。碎其丸。中有小魚躍出。即死。硯遂無水。

王右軍後人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云是右軍寫字硯石。楊休以錢三萬購得之。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龍尾硯。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為天下之冠。

徐玄之有研。名紫石潭。夜讀書。見人如粟。數百皆具甲冑。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漁於紫石潭。顧左右取魚。

丁謂自海外移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題云。五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付開。之後有丁姓來判。此州。即謂之孫。計兩篋。時尚未生。啓篋觀之。貯大端硯一枚。上有小穴。以一碁子覆之。揭去有水。

一泓流出無有歇時。丁氏子孫世以爲寶。陳縝知端州。聞部民蓄一研甚奇。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二鸚鵡眼以爲目。遇陰晦則雲霧浮興。縝百計得之。歿後歸內府。徽宗置于宣和殿爲書符之用。

晏元憲夫人王氏。宋初勲臣王超之女。元憲有古硯甚奇。王氏舊物。諸女相授號傳。壻硯。元憲壻富鄭公。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子。聖子壻滕子濟。俱爲執政。

宋徽宗命米元章書大屏風。顧左右取筆硯。徽宗指御案端硯使就用之。書畢。卽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臣濡染不堪。復進上。御徽宗大笑。因以賜之。元章拜謝。抱硯而趨。墨瀋。霑漬袍袖。

周仁熟與米元章交契。一日元章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米起取于笥。周亦索巾滌手。若欲敬觀狀。稱賞不已。曰。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磨墨。元章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爲公贈。元章以端研呈東坡。坡故唾。

之因。取去事與周相類。

僧懋周有端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元章得之。抱眠三日。屬東坡爲之銘。

李後主寶一研山。長踰尺。前聳三十六峰。左右兩阜。坡陀中鑿爲研。江南破。落士人家。爲米顛所得。後歸丹陽。卜宅弗就。蘇才翁有甘露寺下濱江一地。多羣木。時米欲得地。蘇覬得研於王彥昭兄弟爲之和會。兩相交易。未幾取入禁內矣。寶晉齋研山圖。見陶九成輟耕錄。一云爲薛紹彭易去。米有詩云。此石不復

見。哦詩空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末跋云。此石一入渠手。不能再見。同友往觀。亦不肯出。紹彭真忍人也。則是歸薛公之據也。姑並記之。

李玄之蓄米南宮。端研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崑石也。先公得於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乃知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南宮所收智永研。心如白。張伯雨云。元章獲王右軍紫金石硯。唐莊宗垂雲研。皆歷代瓌寶。南宮自有一研。刻海岳菴三字。

唐玄宗得牡丹異本種興慶池沉香亭前花盛開上
 與楊貴妃同賞詔選梨園子弟十六色李龜年手持
 檀板押衆樂將歌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
 爲命宣翰林學士李白龜年持金花箋貴妃捧硯令
 造清平調樂詞三章時白宿醒未醒援筆賦之付龜
 年口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蒲桃酒笑領歌意
 上調玉笛以倚曲

徽宗見研石有紋如着者謂之着子石東坡嘗作着
 子石研歌

宋高宗書翰墨數說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崑色
 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則如
 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沙壤不惟肌理
 旣粗復燥而色赤製作出俗手皆不可用且石之有
 眼子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
 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泓紫玉略無點綴
 宋鄱陽張世南云端石或以有眼爲貴或以無眼爲
 佳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眼多堅則眼少嫩則
 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

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了哥眼曰雀眼曰雞
翁眼曰猫眼曰菜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
赤爲下諺謂火黯爲上然亦石之病也

東坡銘龍尾石硯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
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溼今何者獨先逸同參
寥老空寂

淮海張邦基云硯之美者無出端溪之右而唐彥猷
作硯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爲冠米元章則以唐
州方城山葛仙翁岫石爲冠彥猷謂紅絲石理黃

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
十餘重次第不亂姿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卽
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元章則謂方城岩石理
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少磨
則下歲久不退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有
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耳二公皆留意翰墨然此
論恐未爲至公也

姚令威西谿叢話云王建宮辭一首延英引對綠衣
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

茶湯恐是用紅絲硯。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陽公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石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

柳公權亦喜用青州紅絲硯。

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不必硯。但可研處卽研之。漢薛宣思省吏職。下至筆研皆爲設方略。葉石林避暑錄話云。歙州出紙墨研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者。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之上。世多

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

元僧楊璉真珈發林和靖墓。墓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研一枚。伐高宗陵。棺中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研一枚。此二研者。真出土宋研也。今不知猶在世間否。硯譜載天下之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斧柯山石爲第二。歙州龍尾石爲第三。陸務觀云。秘閣有端研。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

準救惡詩。今又有準救頑研耶。

又云。謝景魚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又云。高廟謂端研爲一段紫玉。乃佳。晁以道藏硯。必以玉斗樣。喜其受墨瀦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堪作枕耳。

蘇子瞻云。杜君懿蓄一硯。相傳是許敬宗物。其始不甚信之。後官于杭。漁人於浙江網得一銅匣。中有鑄成許敬宗字。君懿歿。其子沂以硯遺余。求墓誌。余生

平不作此文。乃還研不作。沂乃遺孫莘老。得誌。余過高郵。莘老出研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捧殺。何以其研爲。余則曰。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况研乎。乃向莘老取得之硯。端溪紫石也。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受墨處。微窪洵四百餘年之物也。匣有敬宗名。姓可不必存。

東坡有鳳唼風字大研。黃山谷有蠻溪大研。研北二字。出段柯古酉陽雜俎。

曹操銅雀臺瓦。可爲研。灌嬰祠屋上瓦。亦爲硯。

南唐于歙州置硯務官。歲造官硯。四方平淺。鏤邊極精巧。

文信國有硯名玉帶生。後歸謝臯羽。

洪景廬云。相州古鄴都。魏武銅雀臺在其處。瓦絕大。

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餉黃魯直。東坡為作銘者。硯

之長幾三尺。濶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

尺五。半中為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曰。建安十五年

造。操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造此臺。小者亦有

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

魏孝靜帝年號。是時正都鄴。予為銘。建安者曰。鄴瓦

所范。嘻。其是耶。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淬爾筆鋒。肆其

洶葩。倘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

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雁。獲貯歸笈。玩

而銘之。衰淚盈睫。二硯俱藏。姪孫個處。

又云。鄆州零都縣。有灌嬰廟。相傳左地為池。耕人

往往得古瓦。可窾為研子。守郡日。所得剗缺兩角。猶

重十斤。瀋墨如發。矧其光沛然。色正黃。亦刻銘其上。

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于火。而卒以圍水。廟

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歷祀歇。而此獨存。縣韻之雩。曰若灌池。研為我得。銘以章之。

東坡云。澤呂道人沉泥研。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

又云。僕好用鳳唼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為黠黜灘石所亂耳。

又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研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

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

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有以團茶洮河綠石硯。贈晁無咎。張文潛詩。

東坡有為山谷作銅雀臺研銘。親刻研上。李昌谷有楊生紫石硯歌。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

磨刀。割紫雲。慵刊抱水含滿脣。暗灑萋宏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飄流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

數寸秋光無日昏。圖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杜子美有平侍御得石硯詩。曰。平公今詩伯。秀發吾

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遊隱現。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此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公合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葉水心口。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于陳文惠公。喬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自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笑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

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况經諸公辨博之論。垂二百年。陳君宜寶藏之。嘉定癸酉。

宋謝景山有古瓦硯歌。

晉傅元硯賦云。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銀金鐵以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象法乎二儀。

魏王粲硯銘云。墨運翰藻。榮辱是若。念茲石茲。惟元為宅。

米元章作硯史

梁武帝有硯銘

梁丘遲有硯銘

宋唐庚古硯銘云。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序中有云。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創語亦妙語也。

歐陽文忠硯譜云。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說。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雉鵲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于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花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佳。余少時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照鳳池硯形製一同仁宗以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濶有鳳池之象

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彫襍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

趙清獻作太守歸止持一硯

蘇子瞻玉堂硯銘其序云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屬蘇軾子瞻爲之銘

又天石硯銘并序序曰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焉俯足世固多有
陸放翁有硯背刻心太平菴四字已沉于水漁人網得之

濟北晁无咎以洮河硯。易賈彥德所藏端硯。

史慶長學齋估畢云。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也。且唐人多只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

鄭夾漈云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地同是一溪。惟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兩柯。津汗滴瀝。真難得之。

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

劉聰謂晉懷帝曰。卿頃贈朕柘木銅硯。

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庾肩吾有謝銅硯筆格啓。

蘇易簡文房四譜云。四寶以硯為首。筆墨紙皆可隨時收取。可終身與俱者。惟硯而已。

洪景廬歙硯譜跋云。研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葡萄中邊瑩澈。光可以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歙石細者肌理如絲縠。如涵星如矚。有稜四壁垣垣。

削成類文玉蒼璧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幸蓄兩硯。其一正方爲斗形。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十四言。常篋櫝藏弄。其一楮爲風字。鏗然而輕。提攜周旋。且二十年久。曩寓五嶺。無所買。幕府于歛。常捐三千錢。售君子石一。隨輒予人。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之先入。他無在。顧盼者。景伯兄治歛。期年能納其民。于不忍欺之鄉。獨念翰墨衆君子。舉集吾土。而主人莫之省。旣揭蘇氏文房四譜于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種。以書來。

令綴語。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案頭研。不直百錢。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之珍。不幾于盡。公亦能忘蕙苴嫌乎。兄以手推客曰。去。

宋熙寧中。尚淄石研。神宗親擇其尤佳者。賜司馬溫公。

瑯嬛記云。硯神曰。淬妃。

黃山谷答檀敦禮書云。惠示砧研物材。頗精。似亦不甚便用。蓋磨墨之地不廣。則難得墨。瀋多置水。則溢。

四旁非良器也。

曰硯瓦者唐人語也。非以瓦為硯。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畱墨為貴。百餘年方可平。

皮日休為吳郡從事。與陸龜蒙遊洞庭。常以五物寄毘陵魏處士璞。各系以詩。謂之五賦。詩中有太湖石。石硯序云。有龜頭山。疊石研一。高不二寸。其刃數百。謂之太湖研。皮詩有云。月融還似洗雲濕。便堪研陸。詩有云。繞為千嶂遠。淡置一潭寒。

柳子厚寄疊石硯與劉夢得。謝之以詩曰。常時硯。

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烟嵐餘斐。夢水墨兩氛。氣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李西涯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岳菴三字。為之銘曰。海岳之英。圖書之祥。其人已亾。器則靡常。得之者書其昌乎。

西涯瑤池夜月硯。銘云。鑿浚為池。修山為月。湛玄雲之陰。開穎兔之窟。併泉日注。毋使我池竭。池竭尚可。毋使我月缺。桂華桂魄。千載不沒。

李竹懶云。蕭功曹見李倉曹家歛石研。頗良。語人曰。

此三災石也。人問其故曰：字法不奇，一災文詞不贍，二災窗几不明淨，三災人笑而去。今人競蓄硯，不知能免災否。

中山王徐魏國家有一對鴛鴦硯，兩硯并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研無異。

張華作博物志四百卷，呈晉武帝，帝命芟截彙為十卷，即于御前賜于闐青鐵硯，逾西鱗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

陸放翁探齋中物作題得稚川葛仙硯作詩云：異礫

出漢嘉，溫潤蒼玉質。因形作獸背，得墨如染漆。才高德亦全，終月不更筆。蠻溪大沱輩，烏敢相甲乙。從我歸吳中，略計將萬日。磨拂不去手，有若琴在膝。名晦知者稀，體重盜計窒。惟當草太元，不污管商術。宋謝堅知徽州，嘗于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舷，宛轉如二龍，發為硯，則雲不復現矣。

文赫兩於於赫。吹二階。發於西。限雲不。對。足矣。

可。雲。廉。收。餘。餘。淋。淋。潤。潤。雲。潤。雲。潤。之。將。對。日。日。日。

天。海。道。吹。鼓。吹。鼓。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跋

曼翁乙亥之夏。以此帙手授于予。予獲之。不啻拱璧。

因載之叢書中。方授梓時。適友人自吳郵一械來云。

先生已于六月荷花誕日。弃硯長往。予聞之。不勝人。

琴之歎。悲哉。悲哉。特不識含歛時。亦曾以佳硯為殉。

否也。心齋居士題。

名代叢書

硯林跋

七

公山小波風士賦

之。悲。時。悲。新。律。不。喻。含。煖。似。亦。曾。以。其。賦。公。既。

其。主。山。千。六。日。尚。出。臨。日。夜。與。具。君。千。間。之。不。似。人。

因。知。之。業。書。中。以。對。林。似。似。又。人。自。其。推。一。林。來。云。

長。食。心。定。之。夏。以。北。地。平。對。千。千。然。之。不。前。其。樂。

如

宣爐歌注小引

宣爐歌注小引

物之佳者或以人名或以地名或以代名名雖不同其為物之佳則一也如時之壺哥之窰張之爐顧之繡皆以人名者也如并州之剪蒙山之茶歙州之硯湖州之筆皆以地名者也至于商彝周鼎秦璽漢碑則以代名者矣夫以一物之微而致煩一代之名名之及其久也代已亾而物尤不朽豈物以代重耶抑代以物傳耶有明三百年間物之佳者不可勝數而宣爐一種則誠前無所師後莫能繼豈非宇宙間一

名弋叢書

宣爐歌注小引

一

絕妙骨董乎。所恨贗鼎紛陳。不可勝詰。非巨眼莫能辨之。良由愛之者多。則其值益貴。值益貴。則贗者日繁。甚且一爐剖而為二。半真半偽。若兩截人物。噫。抑何巧也。予博稽載籍。如博古圖。古玉圖。泉志。硯譜。墨譜之屬。莫不各有其書。唯宣爐獨無譜。雖其妙處。實不可以譜傳。然鐘鼎尊彝之屬。其陸離葱翠。寧獨可以繪畫畢之乎哉。冒辟疆先生作宣爐歌以贈方坦菴先生。而特自為注。予甚愛之。較之酈之于水經。裴之于三國志。誠可鼎足而立也。夫心齋張潮誤。

昭代叢書卷四十三

新安張潮山來輯

同里程邃穆倩校

宣爐歌註

雉臯冒襄辟疆著

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

光。古今人品文章判斷略盡正如好女子。肌膚柔膩。可搯。燕火久

燦爛。善變。久不着火。卽納之汗泥中。拭去如故。曹谿禪

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矣。

名代叢書 宣爐歌註

宣廟時傳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

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于鋼鐵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爐式倣之

可想十年垂拱

宣爐以百摺夔乳足花邊魚鱗蚰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楠囊香奩花素方圓鼎為最索耳分襜判官耳角端象鬲雞脚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脚漏空楠竹

節法蓋等樣為下

宣爐倣宋燒珽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謂其掩爐本質用番滷浸擦薰洗易為茶蠟末年愈顯本色着色

更淡至文真詩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

而藏經紙色為第一金鑿腹下為湧祥雲金鑿口下為覆祥雲雞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

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

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尚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磨治一新。甚有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偽易鑿宣欵。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欵。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欵。恐俗眼生疑。取宣別器有欵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真宣爐之厄也。

凡事只為周旋俗人壞了

懺閣乃昆陵鄒臣虎先生供吳道子觀音真蹟處。每與先生閣前鑒賞宣爐。自天雞圓鼎外。凡六七種。余

有別記。同余最妙。一二統散。失于甲申乙酉。

社茶村曰。昔澄江友人周伯高嘗著壺茗二系。以明時壺芥茗之所繇。來淵原支派甚悉。余為之序。以為要緊必傳之。昔謂恨宣爐無紀耳。今得巢民此歌及註。正與二系可以合行為吾邨真切受用。中本紀列傳。其功不小。惜乎周著。今不見有傳者。當徐徐物色之。然其行文出入世說水經三國志三註筆意。故遠不逮甯。

附 宣銅爐歌為方坦菴先生賦

龍眠先生鬚髯。幡兩朝鼎貴。稱鳴珂。絲綸世掌。遭播棄。邢江賣字書。孽窠生平嗜。古入骨髓。玩好不。惜三婆娑。有爐光怪真異絕。肌膩肉好神清和。窄

邊。蚰。耳。藏。經。色。黃。雲。隱。躍。窮。瑠。磨。窪。隆。豐。殺。中。規。
 矩。紅。榴。甘。黛。紛。雷。蛸。我。時。捧。視。驚。未。有。精。光。迸。出。
 呼。奈。何。恭。聞。此。爐。始。宣。廟。制。器。尚。象。勤。搜。羅。宮。闈。
 風。雅。厭。奇。巧。爐。燐。精。妙。無。偏。頗。或。云。流。烏。一。夜。鎔。
 寶。藏。首。陽。銅。枯。汁。流。醅。或。云。煉。銅。十。二。取。清。液。式。
 倣。官。瓷。非。鬲。犧。彝。乳。花。邊。稱。最。上。魚。蚰。諸。耳。無。相。
 過。博。山。睡。鴨。真。俗。醜。宋。燒。江。製。咸。差。訛。工。倅。撥。蠟。
 昭。千。古。香。籠。火。煖。浮。金。波。宐。香。宐。火。宐。几。席。本色
淺人說 不。出。寧。惟。鑒。賞。堪。吟。哦。百。金。重。購。擬。和。璧。齋。爐。

函。貯。文。犀。馱。後。來。北。鑄。并。南。鑄。道。南。施。蔡。皆。么。魔。
 亂。真。火。色。終。枯。槁。磨。治。雕。鑿。蛟。龍。呵。徹底 平。生。真。
 賞。惟。饑。閣。同。我。最。好。沈。江。河。撫。今。追。昔。再。三。歎。憐。
 汝。不。異。諸。銅。駝。一。爐。非。小。關。一。代。列。聖。德。澤。相。漸。
 摩。我。今。為。公。作。此。歌。萬。事。一。往。何。其。多。包括 歌。成。
 乞。公。書。大。字。明。日。且。換。山。陰。鷲。淡廣

杜茶村曰一部宣爐掌故以韻語行之如少陵題馬諸歌隻字不虛下也詩格尤絕似昌黎石鼓歌

此書之始也。宣德初年。宣德皇帝。命。鑄。大。字。開。日。且。對。山。劍。舞。... 宣德皇帝。命。鑄。大。字。開。日。且。對。山。劍。舞。... 宣德皇帝。命。鑄。大。字。開。日。且。對。山。劍。舞。...

跋

宣德距崇禎纔二百餘年耳。其時宣爐真者已極貴重。若再二百餘年。不益更難得耶。夫爐之為物。苟不燬于火。固宜流落人間。不當少于前也。第不知當年鎔鑄之數。亦可得而考歟。巢民先生鑒賞自當不謬。聞其家所珍藏者亦俱散失。不亦深可慨哉。心齋居士題

名弋叢書 宣爐歌注跋

五

正眼

聞其家池忽蕪香衣掛遺夫不衣與可辨時必極風
雜雜之類亦何許而寺煥果如衣坐整賞自當不
幾于火固宜流落人間不當少干前出故不暇當
重昔再二百餘年不益更曠時即夫謝之於於亦不
宜辭聖崇而辭二百餘年其其相宜獻真者已討責

裝潢志小引

書。講。之。有。裝。潢。猶。美。人。之。有。妝。飾。也。美。人。雖。姿。態。天
然。荷。終。日。粗。服。亂。頭。卽。風。韻。不。減。亦。甚。無。謂。若。使。略
施。粉。黛。輕。點。臙。脂。裁。霧。縠。以。爲。裳。剪。冰。綃。而。作。袖。有
不。增。妍。益。媚。者。乎。裝。潢。之。法。盛。于。宣。和。後。此。踵。事。增
華。逾。臻。美。善。甚。有。重。修。舊。卷。爲。值。至。數。十。金。者。其。所
係。豈。淺。渺。哉。聞。昔。人。有。以。舊。蹟。去。其。跋。而。付。裝。潢。家。
議。價。已。諧。其。人。頗。精。鑒。賞。云。惜。無。名。人。題。跋。若。有。之。
斯。其。值。益。昂。是。人。因。屬。以。代。訪。設。有。可。假。借。用。者。不

妨卽以續貂。越數旬。是人攜原跋語之曰。吾近購此。似可用。其人久之乃悟。此卽原跋。君蓋去之以給我耳。若當日並此借來。非若干金。吾肯爲君治之乎。由此觀之。其權亦不輕矣。余聞其漿以陳爲貴。有至數年者。吳中尚時有之。漿苟不陳。懸之堂中。必且如瓦藏諸櫃。必且損于蠹。是裝潢能爲功。亦能爲罪矣。然余以爲置之案頭。爲卷。不若爲冊。冊可隨便繙閱。卷非自首至尾。不可不識世之人。河漢余言否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四十四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江寧 胡其毅 靜夫 校

裝潢志

淮海周嘉胄江左著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抄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靈於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以至兵火喪亂。黻爛蠹蝕。豪

奪計賺種種惡劫。百不傳一。於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迹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於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祕。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梁間之祕者。欲加背飾。乞先於此究心。庶不虞損棄。俾古迹一新。功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於同心。冀欲策微勳於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

古迹重裝如病延醫。命在之命也。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嗟夫。上品名迹。視之匪輕。邦家用以華國。藝士尊之為師。師猶父也。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寶書畫。不可不究裝潢。

抄技

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往如湯強二氏。無忝國手之稱。後

雖時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審於中。參究料用盡善。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迹投胎得所。名芳再世。功豈淺鮮哉。

優禮良工

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蝨之睛。靈惠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託。又須年力甫壯。過此則神用不給矣。好事者必優禮厚聘。其書畫高值者。裝善則可倍值。裝不善則為棄物。詎可不慎於先。越格趨承。此輩以保書畫性命。書畫之命。我之命也。趨承此輩。趨

承書畫也。

賓主相參

好事賢主。欲得良工。為終世書畫之託。固自不易。而良工之得賢主。以騁技。更難其人。苟相遇合。則異跡當冥冥降靈。歸託重生也。凡重裝盡善。如超劫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而賓主定當預為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

審視氣色

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黯氣沉。或烟蒸塵積。

須浣淋令淨。然浣淋傷水，亦妨神彩。如稍明淨，仍之為妙。

洗時先視紙質鬆緊。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微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托紙洗，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副油紙置案上，將案兩足墊高一邊瀉水，用糊刷灑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如徽氣重積污淡，則用枇杷核錘浸滾水，令定洗之，即垢污盡去。或皂角亦可用，則急將清水淋解。枇杷皂角之

餘氣，否則反為畫害。慎之。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令速乾為善。

揭

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尚可為，紙有易揭者，有紙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芨者，猶難。特在良工苦心施迎刃之能，逐漸耐煩，致力於毫芒微渺間，有臨淵履冰之危，一得奏功，便勝淝水之捷。

補

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色不相當尚

可染配絹之粗細紙之厚薄稍不相侔視則兩異故雖有補天之神必先煉五色之石絹須絲縷相對紙必補處莫分。

襯邊

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圍飛襯出邊二三許許為裁讓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於畫心。

小托

畫經小托業已功成沉痾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備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風華氣韻益當翩翩適上矣。

全

古畫有殘缺處用舊墨不妨以筆全之須乞高手施靈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向為余全趙千里芳林春曉圖即天水復生亦弗能自辨全非其人為患不淺。

式

中幅如整張連四大者天一尺九寸地九寸五分上玉池六寸五分下四寸二分邊之濶狹酌用小幅宜短短則式古便於懸挂畫心三尺上下者俱嵌邊太短則挖嵌用極淡月白細絹畫如設色淡者宜用淡

牙色取其別於畫色也。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上玉池六寸。下四寸。大畫隨宜推廣式之。惟忌用詩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百穀經裝數百軸。無一有詩堂者。小幅短亦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

瓌攢

嵌攢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善手施能。

覆

覆背紙必純用綿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幣過灑水潤透。用糊相合。全在用力多。刷令紙表裏。

如抄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或用上號竹料。連四。以好綿料紙托為覆背用。亦妙。竹料研易光。舒卷之間。與畫有益。切忌用連七及扛連。

上壁

上品之迹。無甚大者。中小之幅。必須豎貼。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燥潤有先後。糊性不純。和則不能望其全勝矣。上壁值天潤。乃為得時。乾即用薄紙粘蓋。以妨蚊蠅。點污飛塵。浮染停壁。逾久逾佳。俾盡歷陰晴。燥潤以副得手應心之妙。

下壁

上壁宜潤貴其滋調下壁宜燥庶屏瓦患燥潤失宜
優劣係焉

安軸

安軸用秬米糲子加少石灰錘粘如膠以之安軸永
不脫落灌礬汁者軸易裂又易脫

上桿

軸桿檀香為上次用婺源老杉木舊料採取木性定
者堪用杉性燥檀辟蠹他木無取須令木工製極圓

整兩頭一齊分毫不逾矩度捲則無出入之失

貼

書貼槩用鯽魚背式余間用方而委角者靠裏一面
令稍凹以適圓桿之宜此余究心之微而然繩圈如
不能金銀者銅條亦可須稍粗加磨拭堪用圈眼勿
大大小小同轉脚入木上貼亦不易事如人着冠切
須留意瓊瑤在握白亦可喜再展菁華則色飛神爽
矣若不三雅酬典亦須七碗熏心

貼籤

名代叢書 裝清志

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殊臻莊偉之觀
金粟牋次之長短貼近困繩處毋得過與不及此定
式也

大大囊

包首易殘最為畫患裝褫始就急用囊函

古絹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托襯則氣色湛然可觀經久
逾妙土出鍾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艱得染房多有
藏者最忌橡子水染紙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可恨

舊紙浸水染俱不堪用

治畫粉變黑

畫用粉或製不得法或經穢氣熏染隨變黑色矣生
紙用粉猶易變黑用法治之其白如故法用白淨醃
塊調水即浣衣者以新筆塗黑處不可使暈開將連
七紙覆蓋捲收過半月取看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
如未退淨再如法治輕則一二次退年久者三四次
無不潔淨如新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以去醃氣

忌

覆背紙切。不可以接縫。當中舒捲久。有縫處。則磨損。畫心。

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遂迷古法。余裝卷。以金粟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白芨。止可用之於邊。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錘過。則更堅緊。質重。包首。通後。必長托。用長案。接連。

之。如卷太長。則先表前半。壓定。俟乾。再表後半。必以通長。無接縫。為妙。研令極光。卷貼與卷心。得用料不多。必用檀香。卷貼兩頭。刻凹些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帶襍。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籤。種種精飭。纔一入手。不待展賞。其潔緻。璀璨。煌先。已爽心目矣。綾錦包袱。用匣。或檀。或木。或漆。隨書畫之品。而軒輊之。

冊葉

前人上品書畫冊葉。即絹本。皆紙挖紙。瓌。今庸劣。

之跡多以重絹外折邊內挖嵌至松江穢跡又奢以白綾外加沉香絹邊內裏藍線逾巧逾俗俗病難醫願我同志恪遵古式而黜今陋但裏紙層層用連四勝外用綾絹十倍朴於外而堅於內此古人用意處冊以厚實為勝大者紙十層小者亦必六七層裁折之條後同碑帖。

碑帖

余於金石遺文尤更苦心每拈一碑授裝心力為竭錄其文籌定每行若干字每字若干行及擡頭年月首尾附題小跋前後副葉皆擇名箋一一畫定程式然後恭貌婉言致之裝者之能惟在裁折折須前後均齊裁必上下無跡裁折善而能事畢矣碑已條悉帖亦如斯。

外用墨紙
碑帖本身紙或綿或竹及榻法或烏金蟬翅雪花等色俱一一染榻配同一色裝成則渾成無跡。

硬殼

碑帖冊葉之偉觀而能歷久無患者功係硬殼工倍

料增不敢屬望於裝者。余裝有碑帖百餘種冊葉十數部。皆手製硬殼糊用白芨明礬少加乳香黃蠟。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紙用秋闈敗卷。純是綿料。價等劣紙。以之充用。可謂絕勝。間用金膏紙。擇風燥之候。用厚糊刷紙三層。以石研之。疊疊如是。曝之烈日。乾以大石壓之。聽用其堅如木。但裝者艱裁而可永無蠹蝕脫落等患。帖冊賴此外護。內獲無咎。功莫大焉。各種綾絹。隨宜加飾。

又方

糯米浸軟。搗細濾淨。淋去水。稠稀得所。入豆粉及篩過石灰各少許。打成糊。以之打硬殼。裝帖冊等用。更堅。外面裝裏。仍用麪糊。切記成器後。初年須置近人氣處。或牀榻被閣上。尤妙。不可令其發蒸。待一年後。於中藥性定。其堅如石。永不蒸蛀也。

治糊

先以花椒熬湯。濾去椒。盛淨瓦盆內。放冷。將白麪逐旋輕輕糝上。令其慢沉。不可攪動。過一夜。明早攪勻。如浸數日。每早必攪一次。俟令過性。淋去原浸椒湯。

另放一處。却入白礬末。乳香少許。用新水調和。稀稠得中。入冷鍋內。用長大搗槌。不住手搗轉。不令結成塊子。方用慢火燒。候熟。就鍋切作塊子。用元浸椒湯煮之。攪勻。再煮。攪不停手。多攪則糊性有力。候熟。取起。面上用冷水浸之。常換水。可留數月。用之平貼。不瓦徽。候不宐久停。經凍全無用處。

用糊

表之於糊。猶墨之於膠。墨以膠成。表以糊就。膠用善。則靈液清虛。糊用佳。則捲舒溫適。調用之。宐妍媸。儗

賴良工用糊如水。止在多。刷刷多則水沁透。紙凝結如抄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如墨用膠輕。只資錘搗之力耳。

紙料

紙選涇縣連四。或供單。或竹料連四。復背隨宐充用。余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絕不夾一連七。連七性強。不和適。用連四如美人衣羅綺。用連七如村姑着布。夫南威絳樹。登歌舞之筵。方藉錦綺以助妍。豈容曳布趨。起以取材姑之詭。

綾絹料

宣德綾。佳者勝於宣和。糊窗綾其次也。嘉興近出一種綾。濶二尺。花樣絲料皆精絕。乃從錦機改織者。固書畫之華袞也。蘇州機窄。以之作天地。有接縫可厭。須令改機加重。定織者堪用。白門近亦織綾可用。但花不高拱。須經上加一絲織為妙。屢語之。終不能也。絹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或松江絹。皆可為挖嵌包首等用。天地阜綾。雖古雅。阜不耐久。易爛。余多用月白。或淡藍。

軸品

軸以玉。雖偉觀。不適用。犀為妙。余以牙及紫檀。倚濮仲謙做漢玉雕花。間用白竹雕者。及梅綠竹斑竹為之。又命漆工做金銀片倭漆。及諸品填漆等。製各種款樣。殊絢爛可觀。皆余創製。

佳候

已涼。天氣未寒時。是最善候也。未微之先。候亦佳。燥而夏溽。秋勝春。春勝冬。夏。夏防微。冬防凍。

表房

昭代叢書 裝潢志

表房惡地溼而憚風燥。喜溫潤而愛虛明。裝板須高。利畫。豎幃必安地屏。杜溼上蒸。

知重裝潢

王弇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祕。深究裝潢。延強氏爲座上賓。贈貽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踪跡。半在弇州園。時有汪景淳。於白門得王右軍真跡。厚遣儀幣。往聘湯氏。景淳張筵下拜授裝。功約五旬。景淳時不去左右。供事甚謹。酬贖甚腆。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爲倪迂傑出之筆。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爲聘。新設牀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凡此甚多。駢舉一二。奉好事者。知寶書畫。其重裝潢如此。

紀舊

吳人莊希叔。僑寓白門。以裝潢擅名。頡頏湯強。一時稱絕。其人慷慨慕義。篤誠尚友。士紳樂與之遊。咸爲照拂之。然以技自諱。不妄徇俗。間應知己之請。謬賞余爲知鑒。所祈弗愆。往余之吳門。攜希叔之製。示諸裝潢家。希其彷彿效爲之。皆嘖嘖歛服。謂非希叔不

能也。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續爲黃鶴之題乎。

又

吳中多藏賞之家。惟顧元方篤於裝潢。向荷把臂入林。相與剖析精微。彼此酣暢。元方去世後。值徐公宣爲南都別駕。時與余有同心之契。公宣聰穎過人。賞鑒精確。所藏無一僞跡。時獲倪高士幽澗寒松圖。莊希叔爲之重裝。公宣喜不自勝。謂何以技至於此。余曰。不待他求。只氣味於人有別。公宣深賞氣味二字。曰。非孫陽之鑒。安別追風之奇。

題後

前所條列。頗極詳嚴。蓋爲古跡神妙者。氣脉將絕。倘付托得人。便可超劫回生。再歷年月。垂賞於世。豈不偉歟。故余切切婆心。不辭煩瀆。若近代庸迹。尋常付裝。何煩深究。但有切要二條。畫主必自經心。托畫須用綿紙。自備去庸工。必以扛連紙托。或連七紙。用扛連如藥用砒霜。永世不能再揭。畫命絕矣。連七如用輕粉。雖均是毒。尚可解救。扛連雖與綿紙等價。庸工必不肯易。此可痛恨者一也。又畫心勿令裁傷。庸工

或因邊料不敷。裁畫就邊。或重表時。不揭邊縫。從裏裁截。又將新邊箱進一分。畫本身逾蹙。致傷款印。所可痛恨者二也。苟無此二患。雖劣表惡式。尚可保畫之本身。拈裝者慎之。

表背十三科

輟畊錄云。畫有十三科。表背亦有十三科。

一織造綾錦絹帛。一染練上件。一抄造紙劄。

一染製上件顏色。一糊料麥麩。一糊藥礬。

一界尺裁板焊帖。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

木隨畫品用之 一糊刷。一鉸鍊。一絲。一經帶。一

裁刀。數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名。糊刷。櫻軟者。謂之平分。櫻硬者。謂之糊糊。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潤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跋

胡子靜夫風雅嗜學。余曾識于十竹齋中。乙亥春。以所著拙靜齋詩。暨此帙寄余。索余所輯虞初新志。余得之不勝狂喜。胡子金石篆刻精妙絕倫。爲當世所寶惜。以一江之隔。不能與之樂數晨夕也。心齋居士題

牙牌之製創自涑水馬弔之戲始于弇州兩者分道
 揚鑿各不相下大抵馬弔則士夫所尚牙牌則閭閻
 為多從未有合而一之者吾友鄭子扶曦作
 牌譜仍涑水之目而以弇州之法行之其人則有椿
 有開其政則有開冲有色樣製誠佳也獨是以鄭子
 之才既已置身于天地人之内乃上之不能巧合于
 主司以獨上天梯而赴龍虎風雲之會次之復不能
 統正拘馬軍以征九溪十八洞而作掛印將軍徒出

牌譜小引

牙牌之製創自涑水馬弔之戲始于弇州兩者分道
 揚鑿各不相下大抵馬弔則士夫所尚牙牌則閭閻
 為多從未有合而一之者吾友鄭子扶曦作
 牌譜仍涑水之目而以弇州之法行之其人則有椿
 有開其政則有開冲有色樣製誠佳也獨是以鄭子
 之才既已置身于天地人之内乃上之不能巧合于
 主司以獨上天梯而赴龍虎風雲之會次之復不能
 統正拘馬軍以征九溪十八洞而作掛印將軍徒出

其楚漢爭鋒之才與孩兒十輩冀奪錢五而已豈不
深可歎哉吾第就其所謂風雲者而思之若有所
感慨于中者以為天道杳茫同于上之或多才而抑
鬱或弇鄙而尊榮誠不知彼蒼者天意果何屬而吾
儕必欲以是非可否與彼者相攻則亦何益之有
曷若模稜俯仰降志辱身付可否于兩忘置是非于
不校模糊落莫與造物者同遊于汎汎之天聊借擣
蒲以消永日則是斯譜也其即屈子之天問乎齋
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四十五

新安亦張潮山來風軒
范國祿汝受十校隔一

牌譜

古歛鄭旭旦扶曦著

凡例

一牌自宣和以來為戲舊矣曷取而譜之譜之者無
計遣愁聊以永日相率而蠲忿忘憂作無懷氏之

民耳因目曰

一舊譜止三十二扇其雜牌無對二六三六錯對于
義頗無所取今增二十四扇自無面單自單而重
亦如卦爻之相摩盪云
一良朋雅集靜几明窗角勝爭奇飛觴浮白不減賭
墅風流一掃呼盧習氣

注數

此牌以白為貴出色兩扇俱白者最貴賀十二副一
扇賀六副半扇賀三副在中間成牌者白周圍正數
五副之外仍賀五副其餘周圍但有白者五副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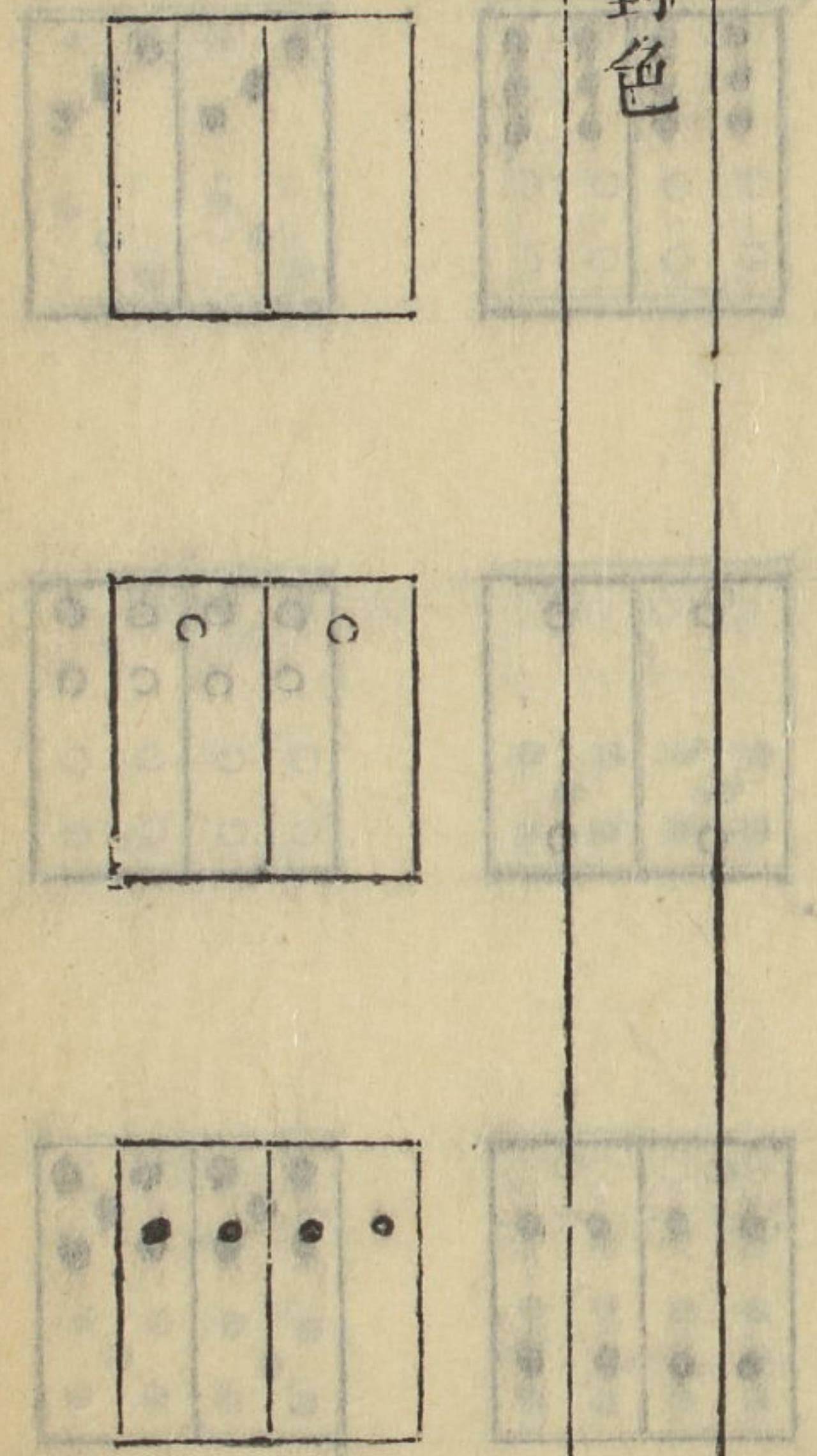
仍賀三副分相三副之外仍賀三副餘凡有白成牌
者每白一方賀一副其天地人和出色及斷么絕六
天不同地不同頭不同雙小不同等俱照舊五副六
副至若對子三副乾紅黑廿二二副天地分天廿三
四副亦俱照舊譜惟大四對以下八扇色樣俱賀十
副八同賀八副七同賀七副凡遇七同以上大色樣
不論椿閒到手即攤聽取二扇看冲中間成牌者復
許推班出色至若大白則賀十二副七白賀十八副
八白賀廿四副冲出一白即加賀六副隔色不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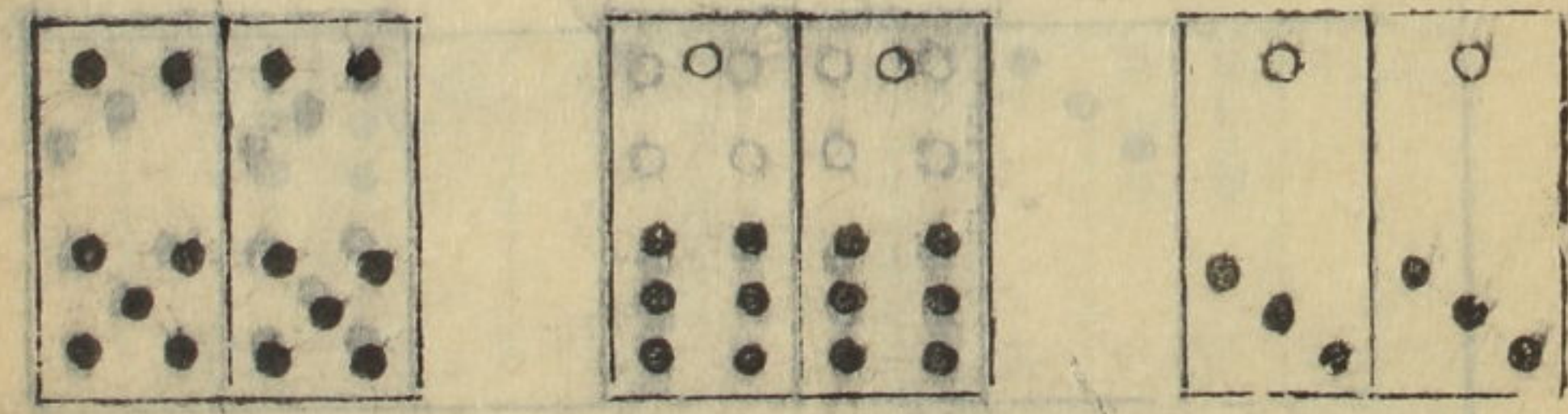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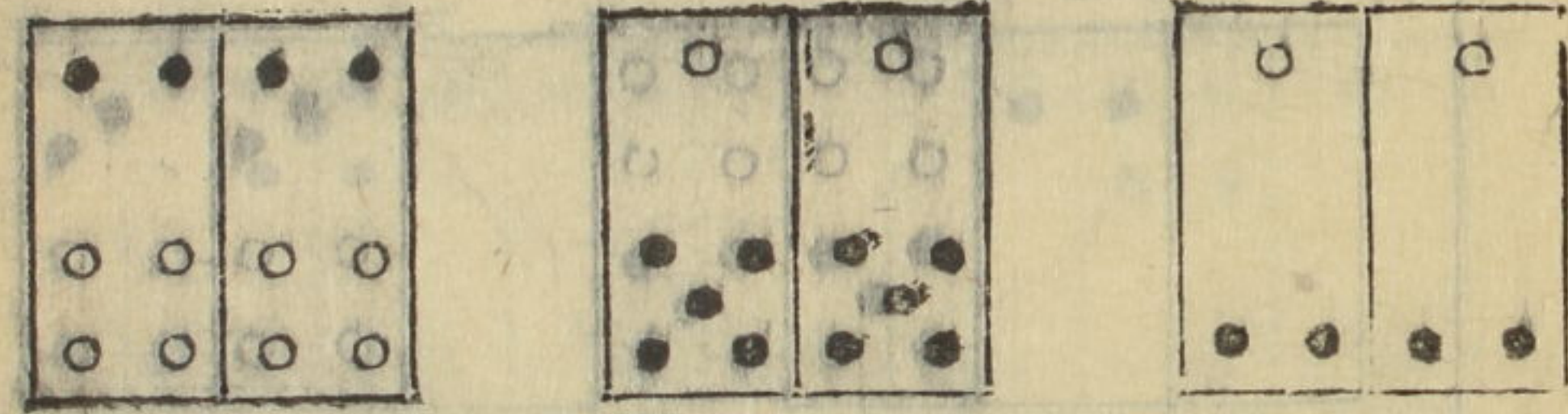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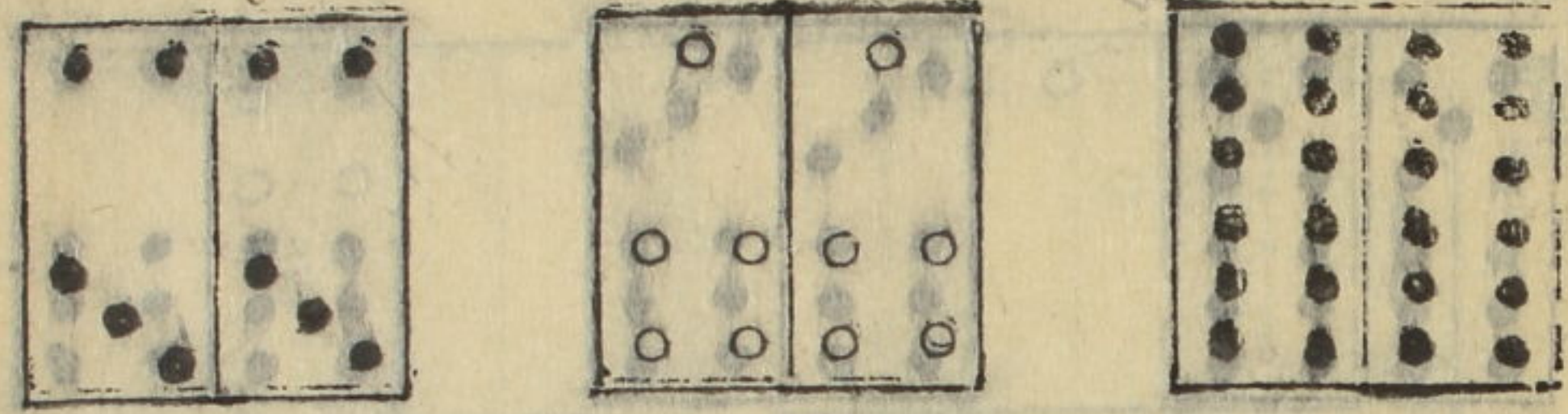
七同八同冲出一同加賀二副。隔他色亦不算。至於
亾牌。但有白一方。即免亾。二方以上。每方亦賞一副。
總之以白為貴也。

三人至六人鋪。則立椿家。照出色開冲。白冲白。么冲
么。二冲二。三四五六冲。三四五六。冲出副數。即照出
色。白算三。點算一。閒家俱出。其六副以下。色樣。椿家
得之。則閒家俱賀。閒家得之。則椿家獨賀。若七副以
上。大色樣。不論椿閒。俱賀。其或椿家亾牌。則閒家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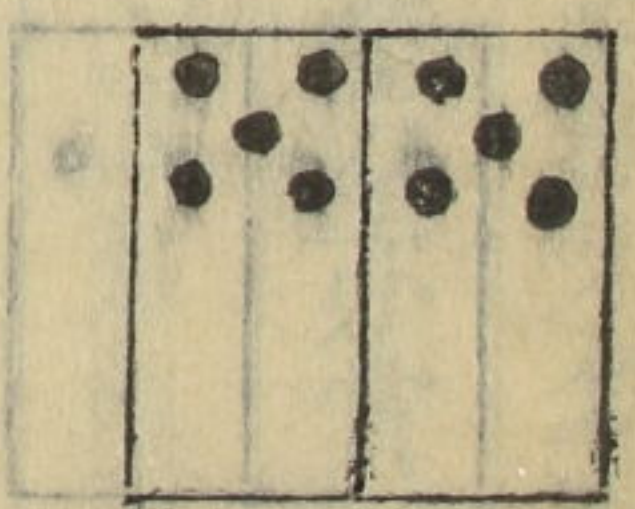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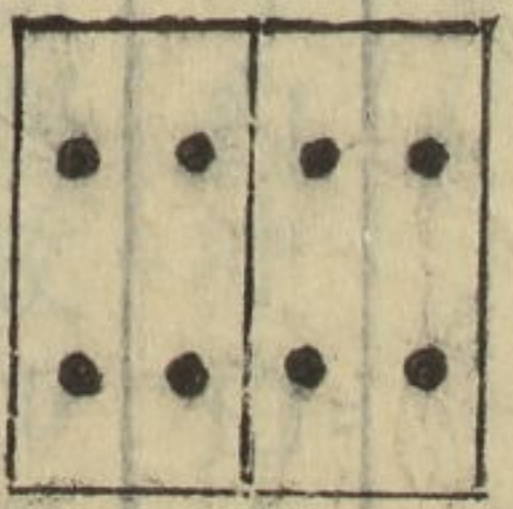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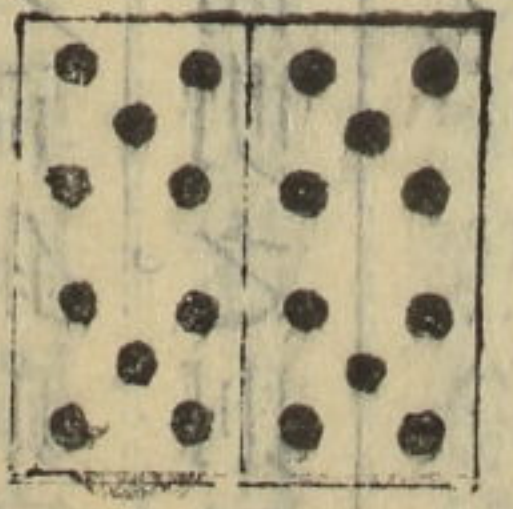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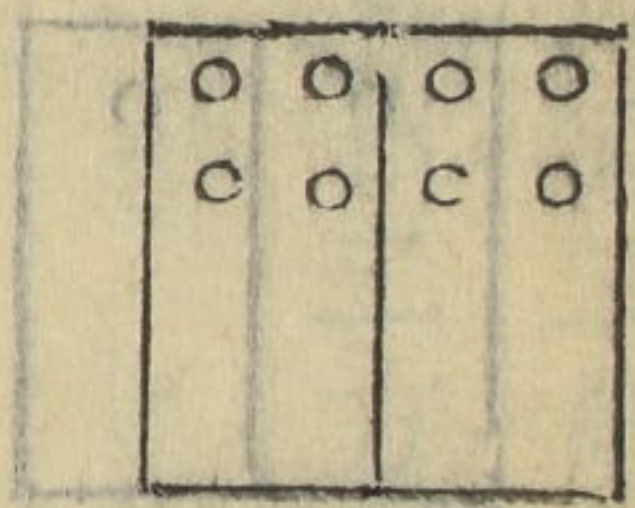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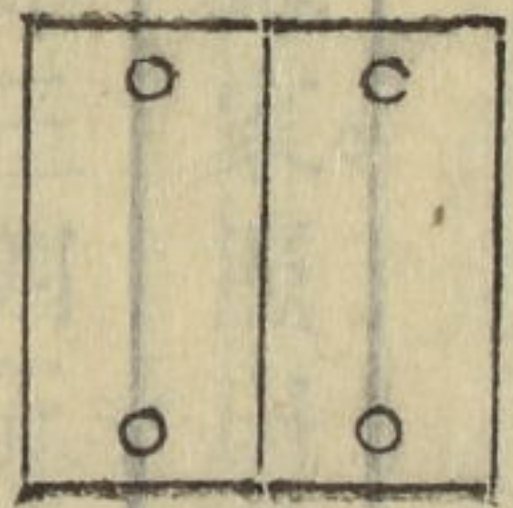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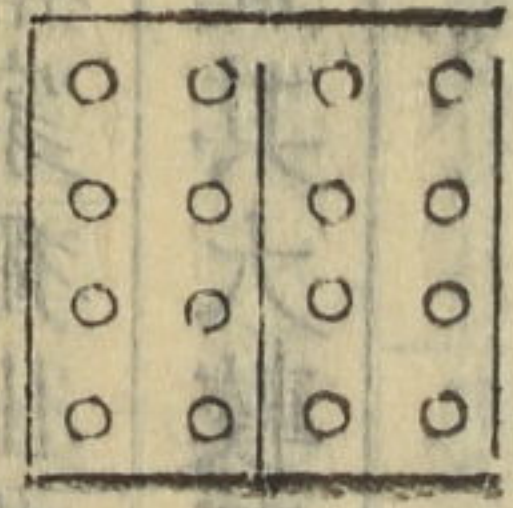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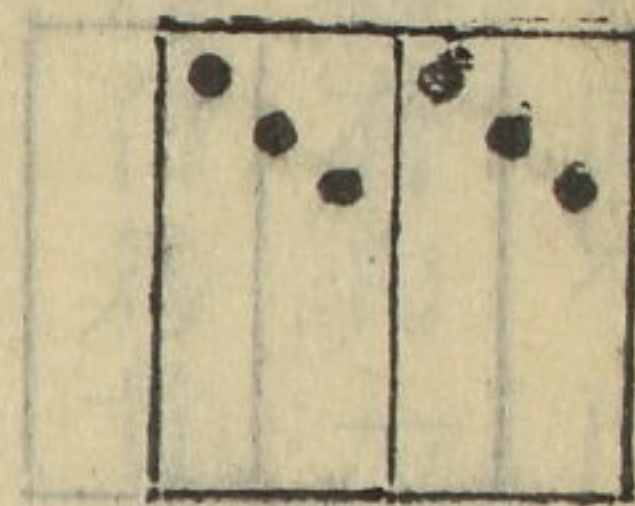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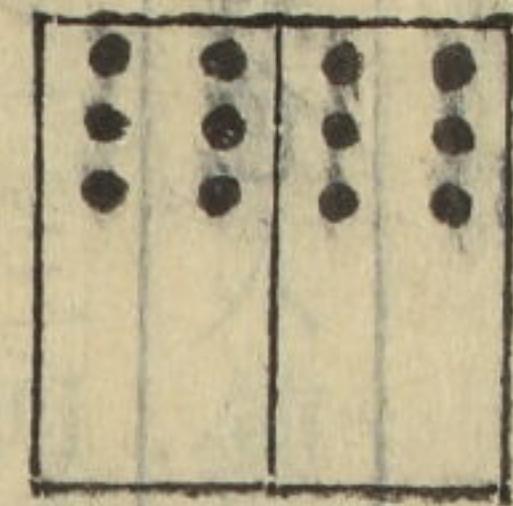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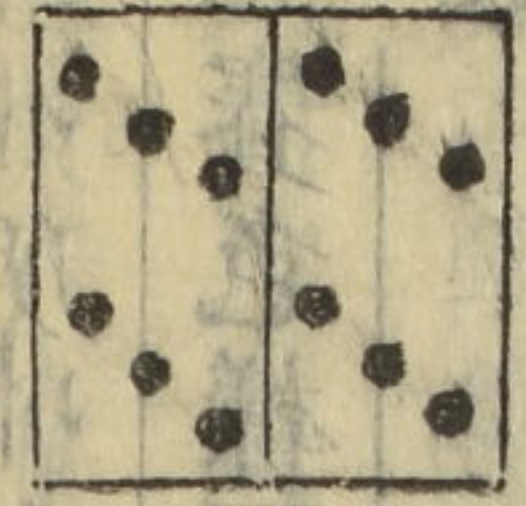
大者奪冲。所冲副數。椿家獨出。若七人同鋪。則不能
看冲。止賽色樣而已。此其大較耳。神而明之。則又有
乎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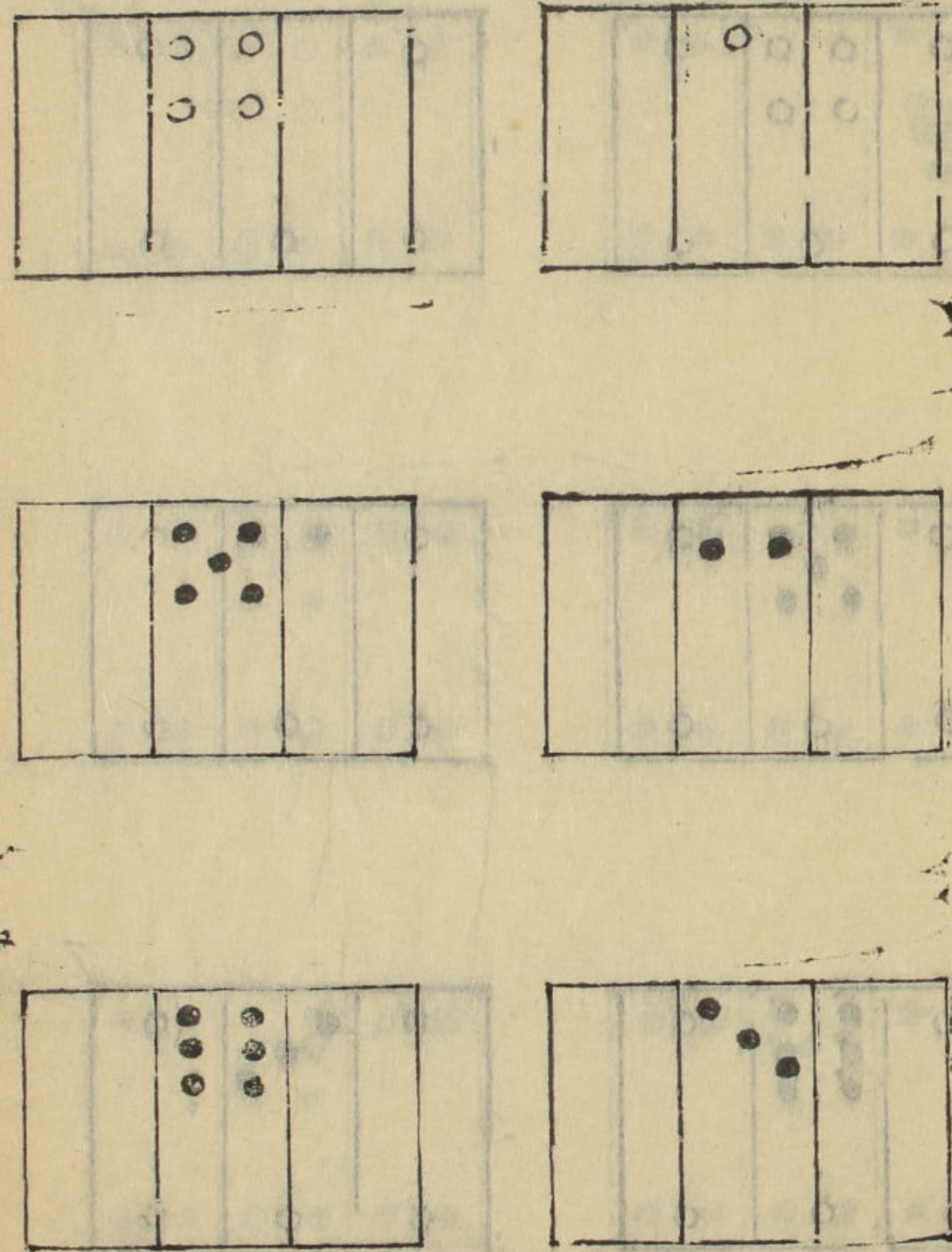
對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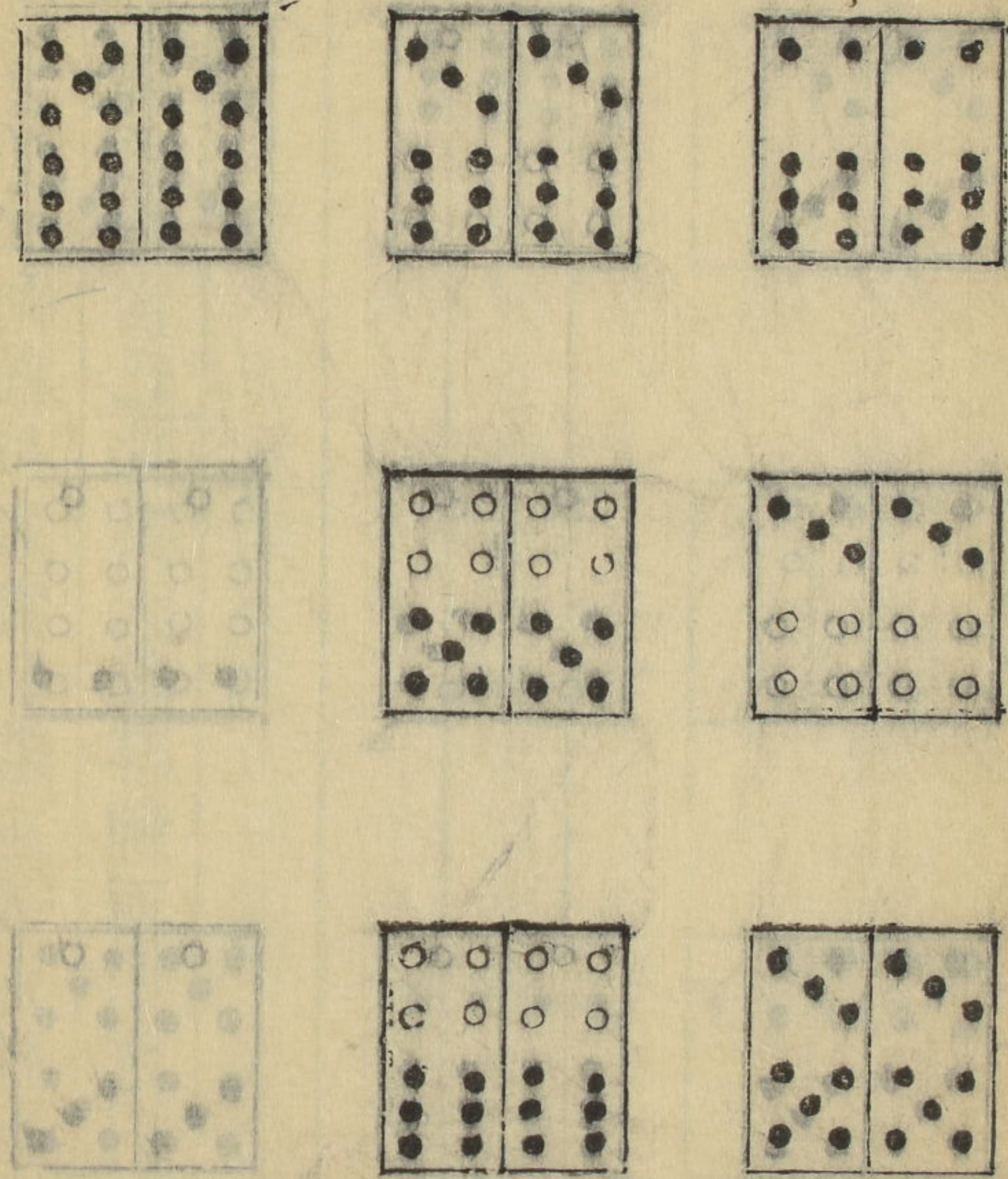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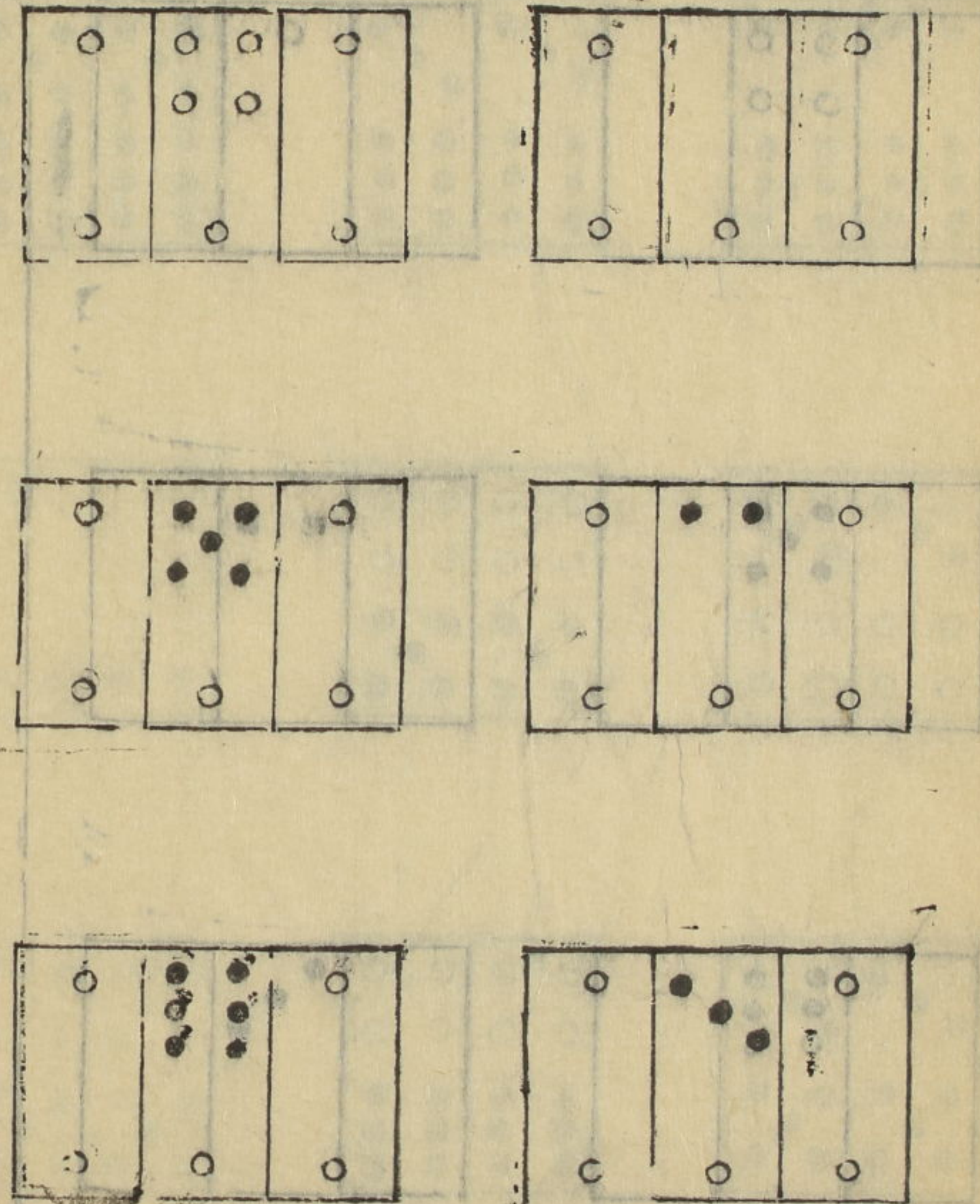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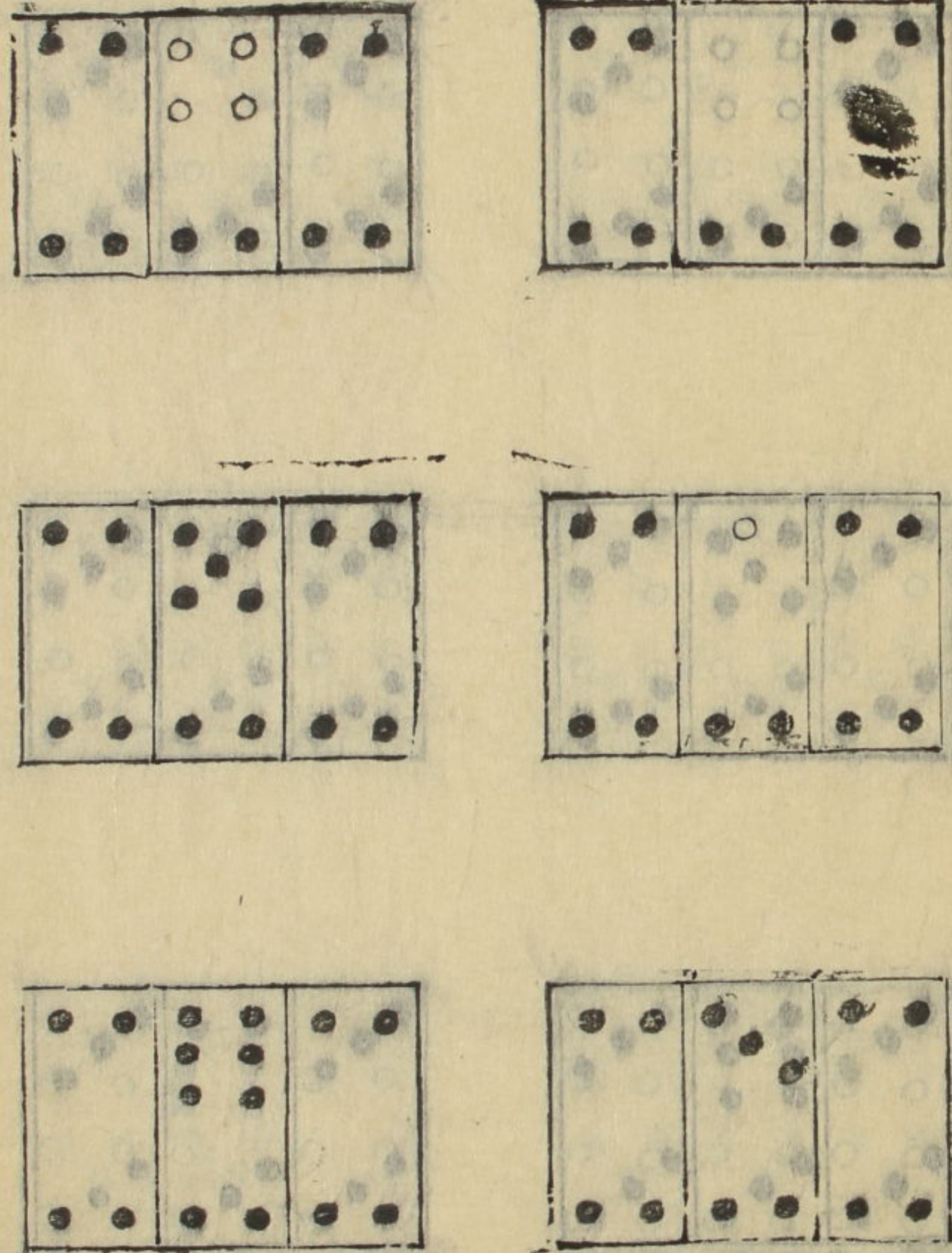
大...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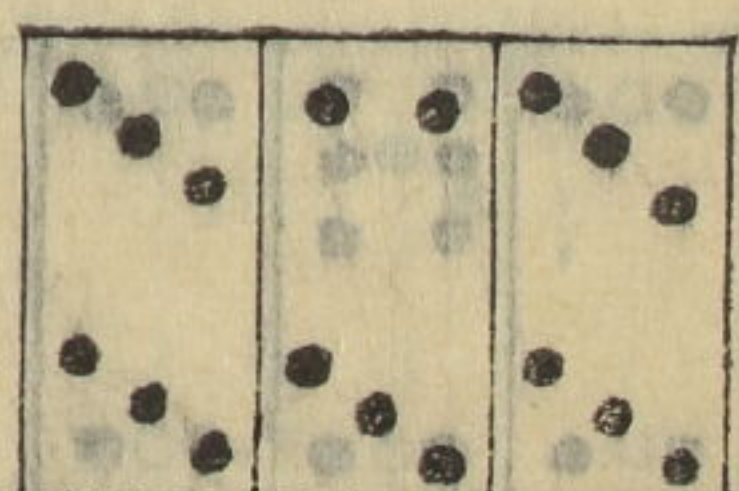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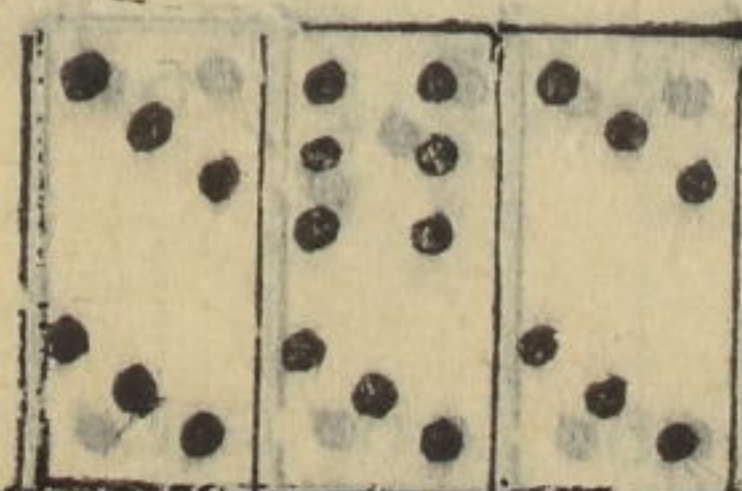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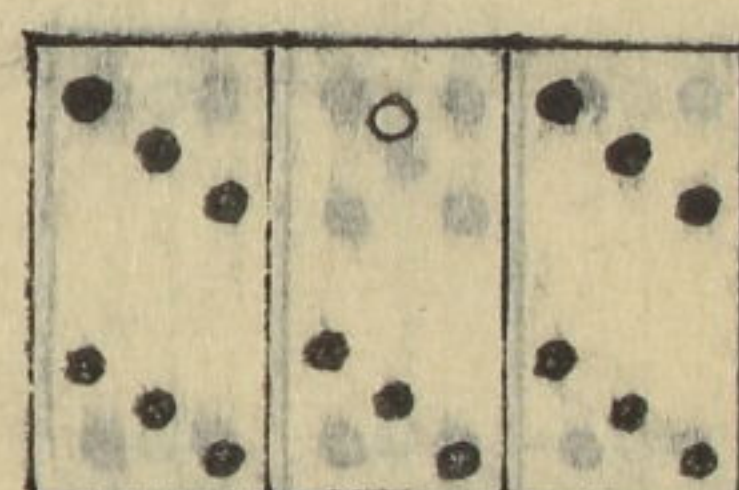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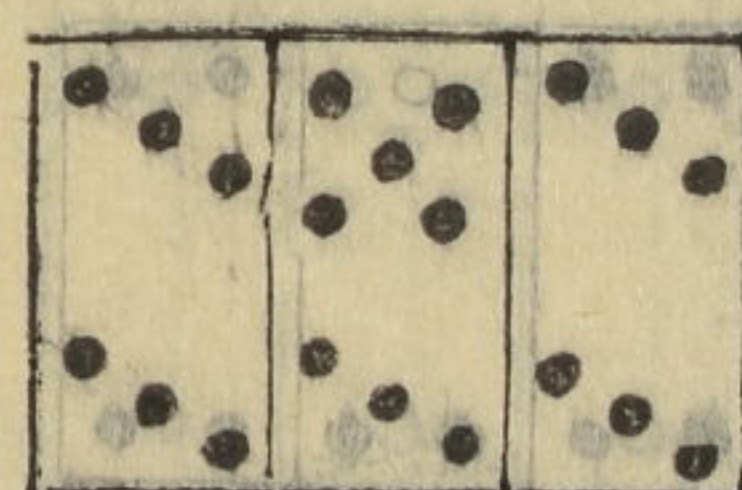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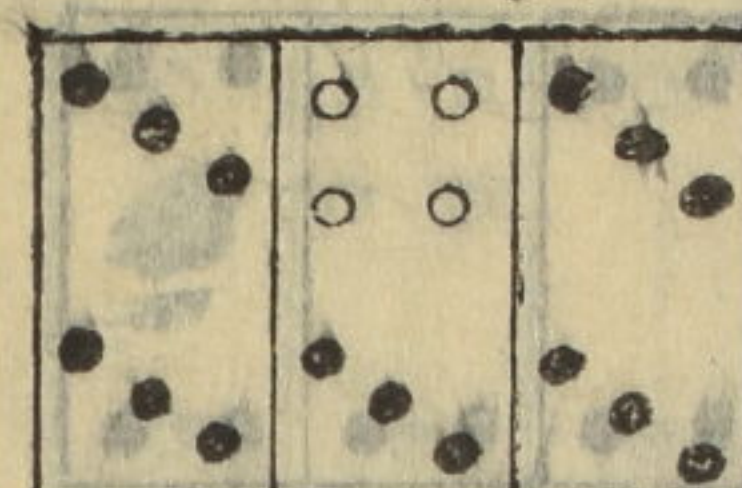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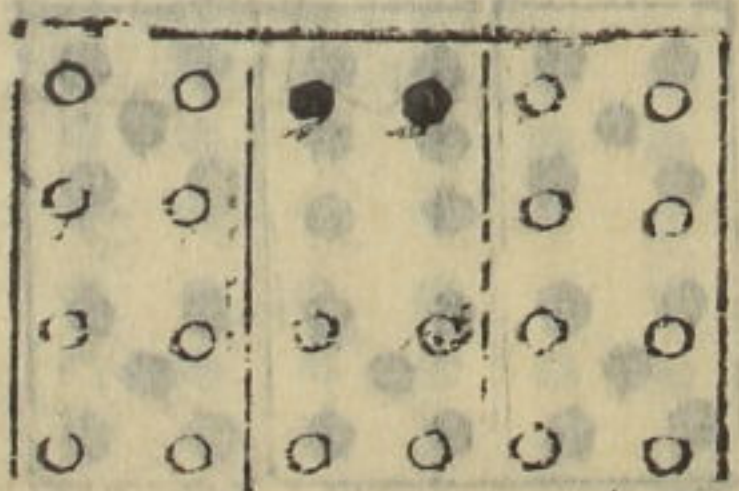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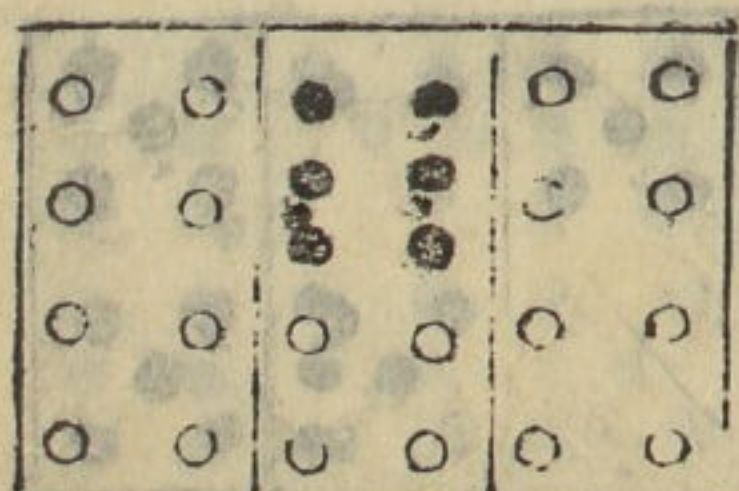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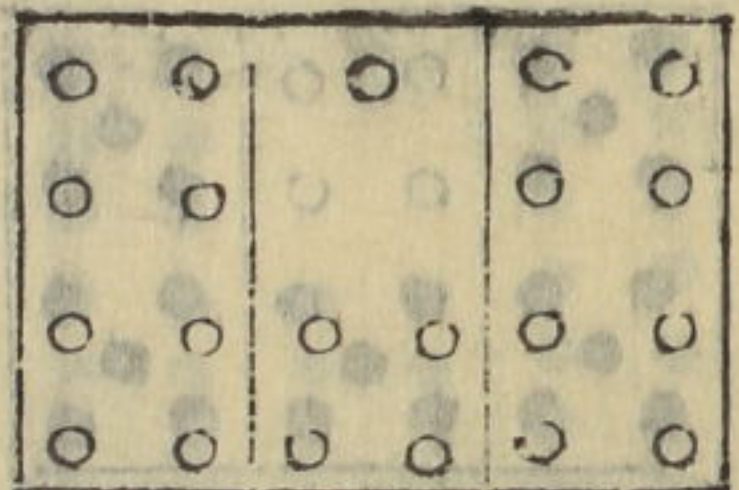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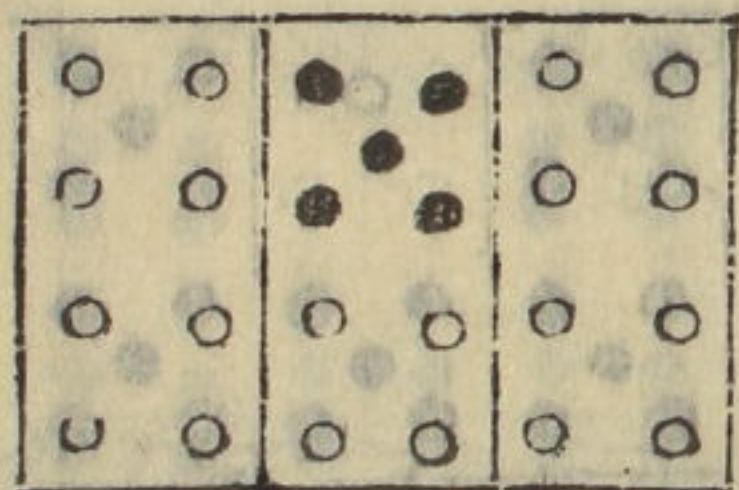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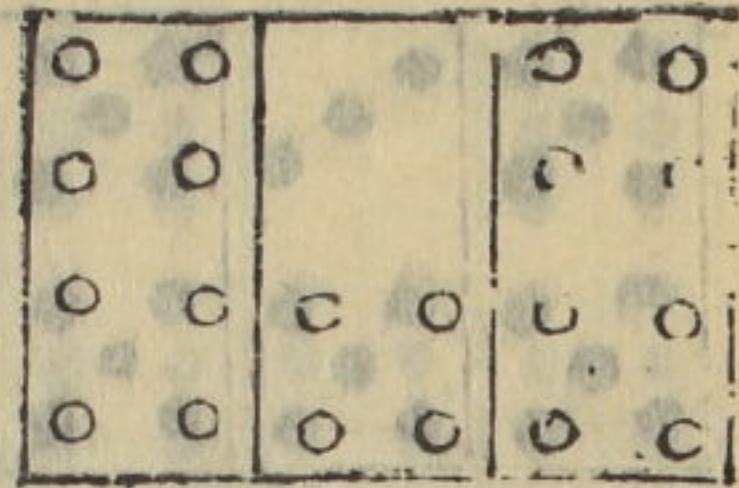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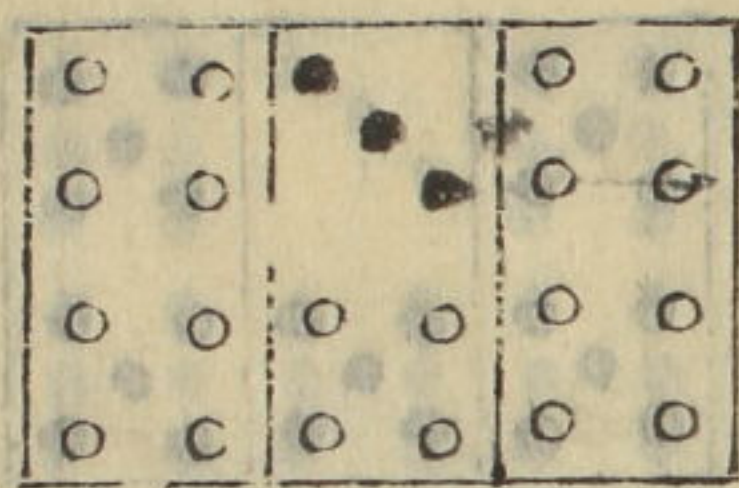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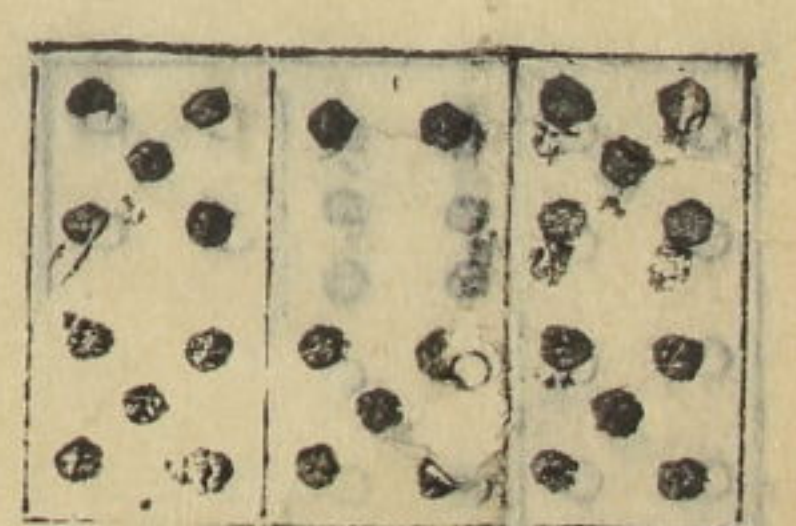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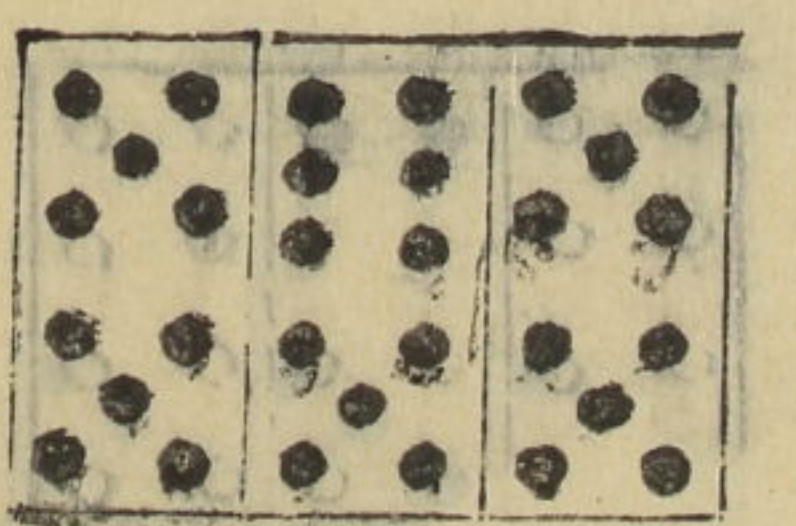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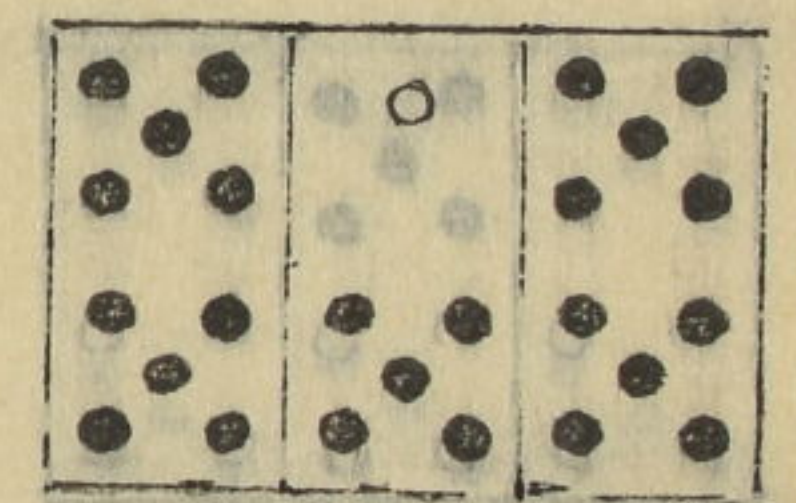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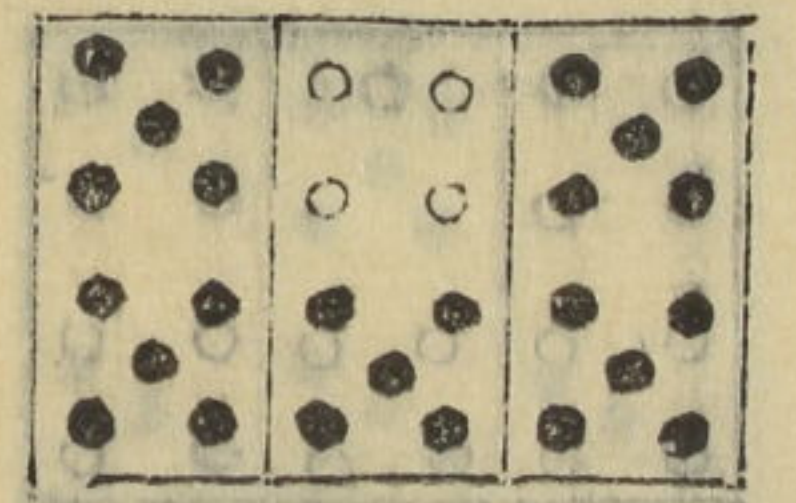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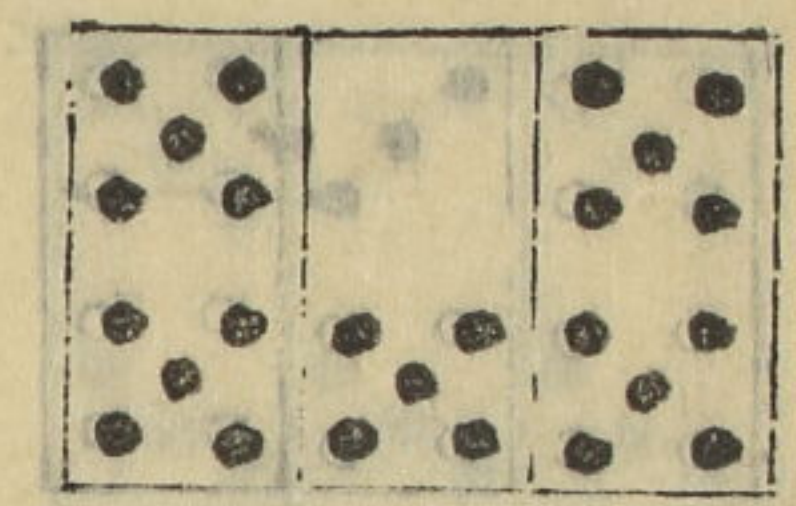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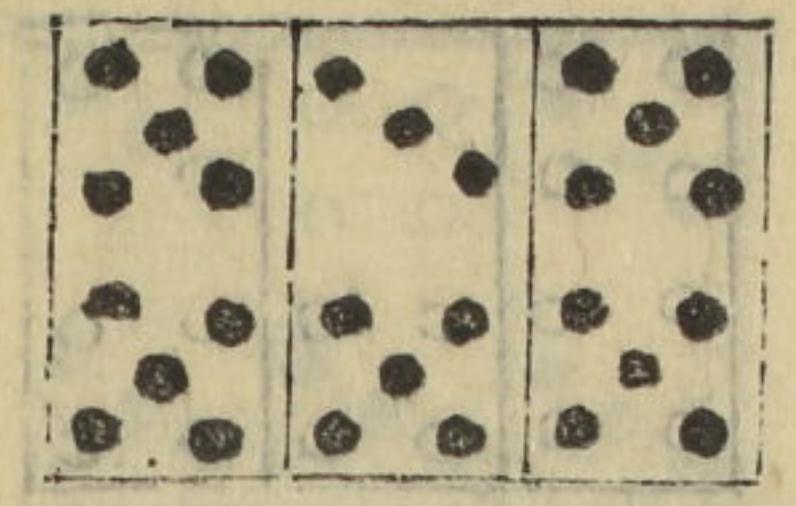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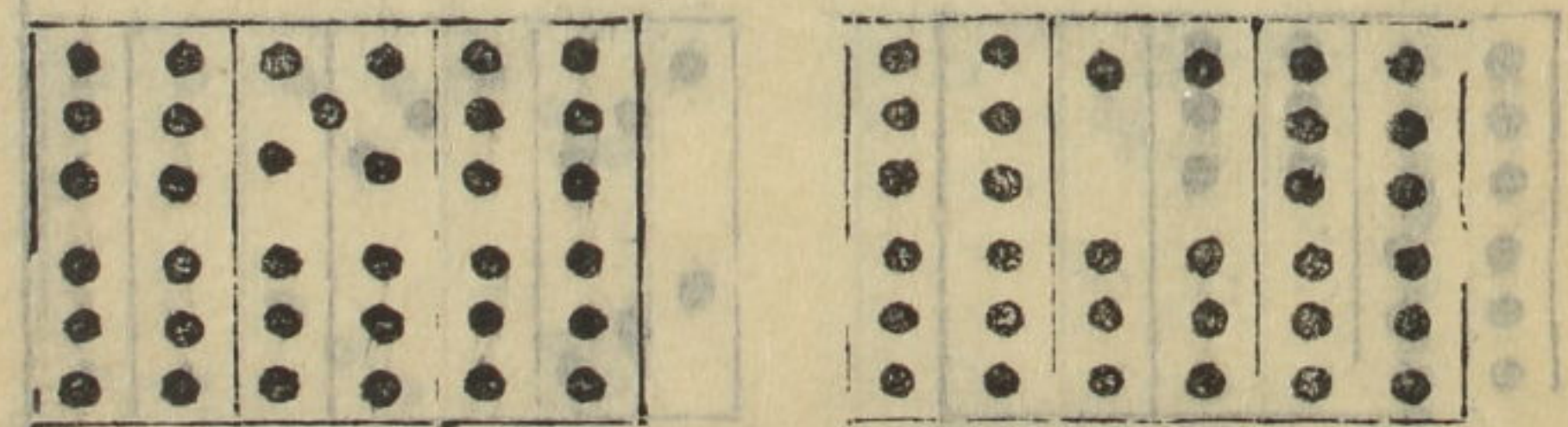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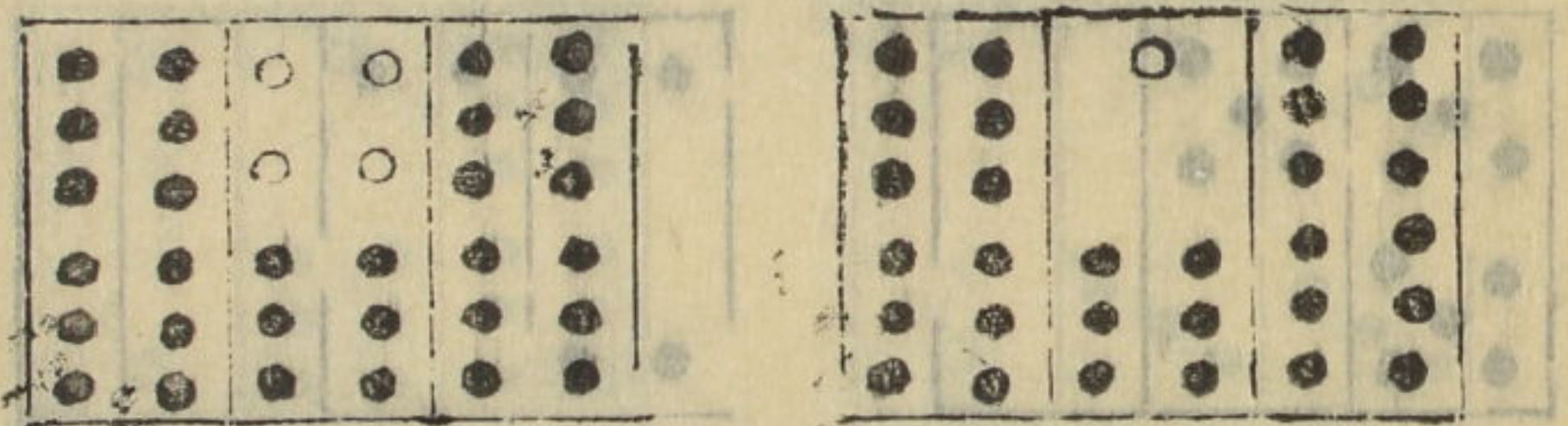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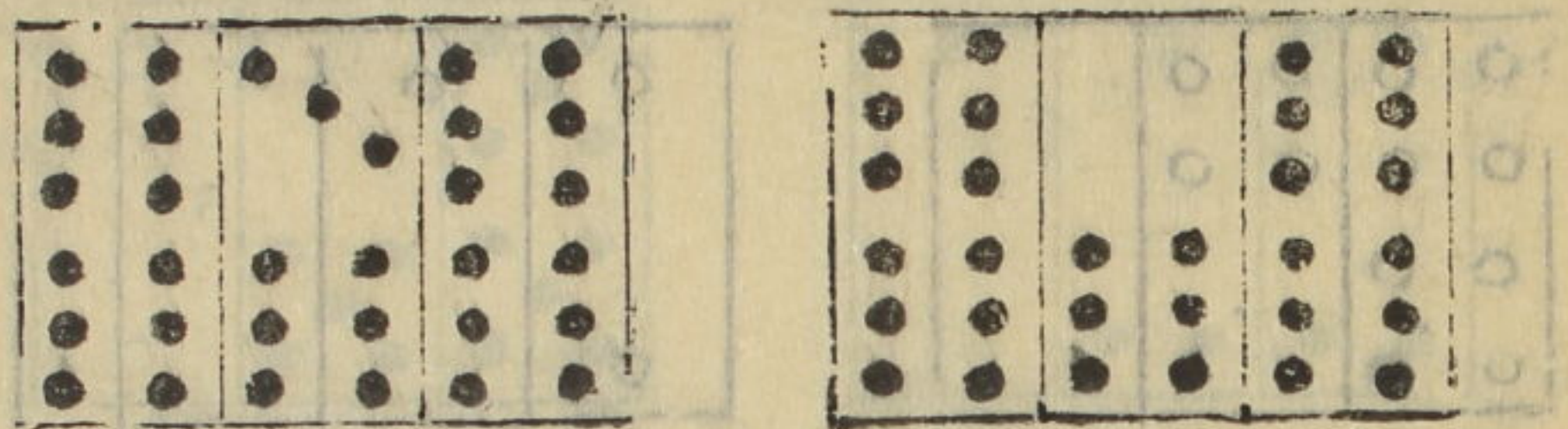
周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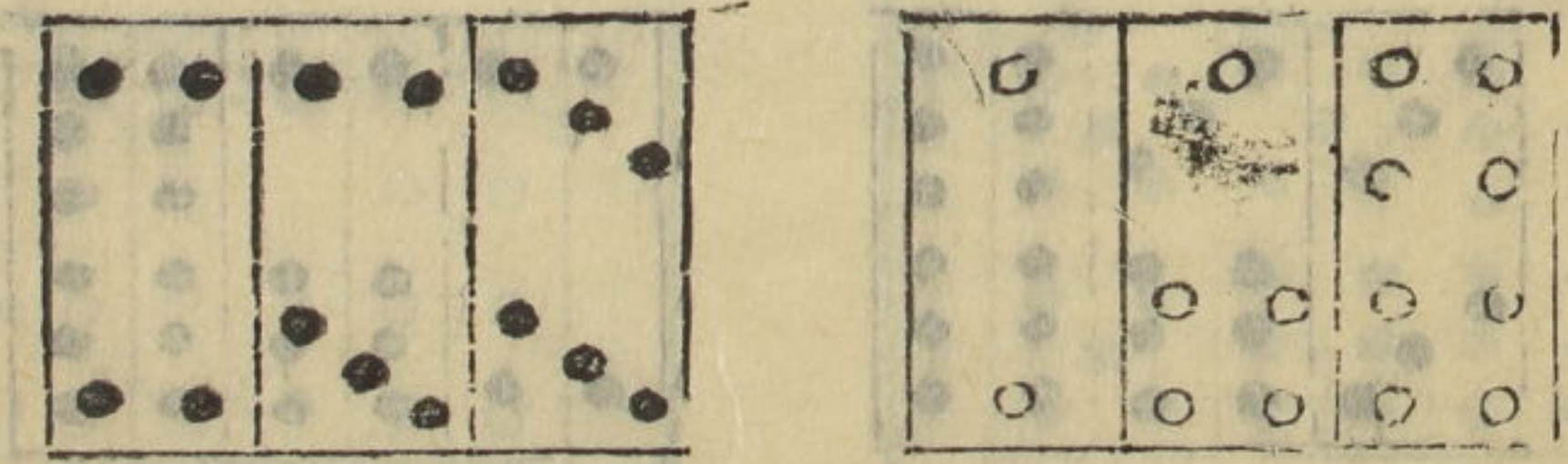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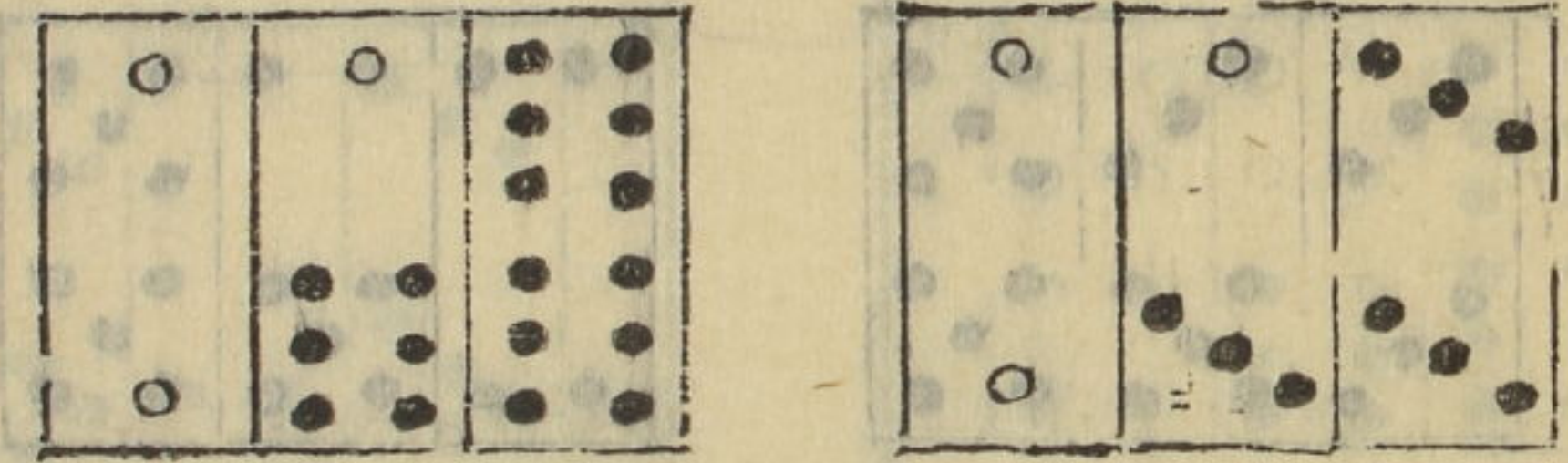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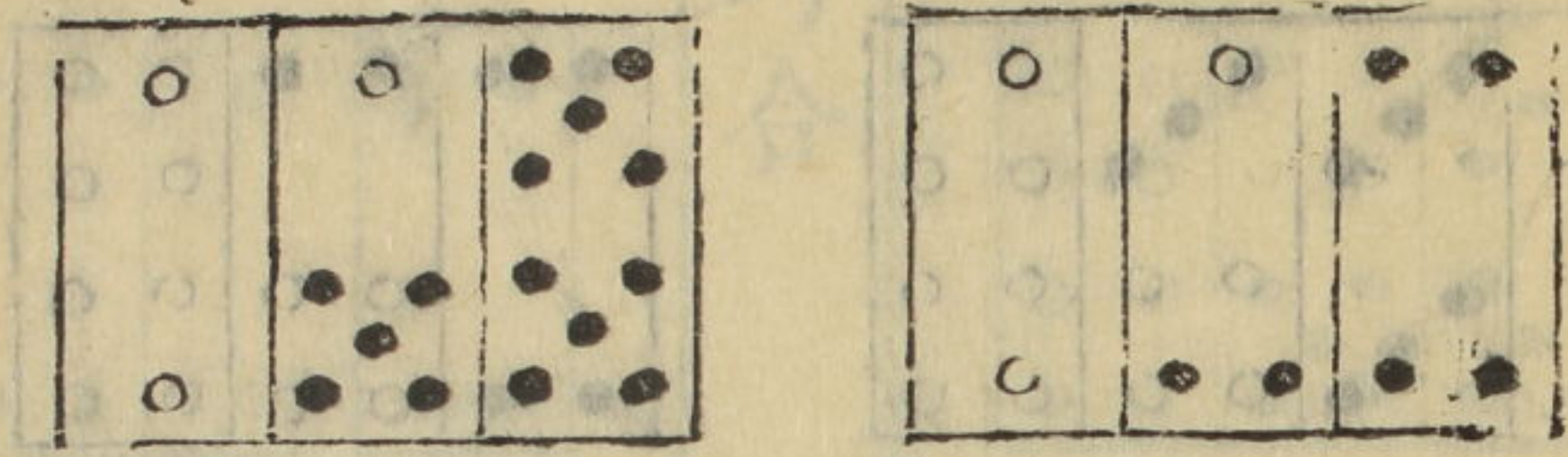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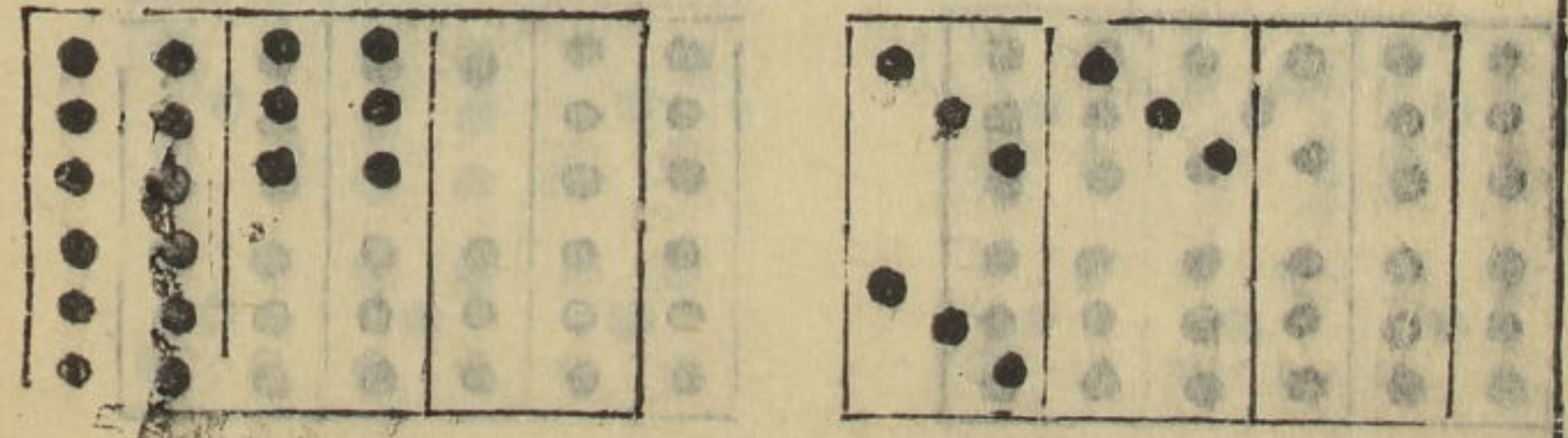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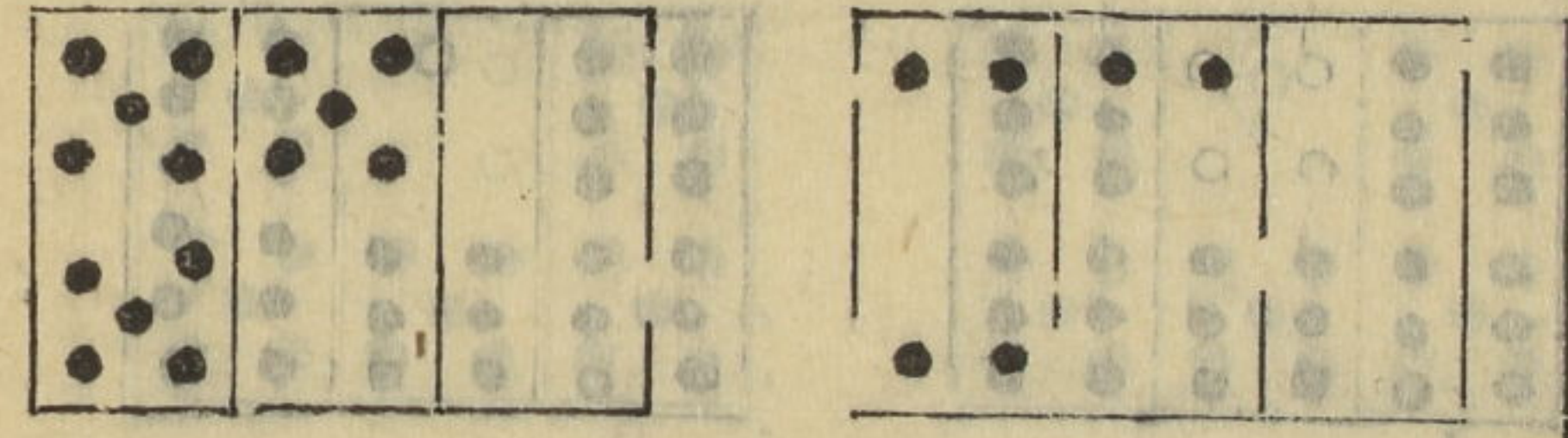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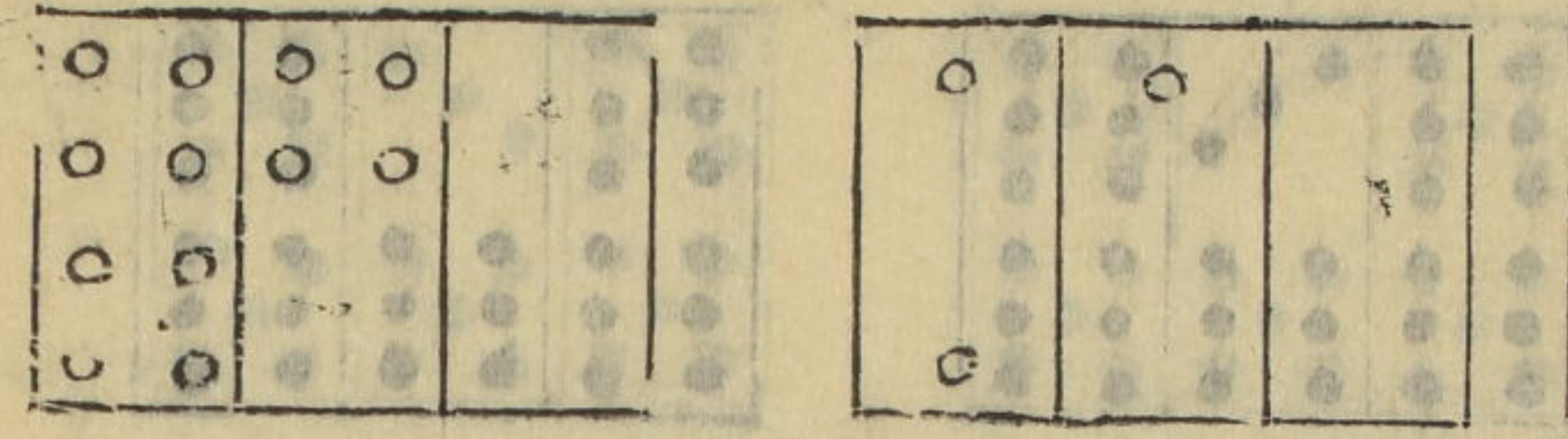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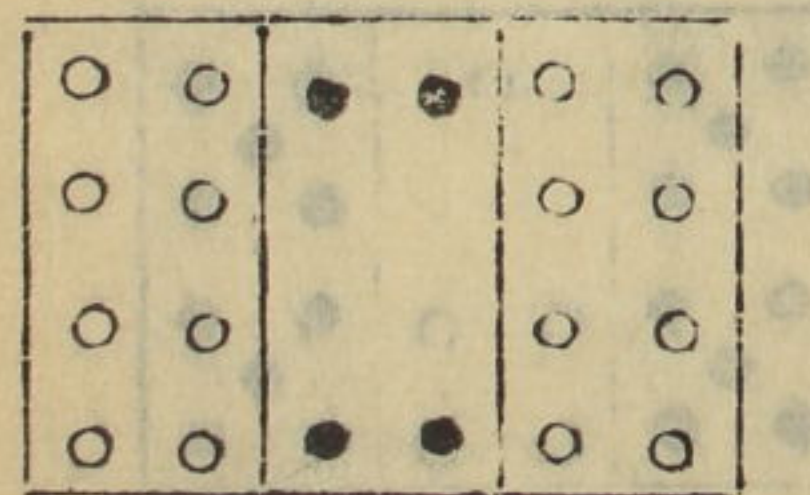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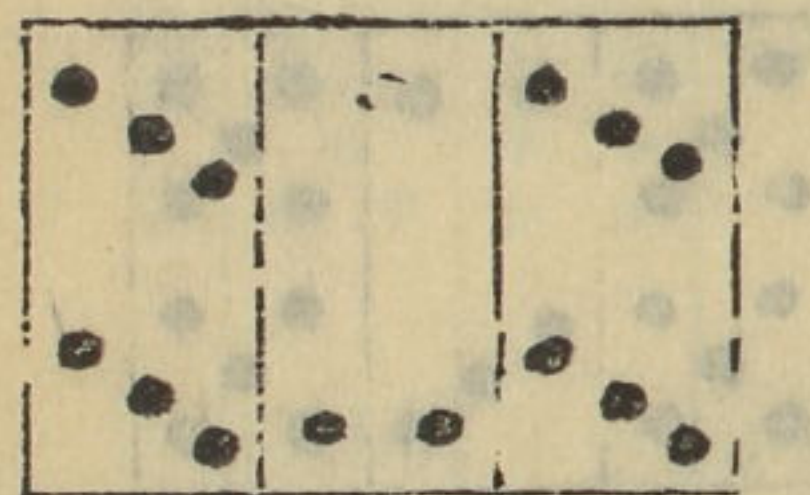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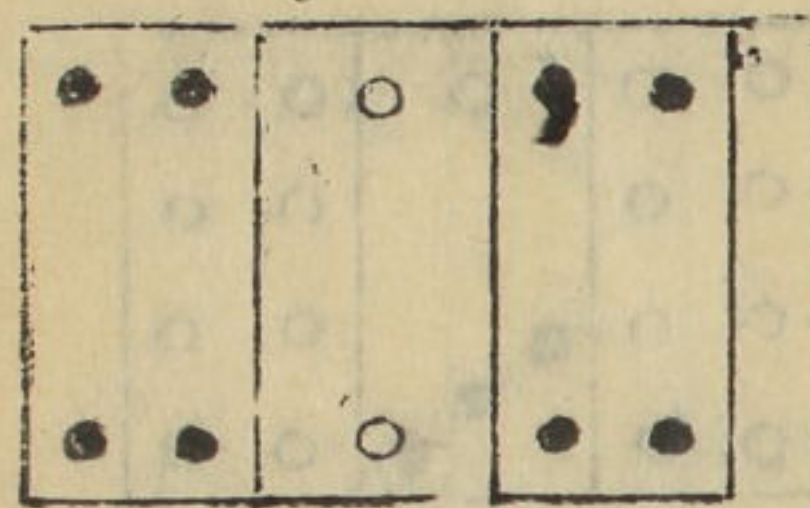
全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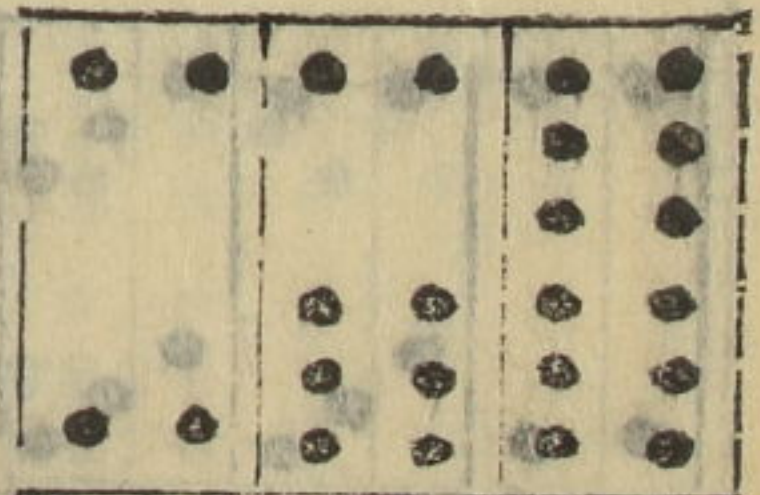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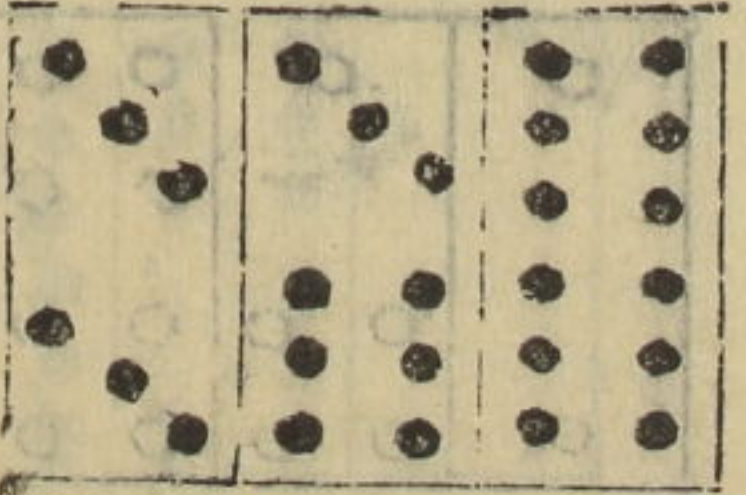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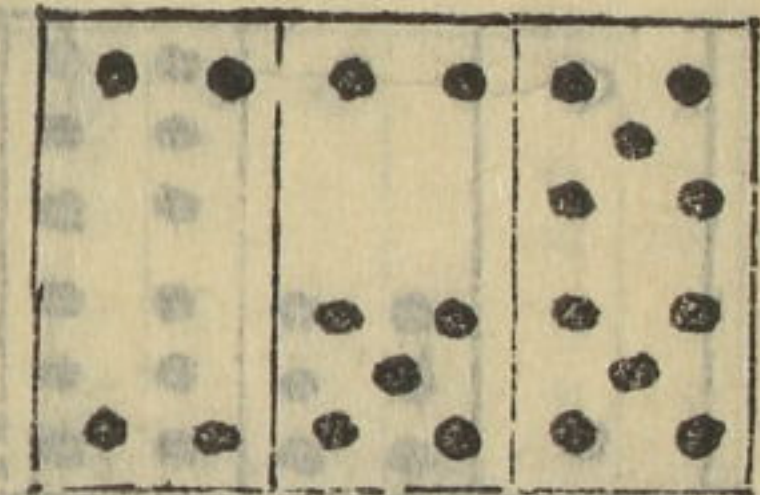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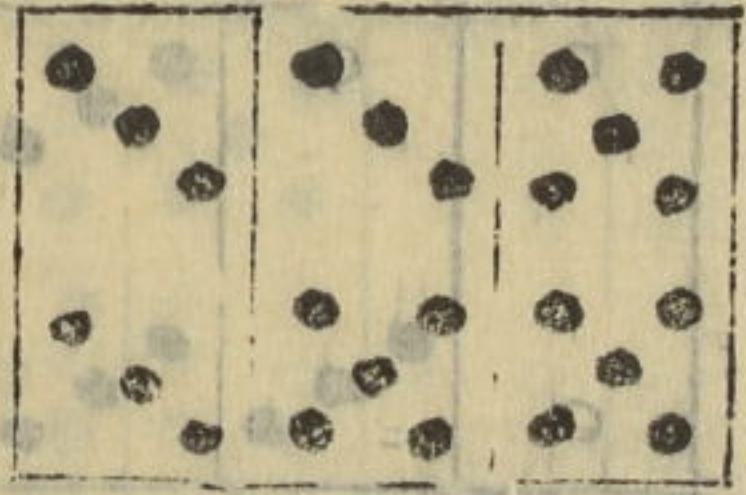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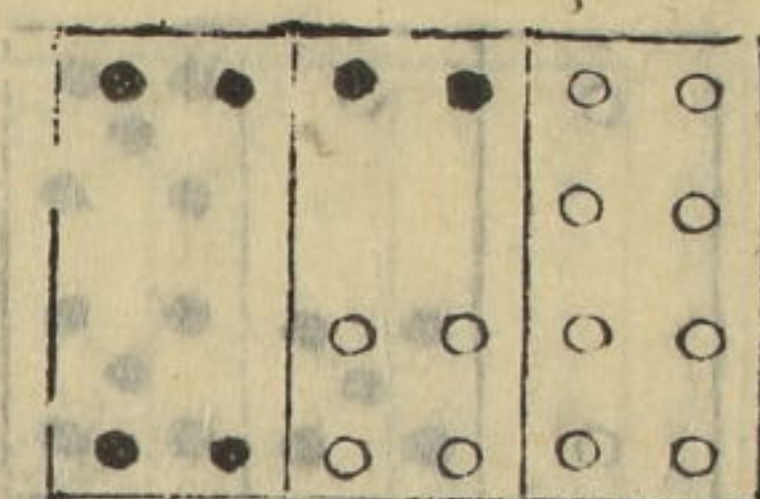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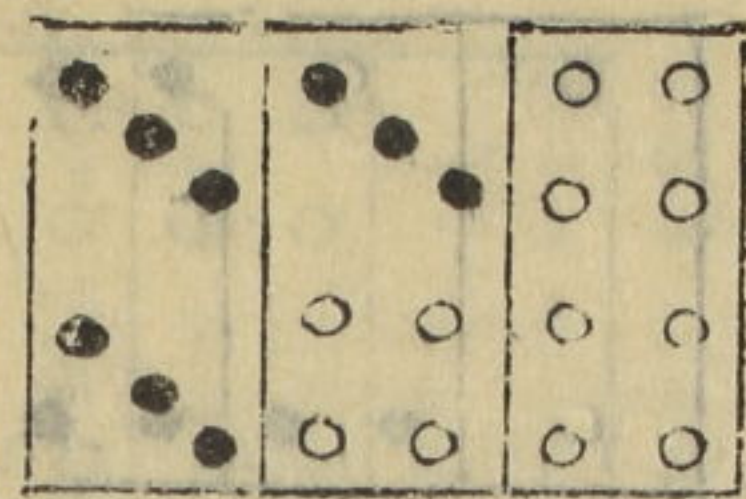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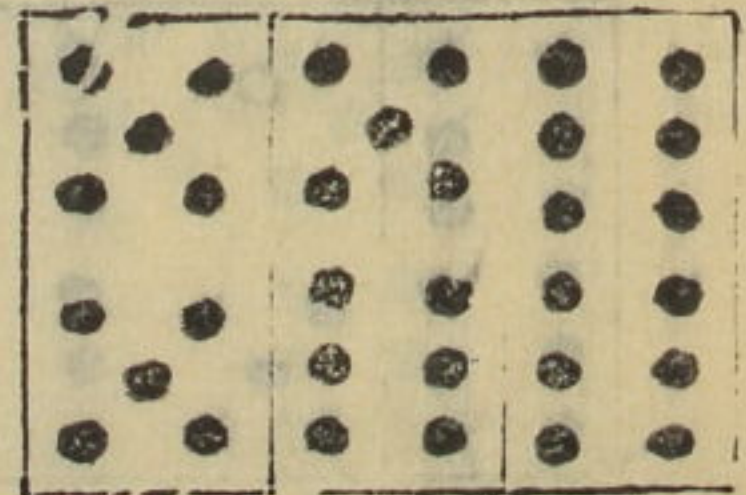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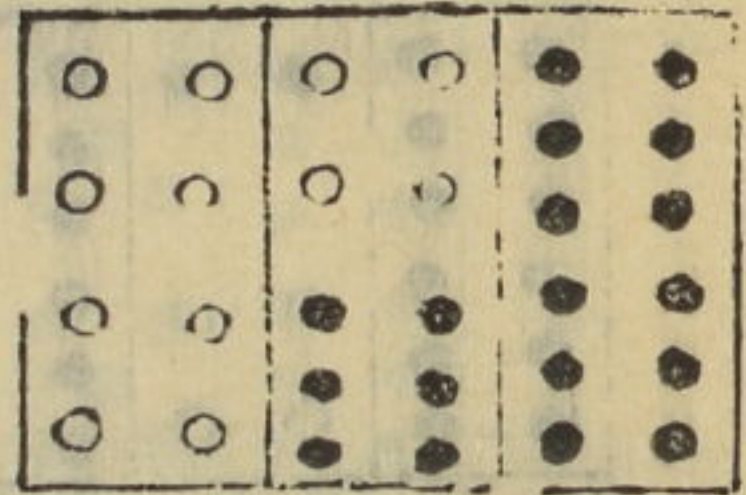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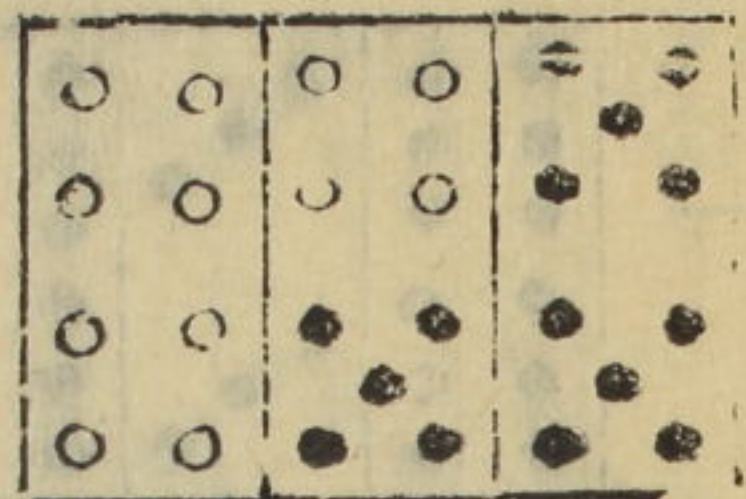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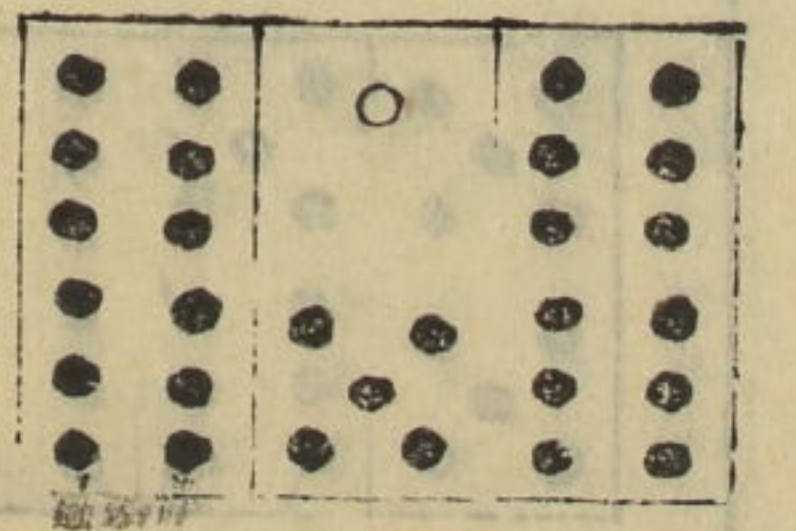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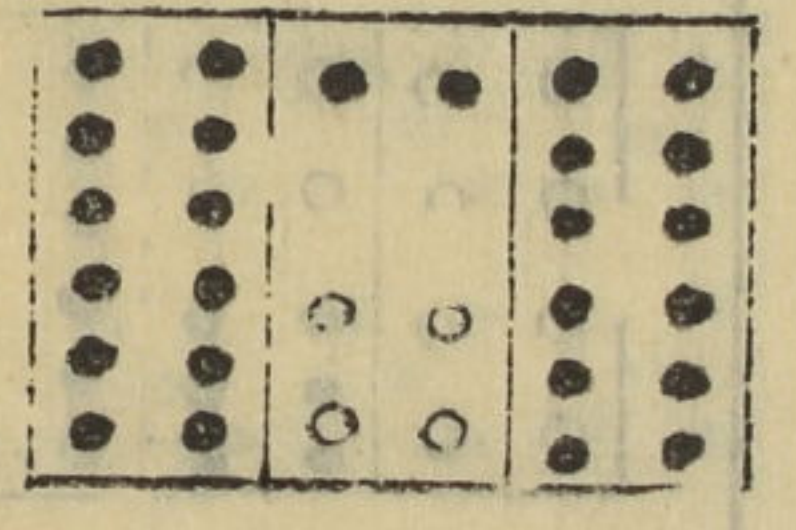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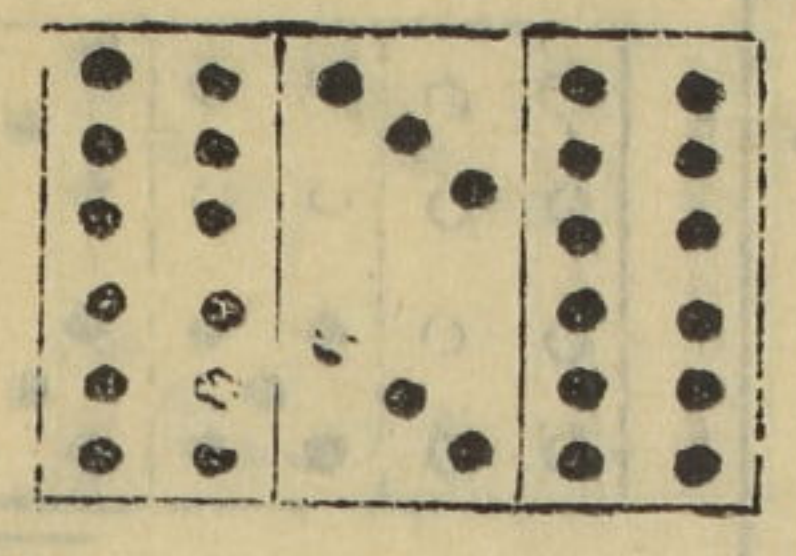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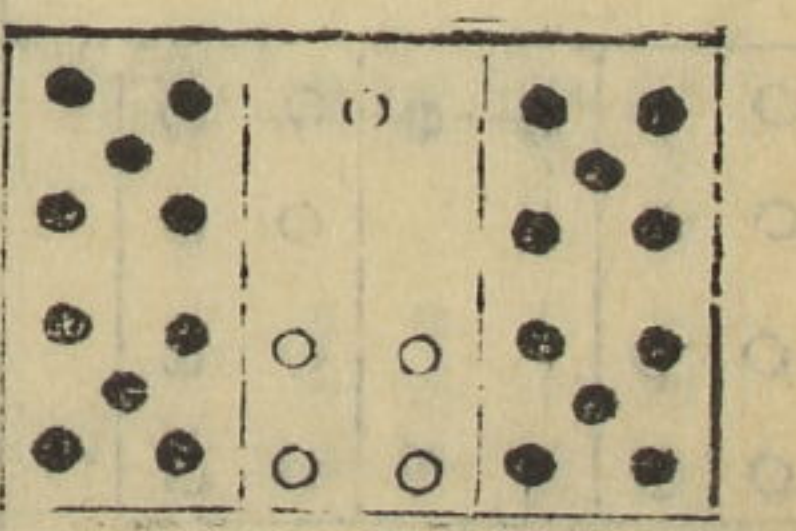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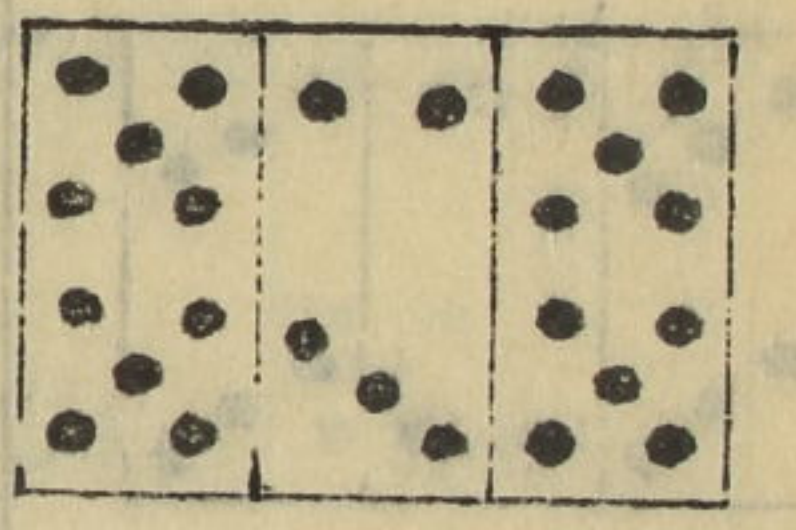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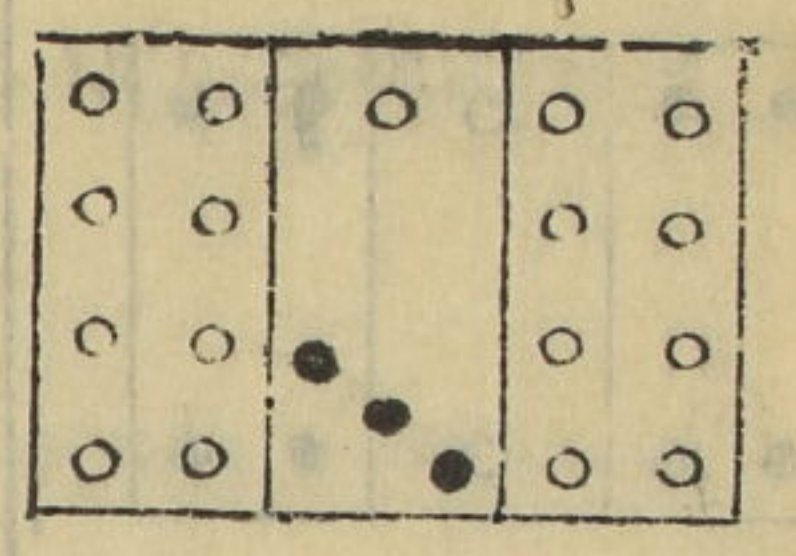
分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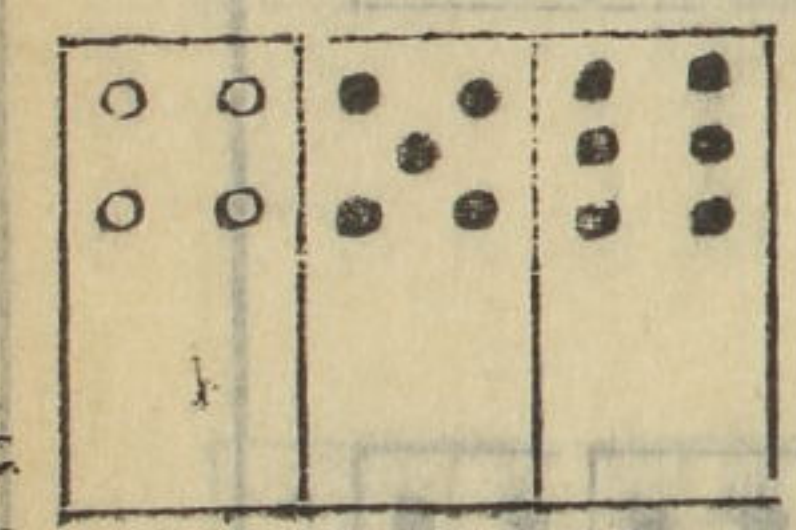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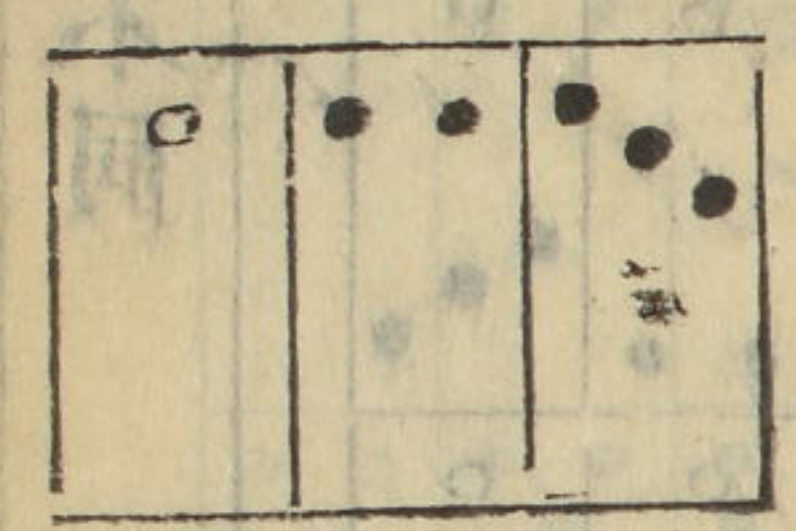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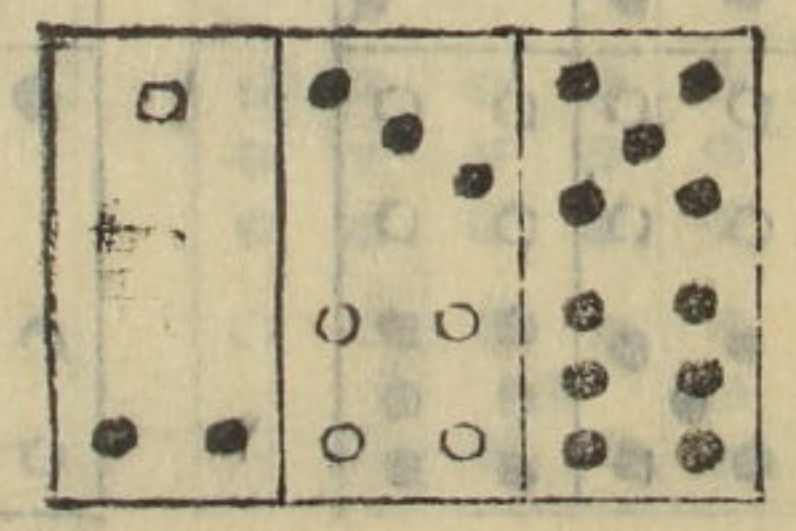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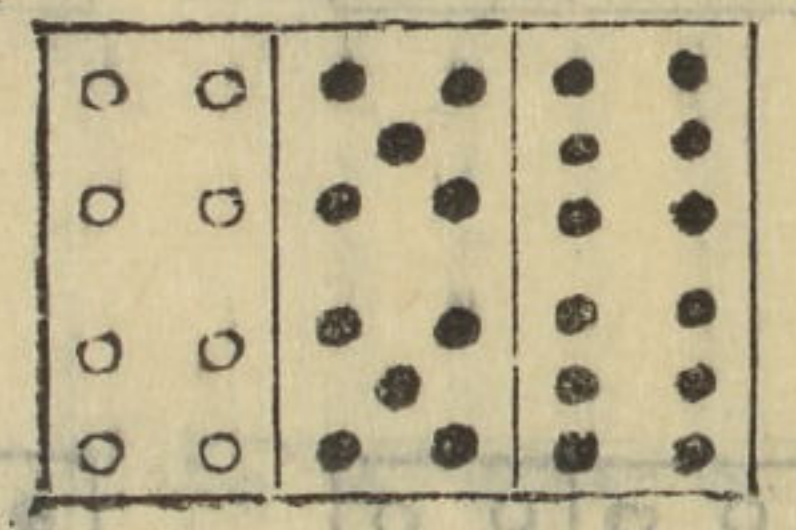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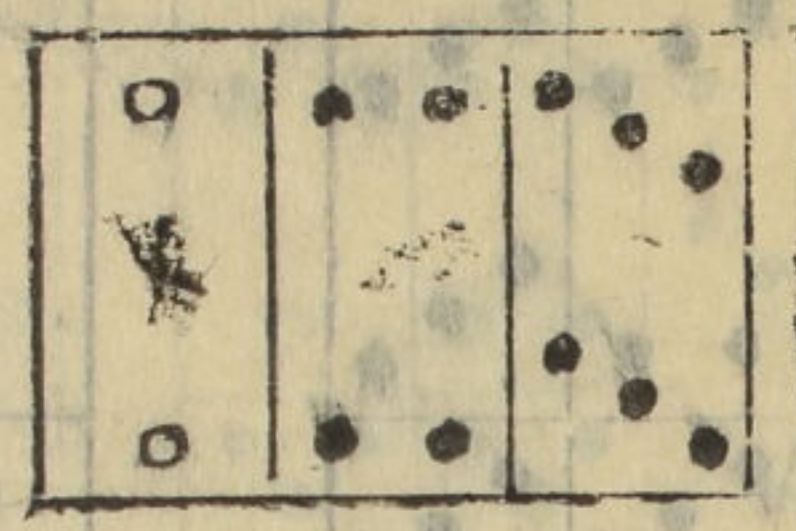


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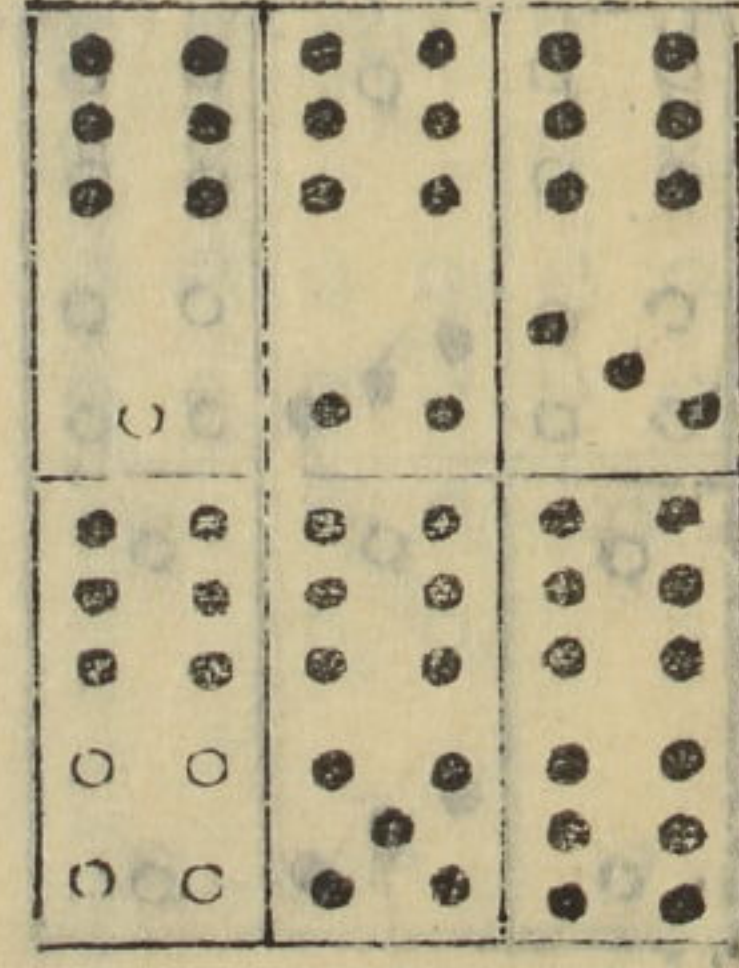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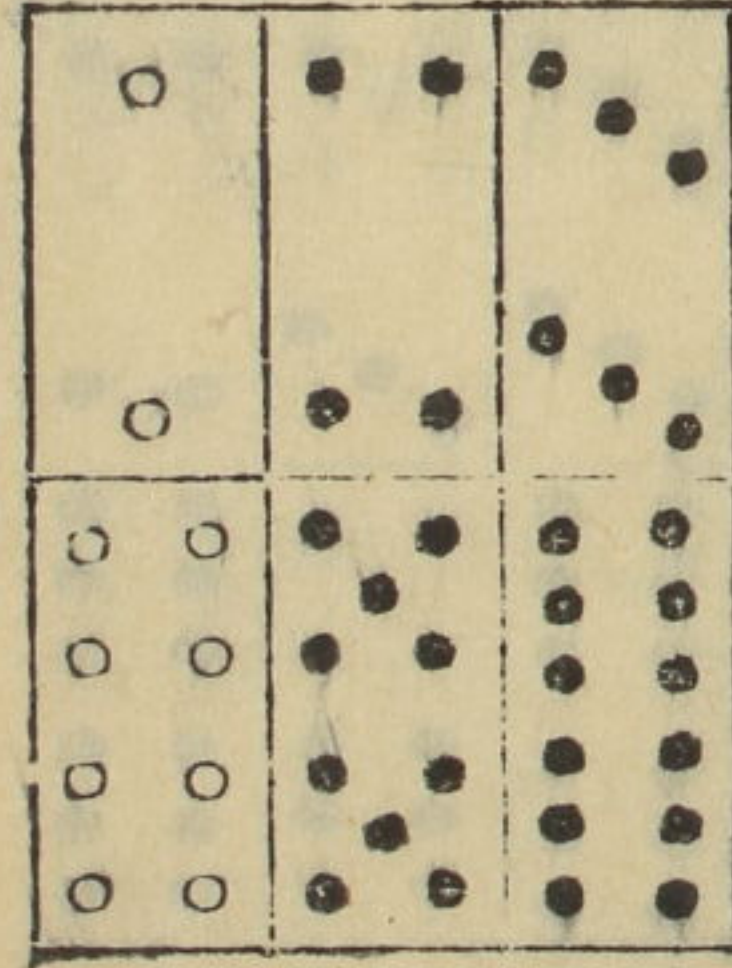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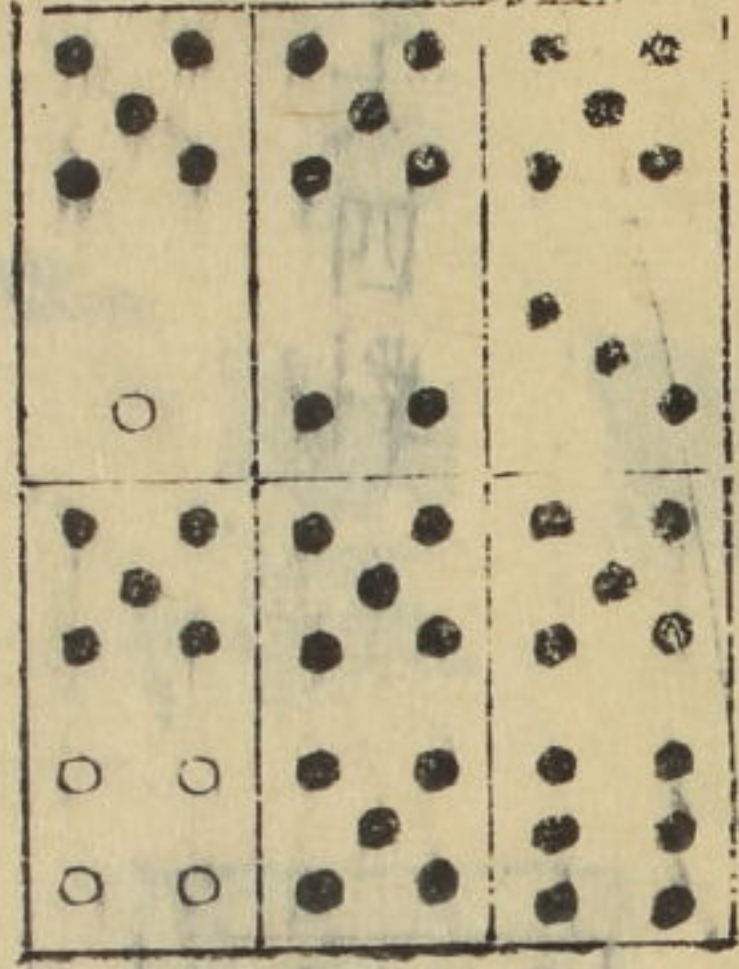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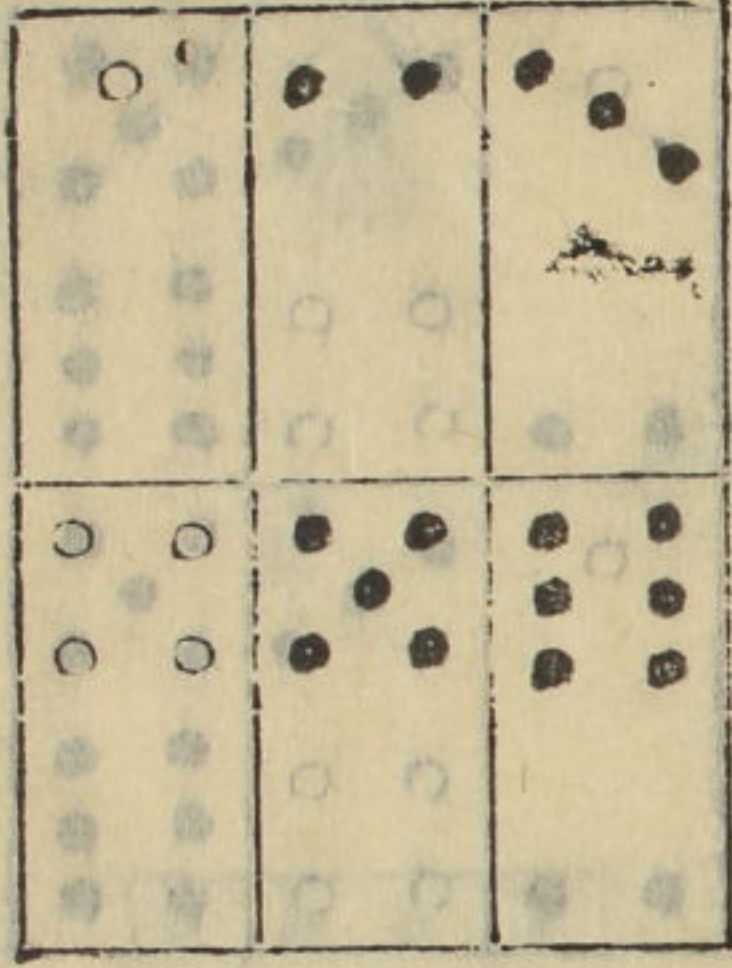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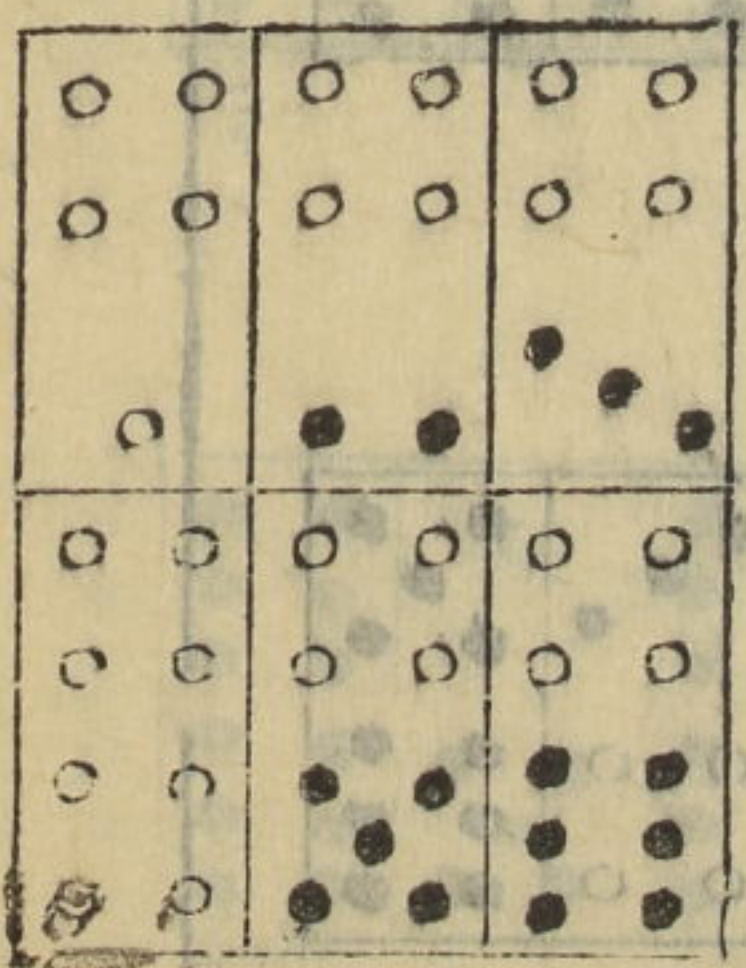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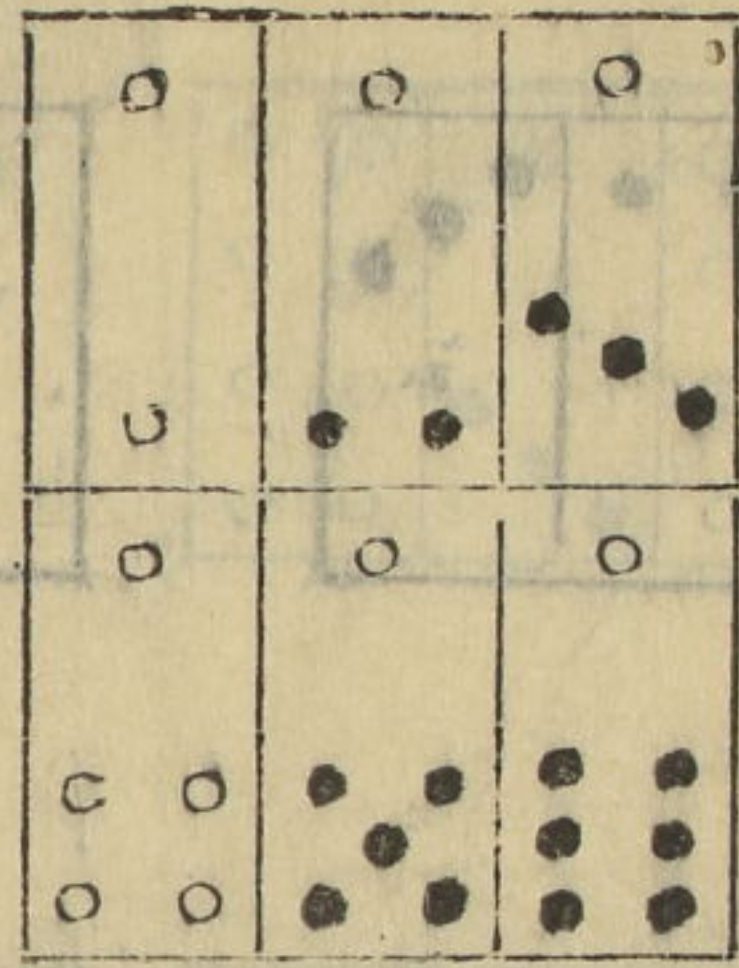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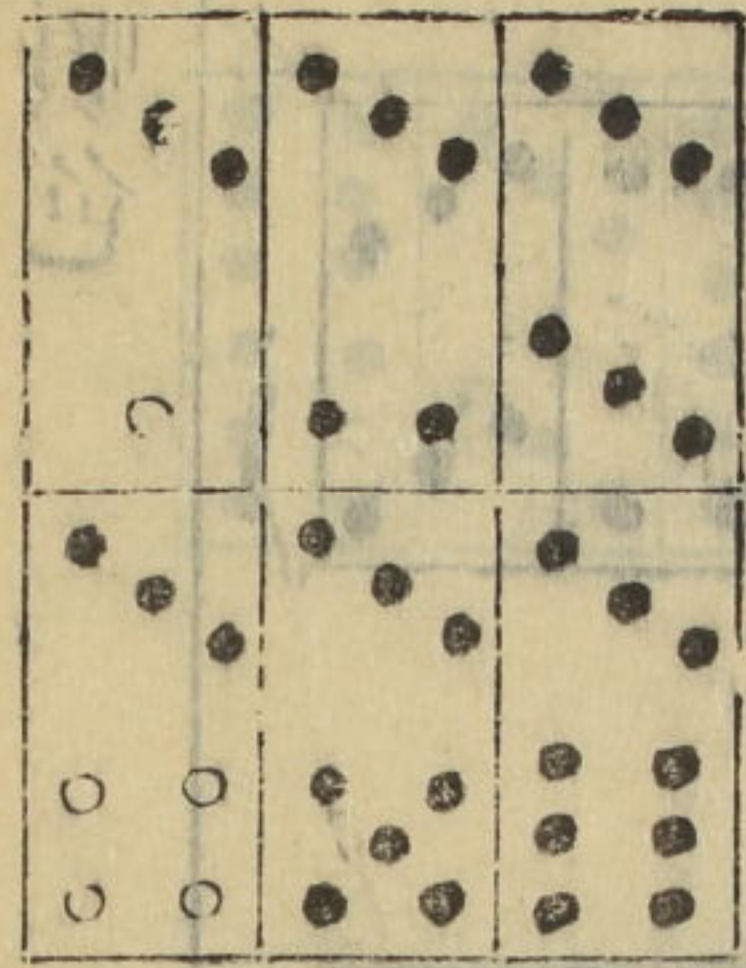
順色



牌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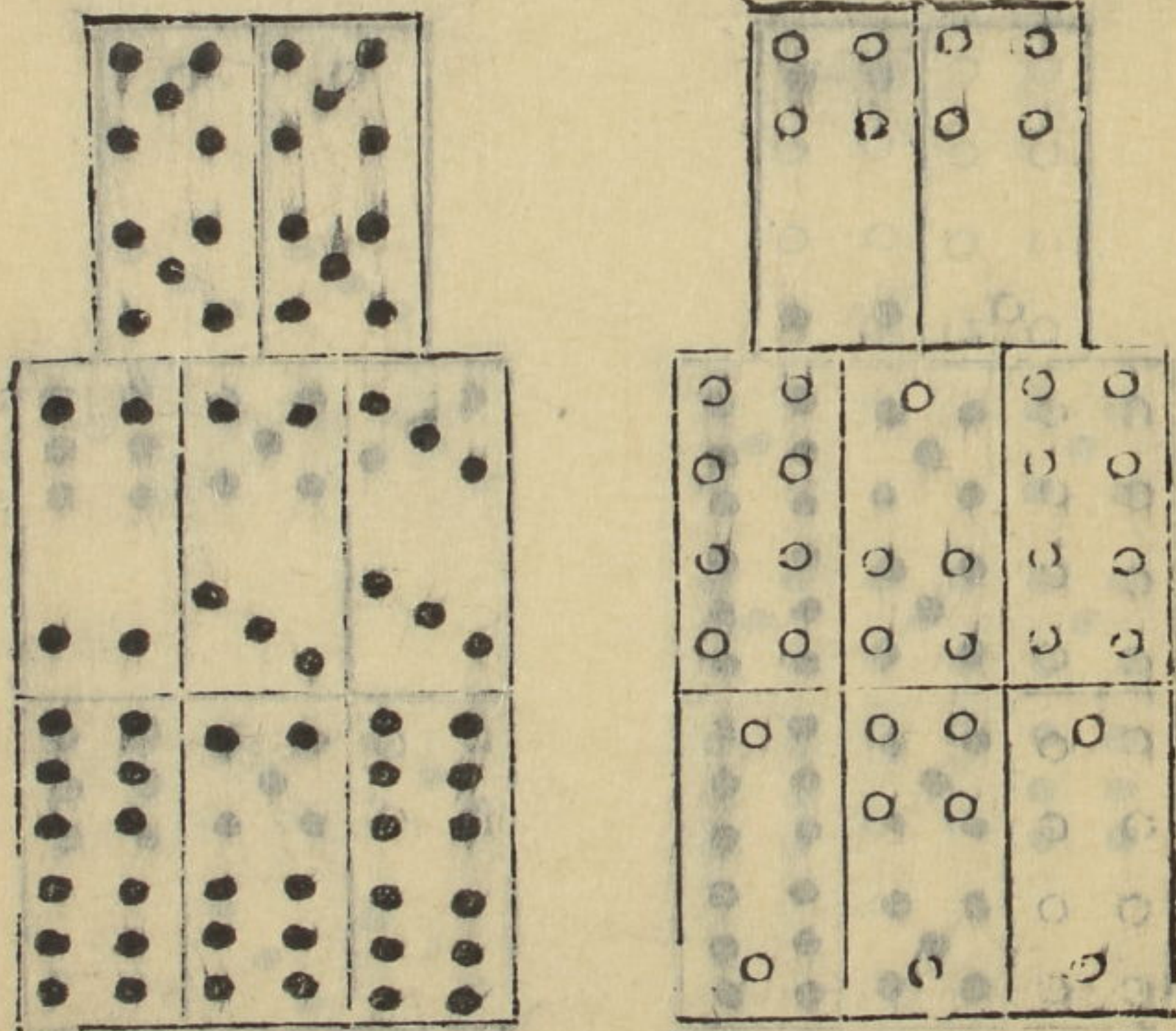


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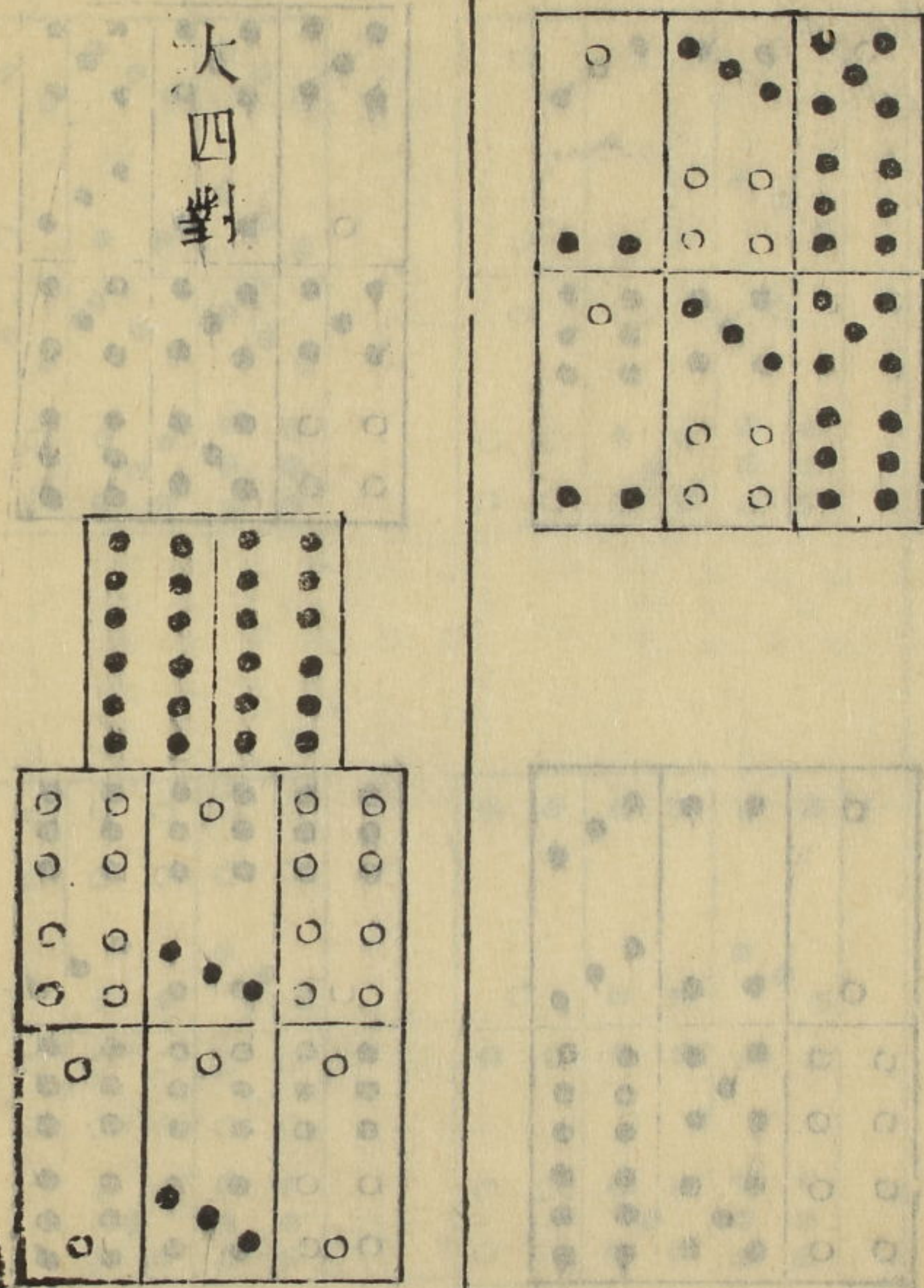


八黑

八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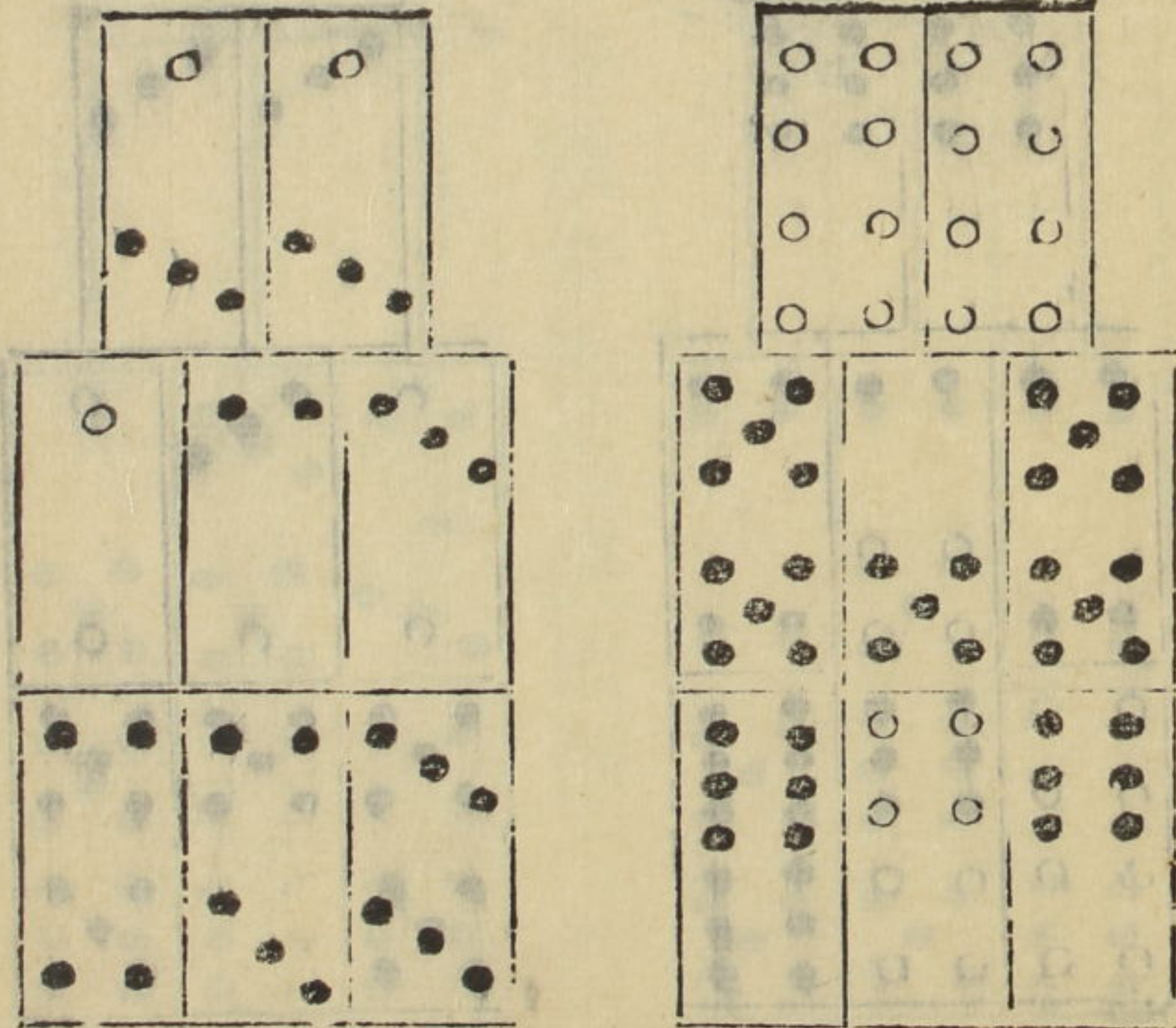


大四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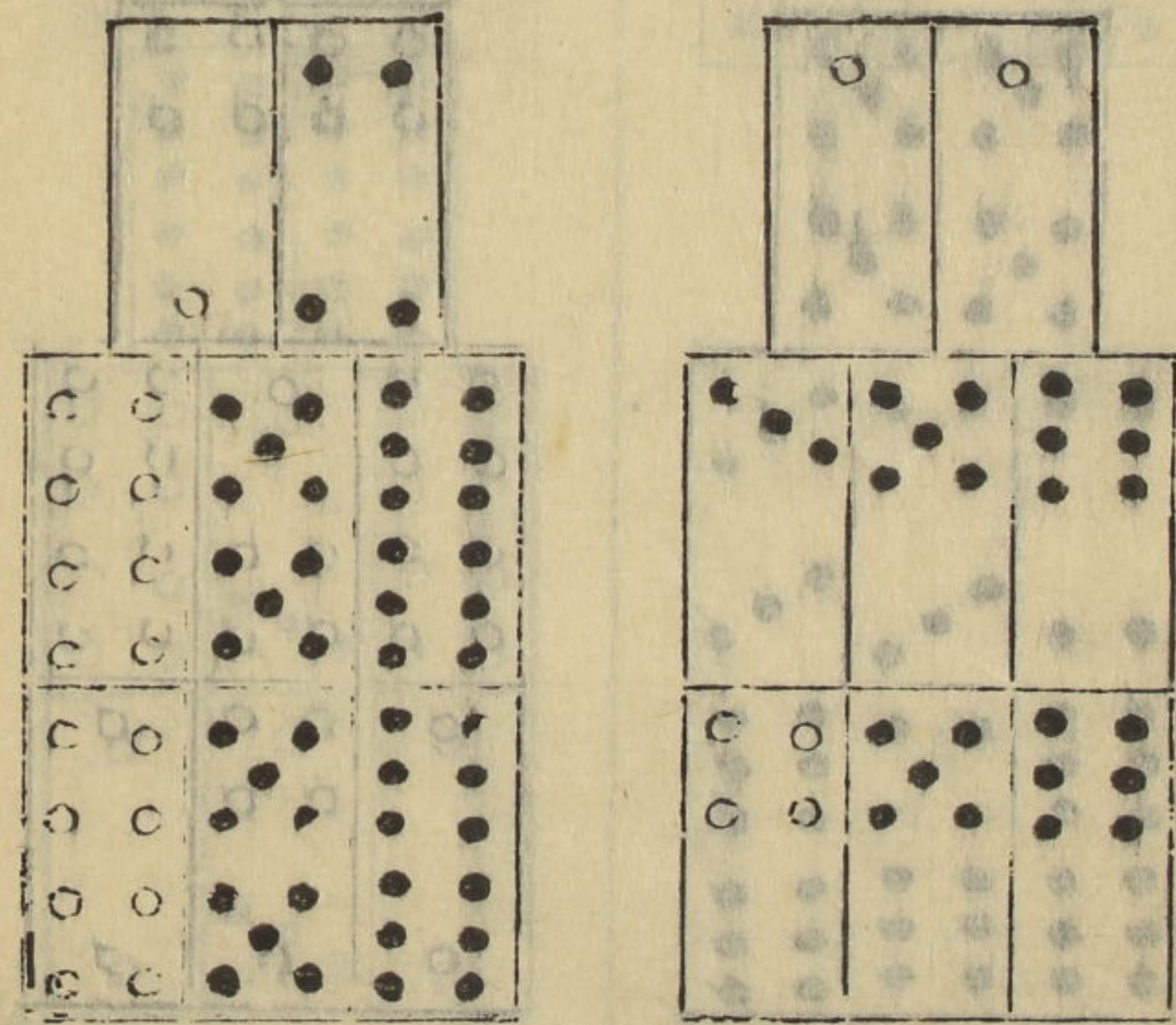
久小

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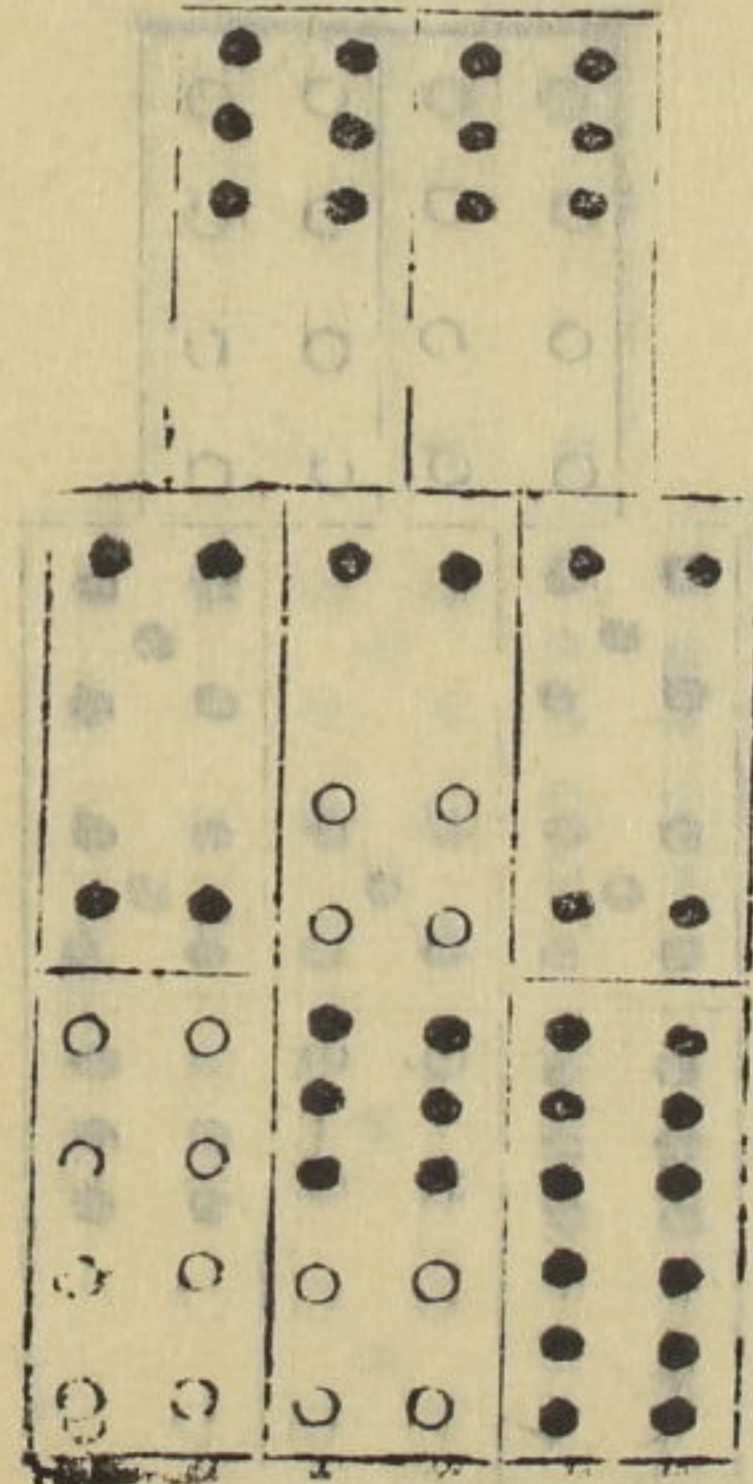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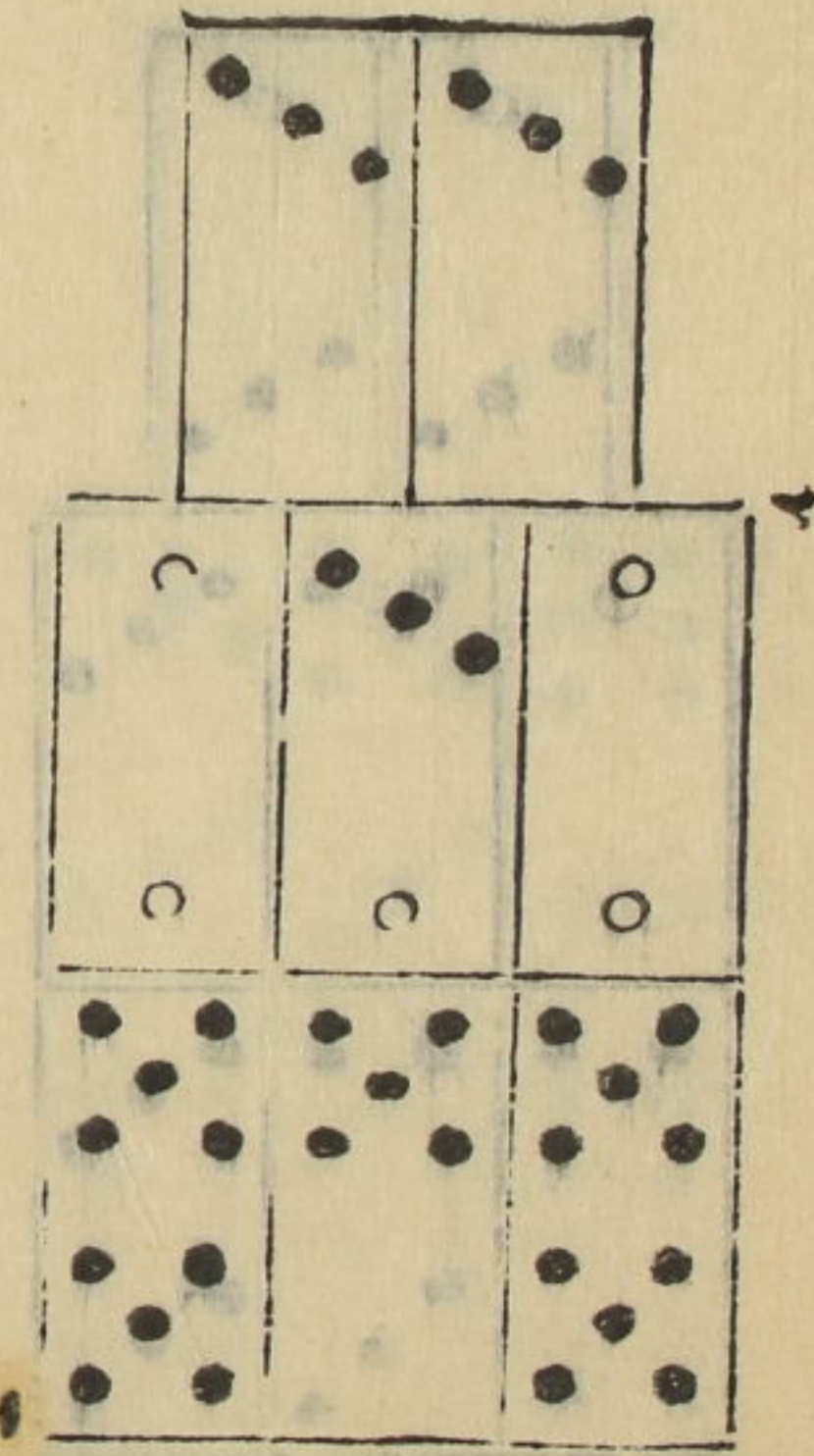
八雙

八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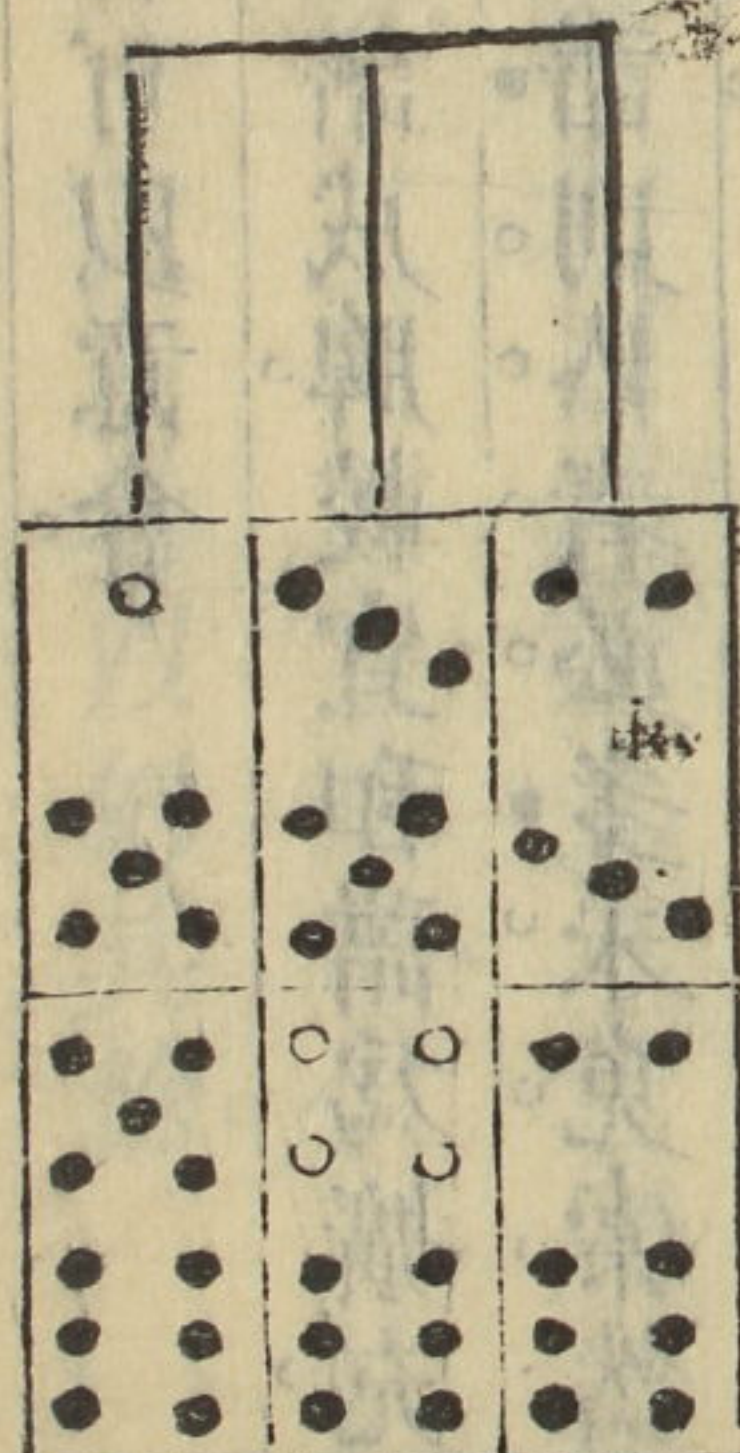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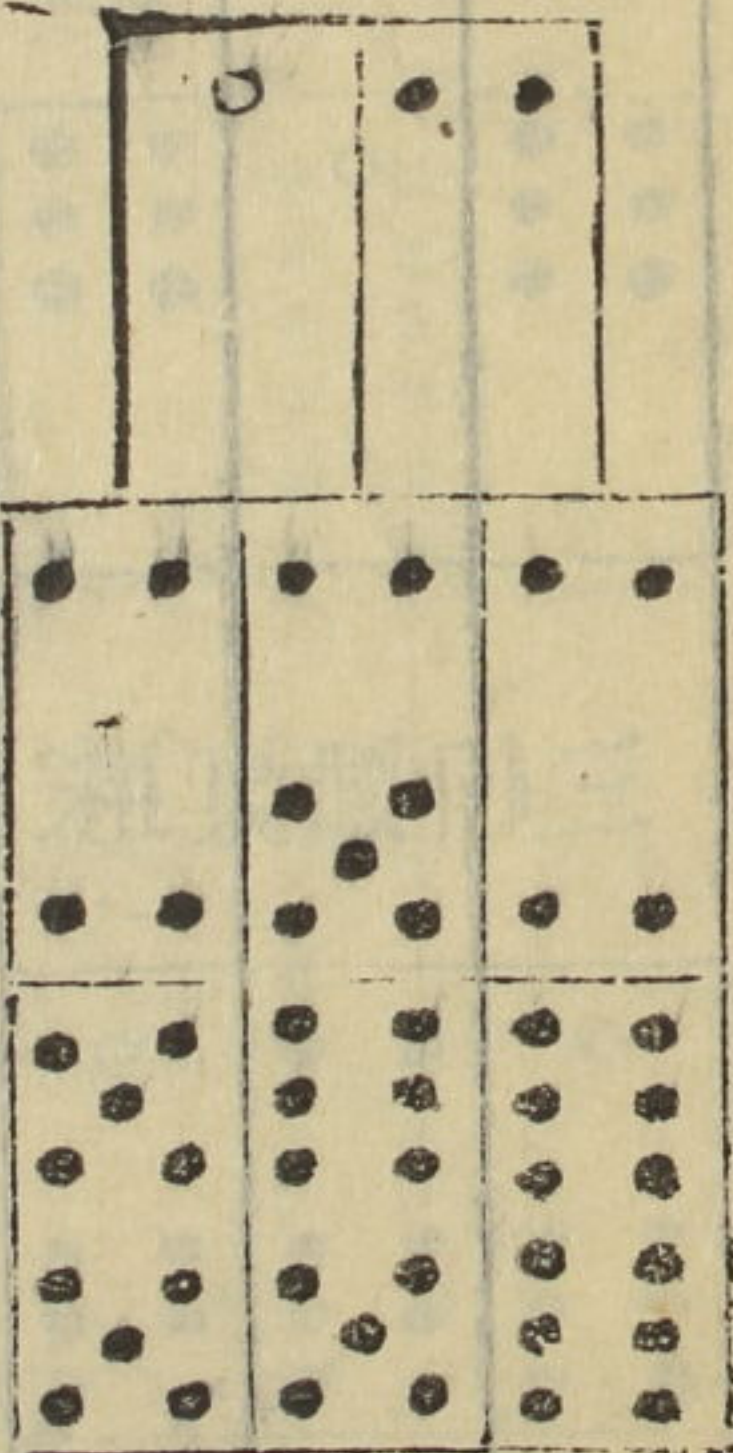
純奇

純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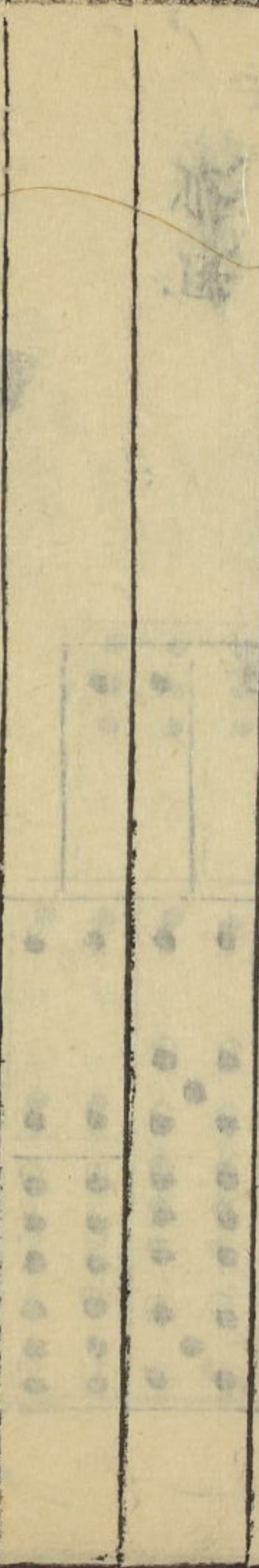
孤紅

八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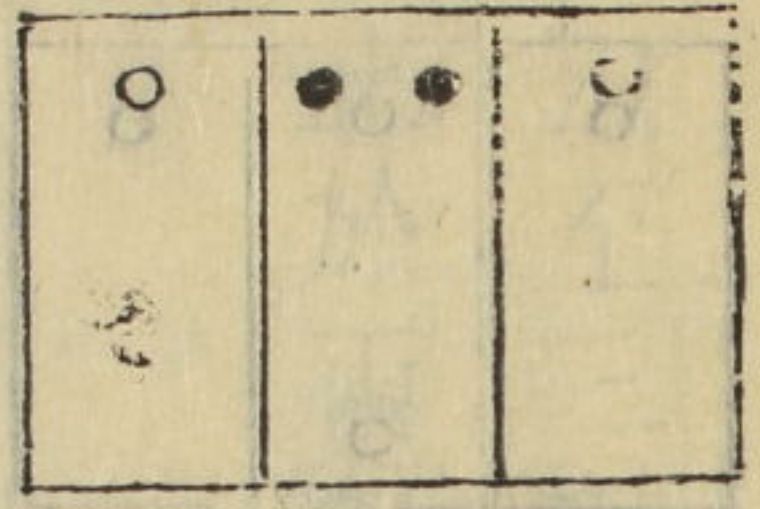


自大四對以下為類甚多不能悉載因各舉一
以例其餘觀者可以意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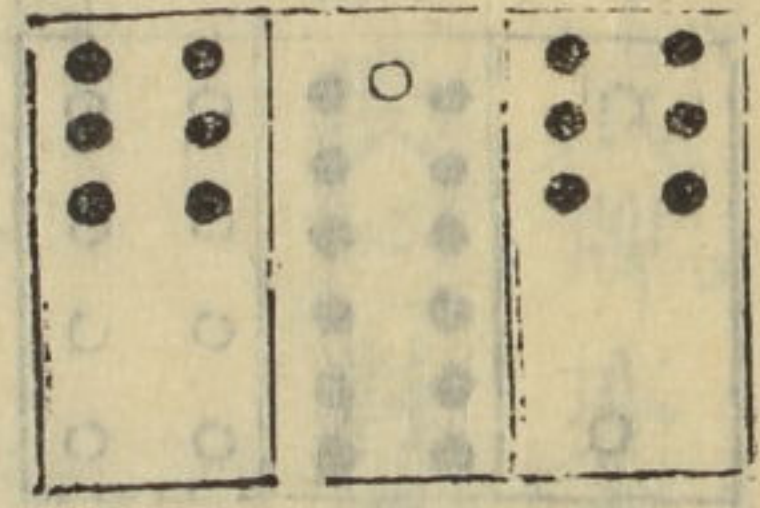
是集合鬪腰朱和二譜成牌較宜和譜為擴充亦不
得已云爾蓋不合二譜則亾者必多未免索然意盡
惟二譜合而後亾者稀斯奇者出矣因附二譜之圖
於左朱和或作猪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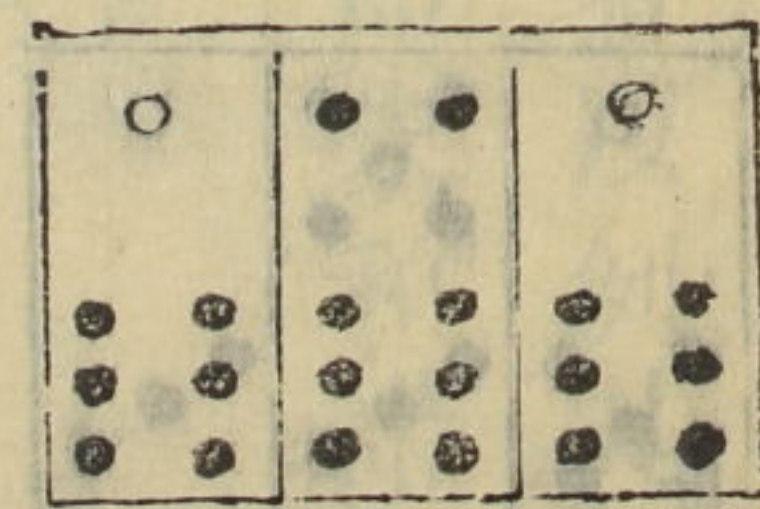
粗裏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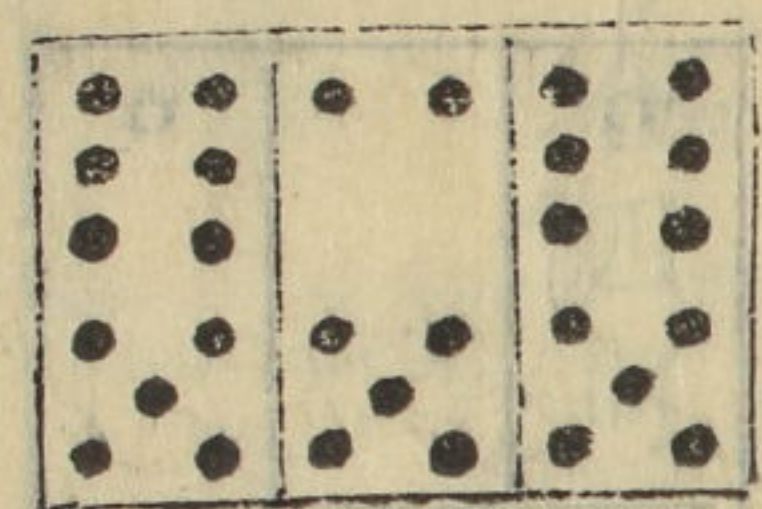
細裏腰



粗裏腰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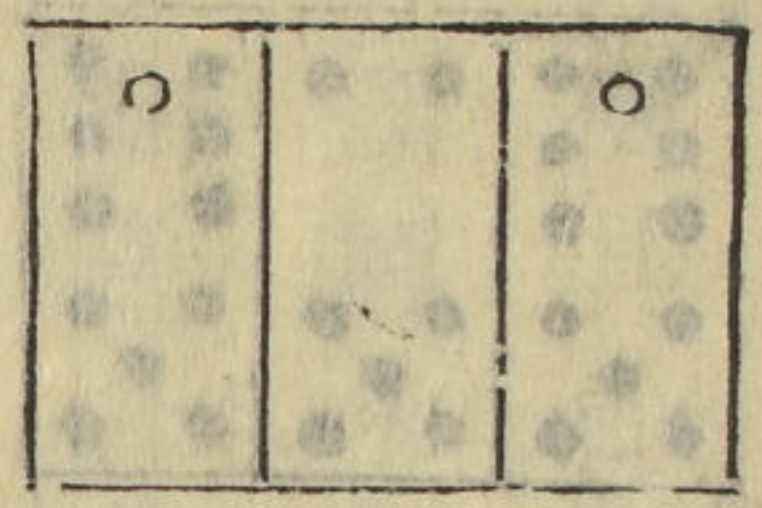


細裏腰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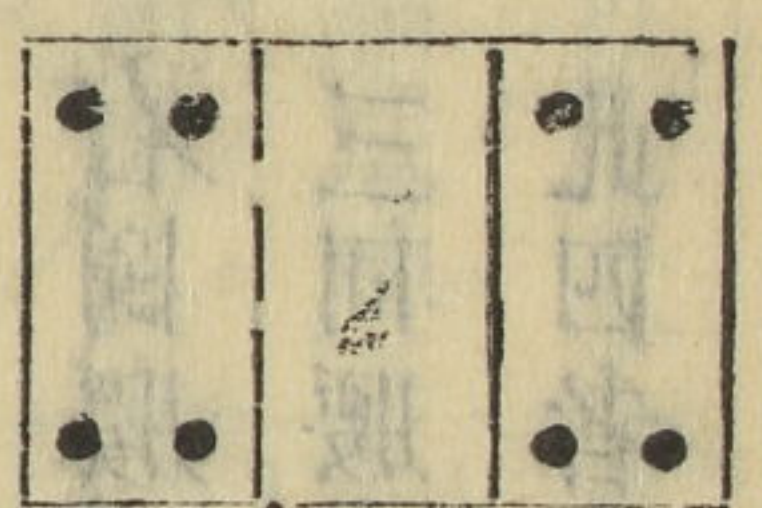


右鬪腰譜凡單色腰裏粗細
三同腰裏粗細俱可成牌舉
此四者以例其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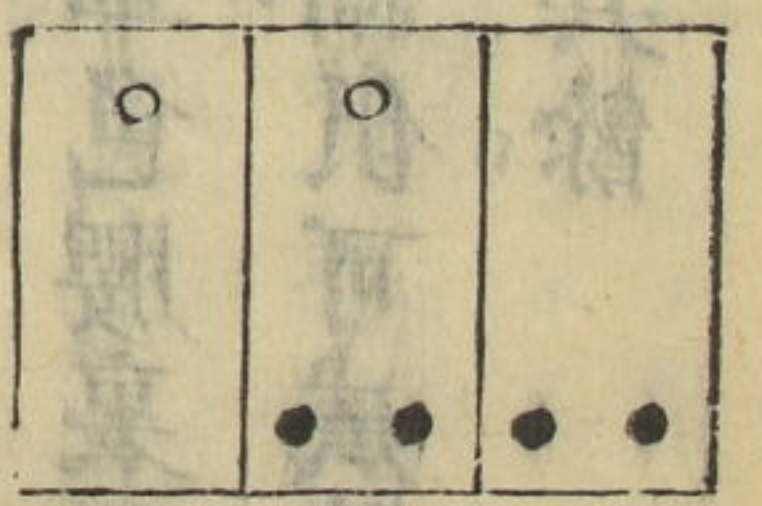
對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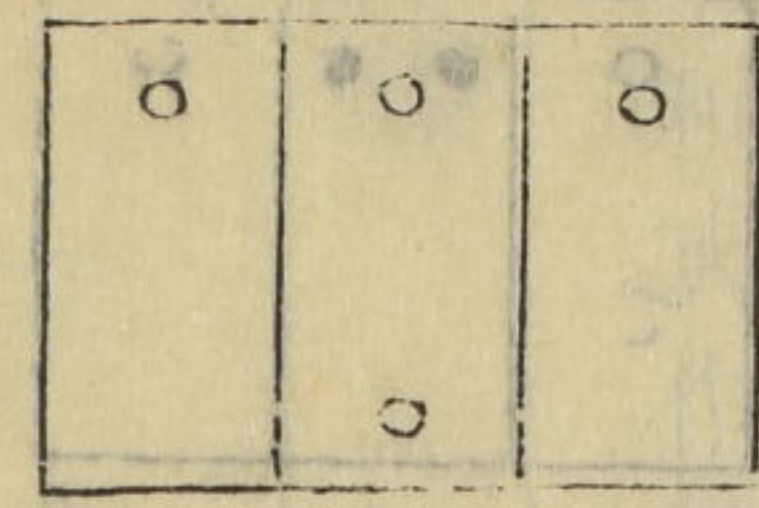
對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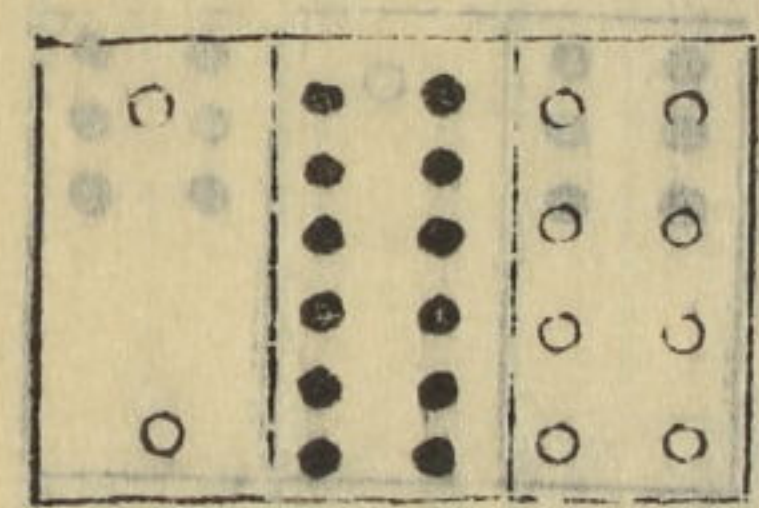
對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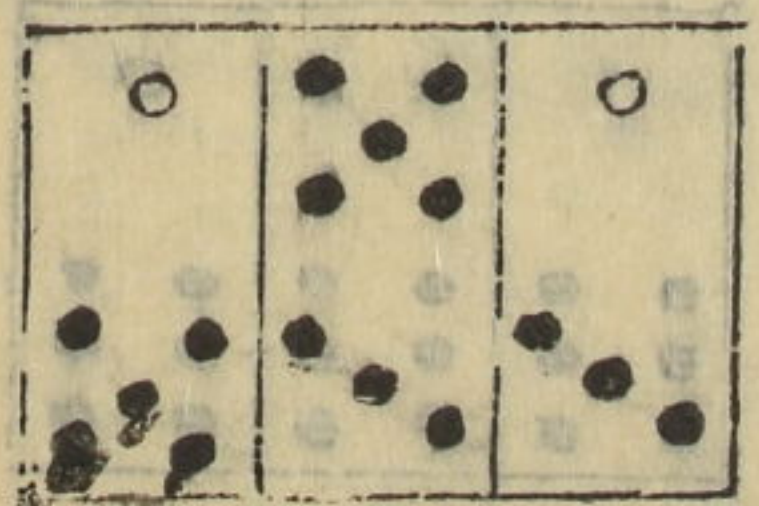
對錯三



對正三



對錯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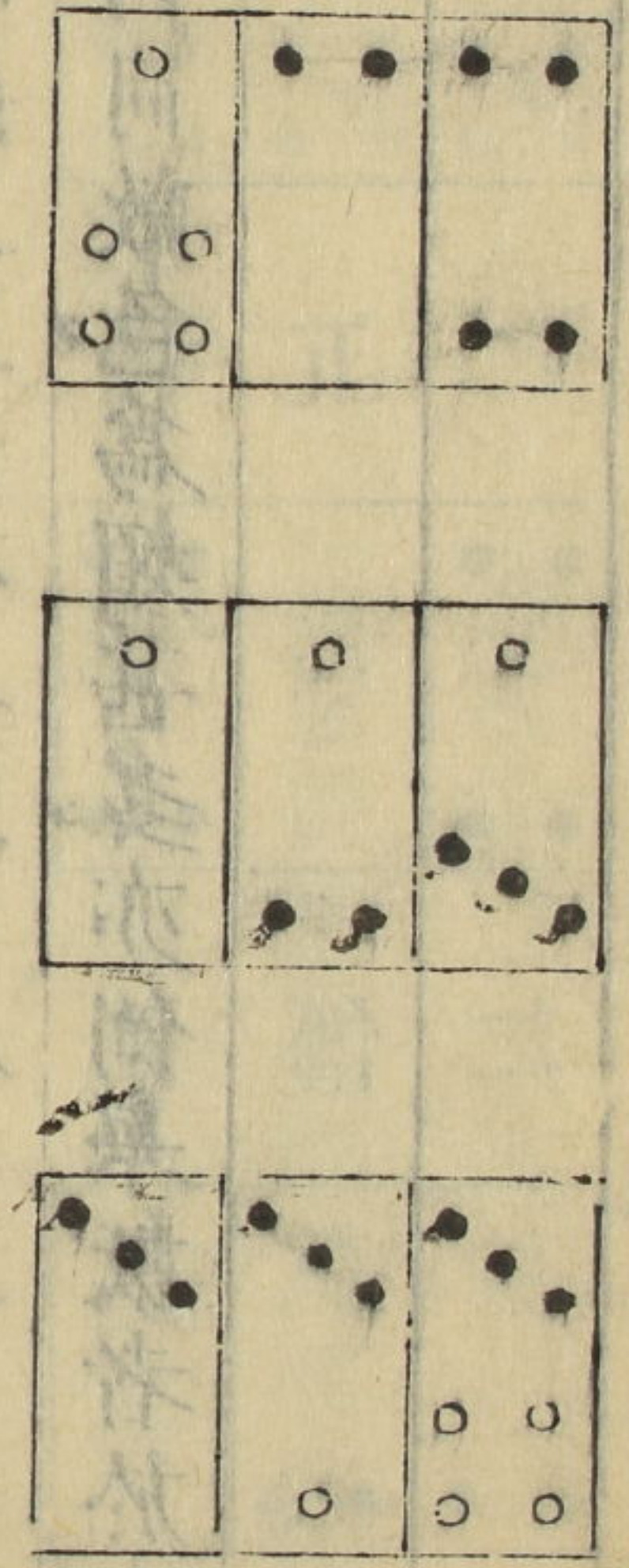


右朱和譜凡單色對子雙色對子正對錯對一對
兩對以至三對俱可成牌亦舉六者以例其餘但
朱和止於兩對而茲取三對者又即朱和譜而擴
充云。

又三同奪錢五三同巧合三同順色三同敵色四
同巧合四同敵色為類甚多亦例舉數者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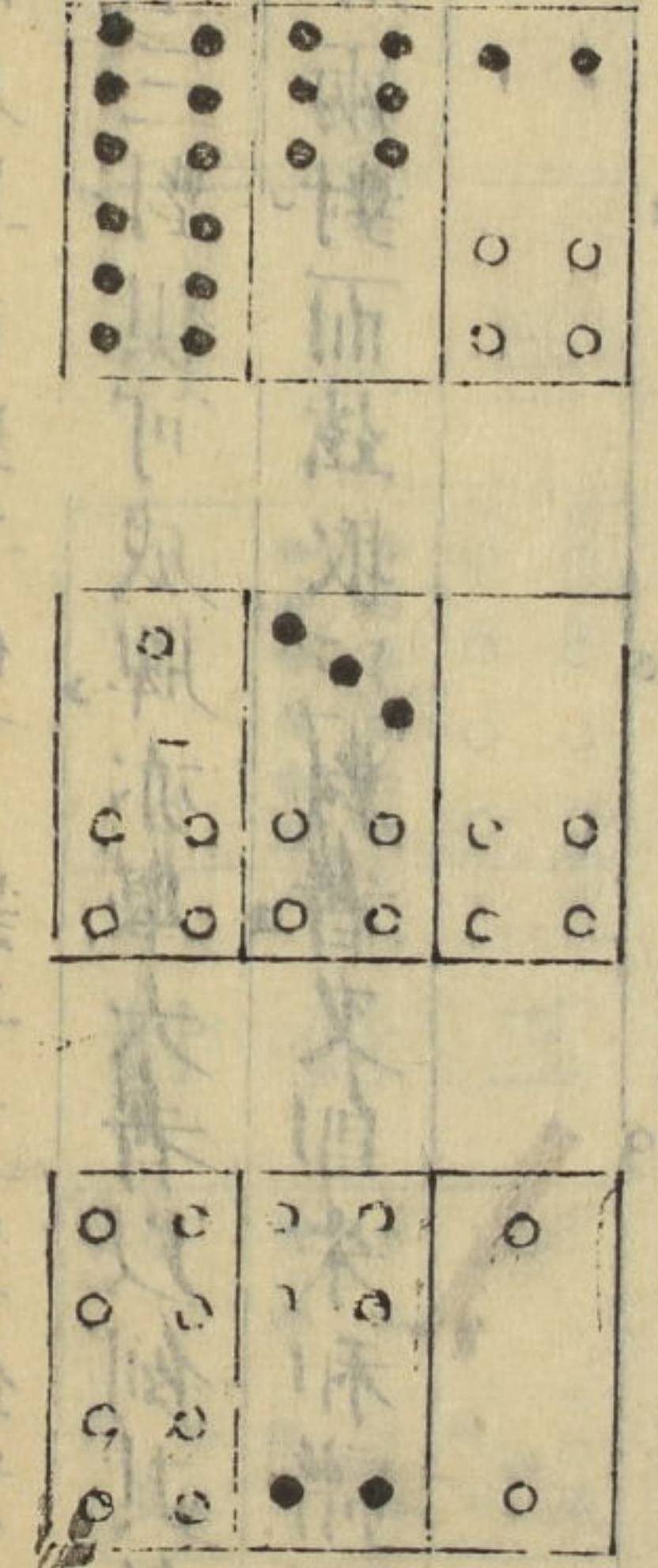
三同奪

錢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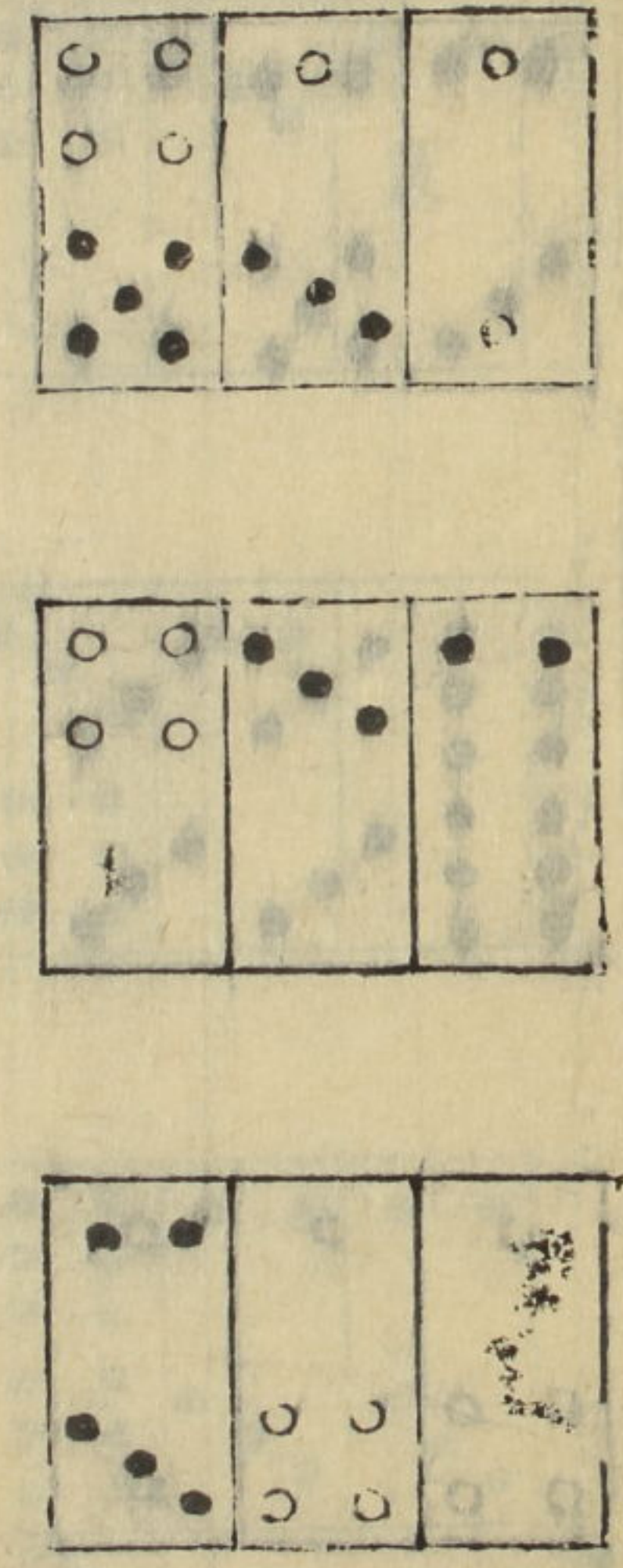


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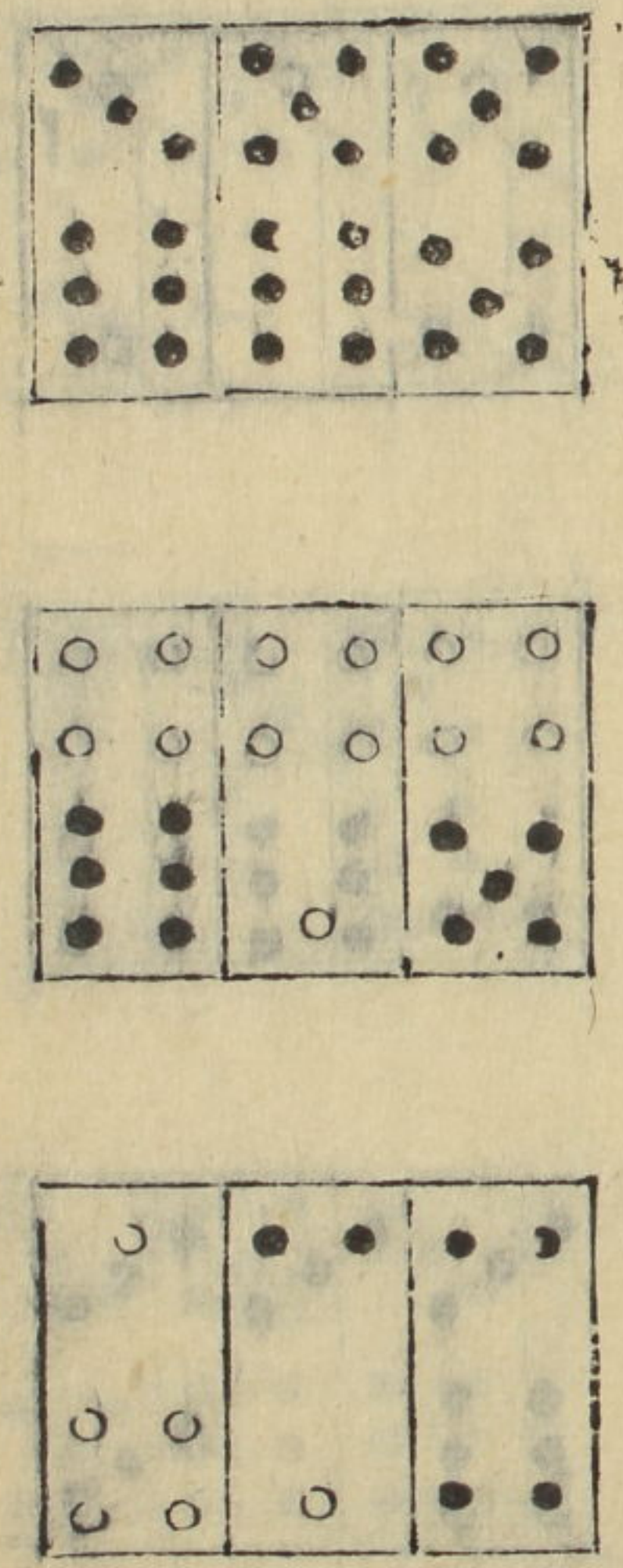
巧合



三同
順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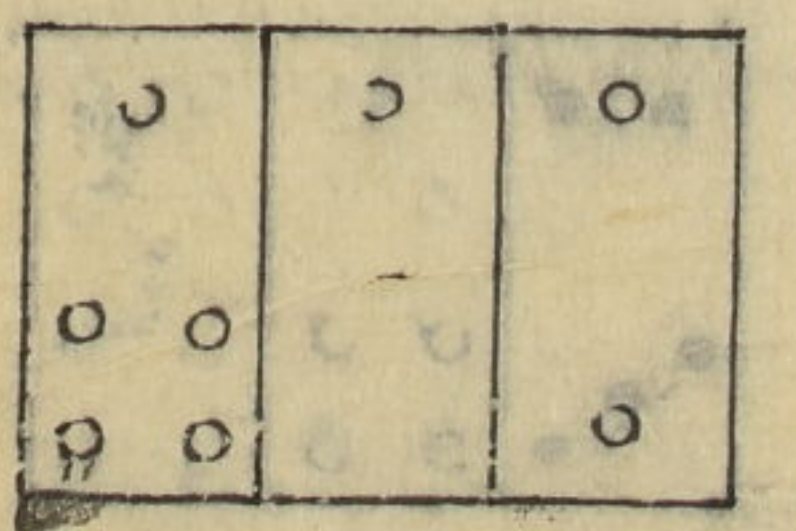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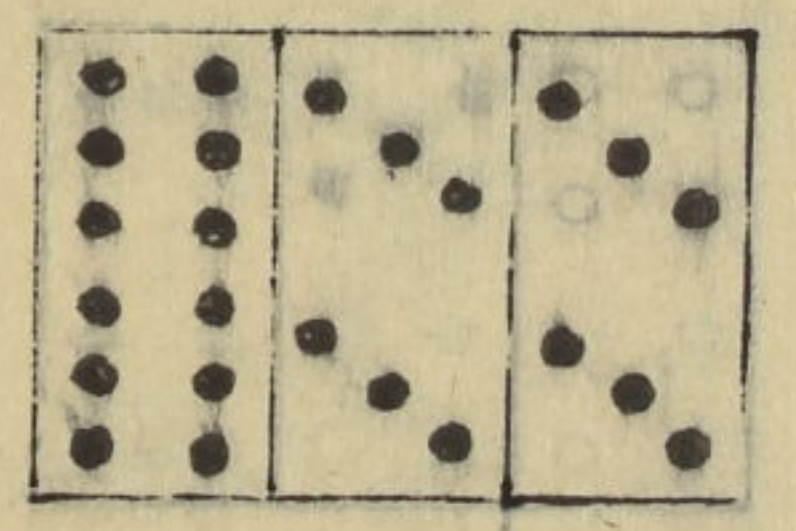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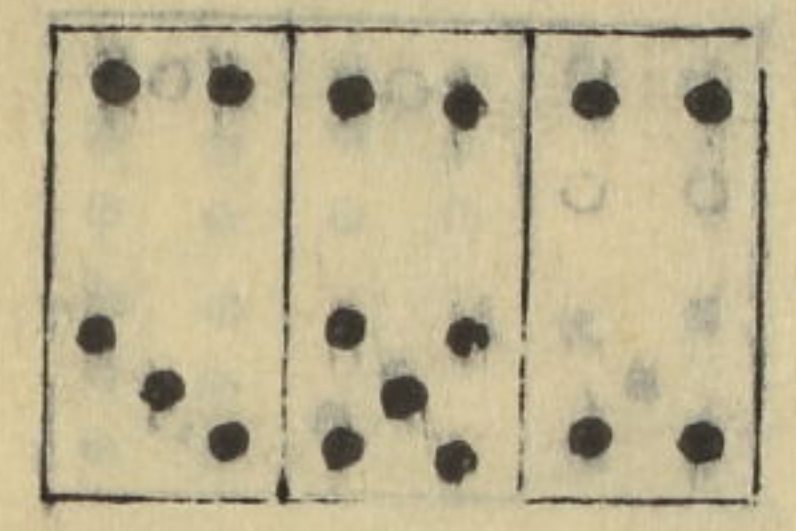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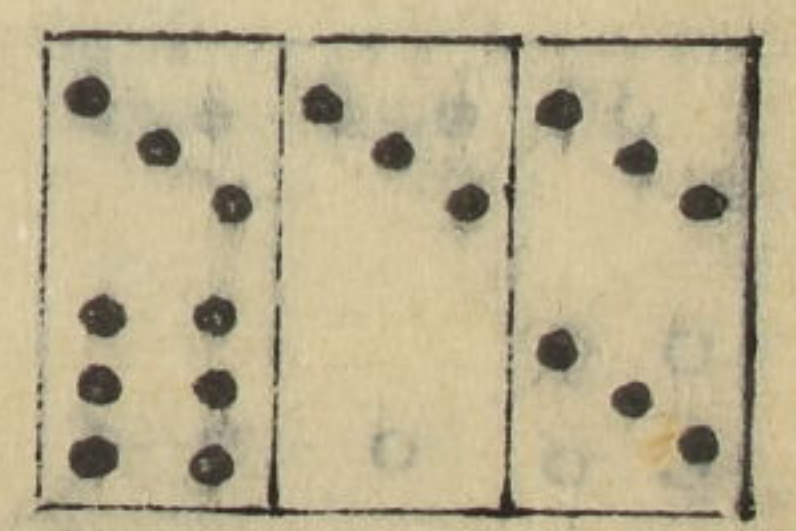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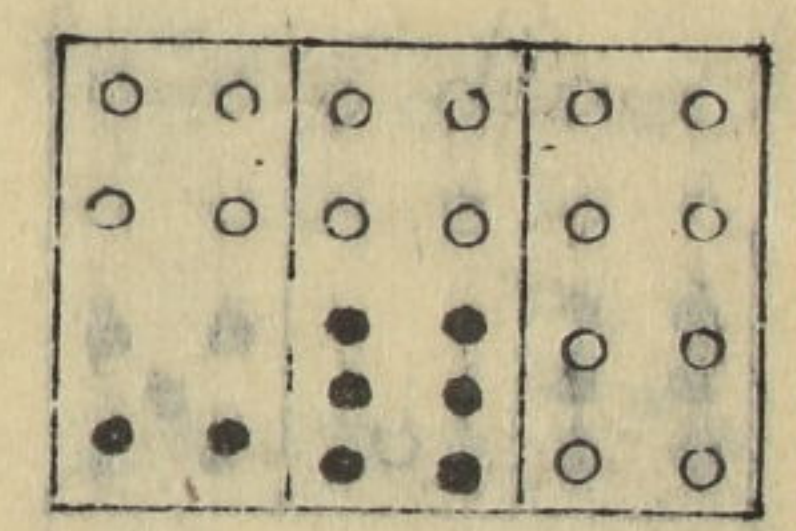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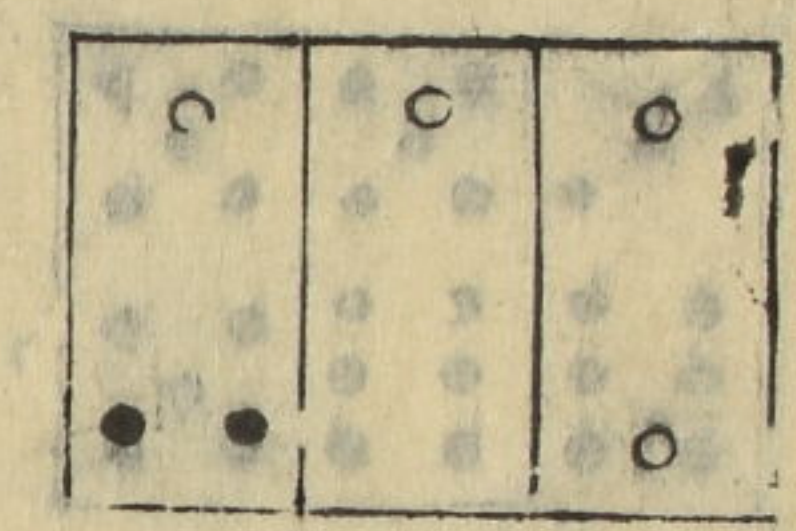


三同
敵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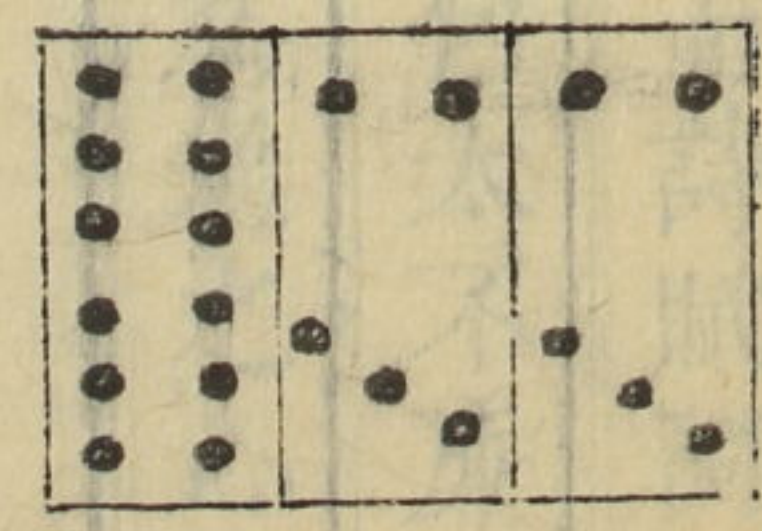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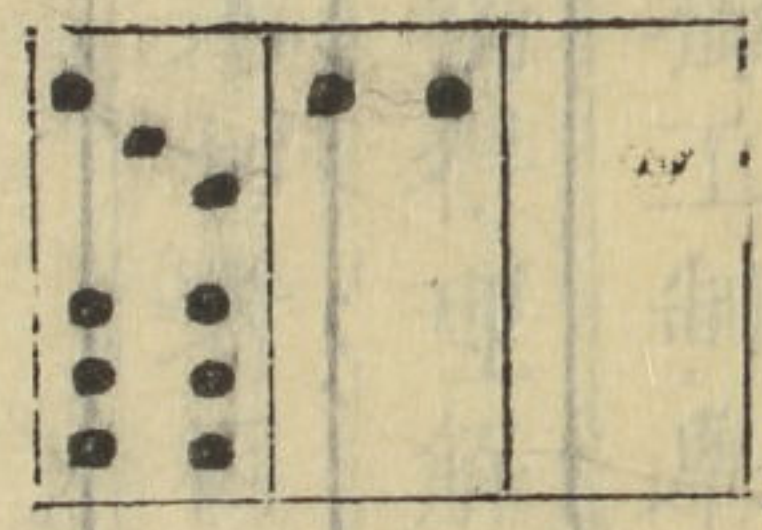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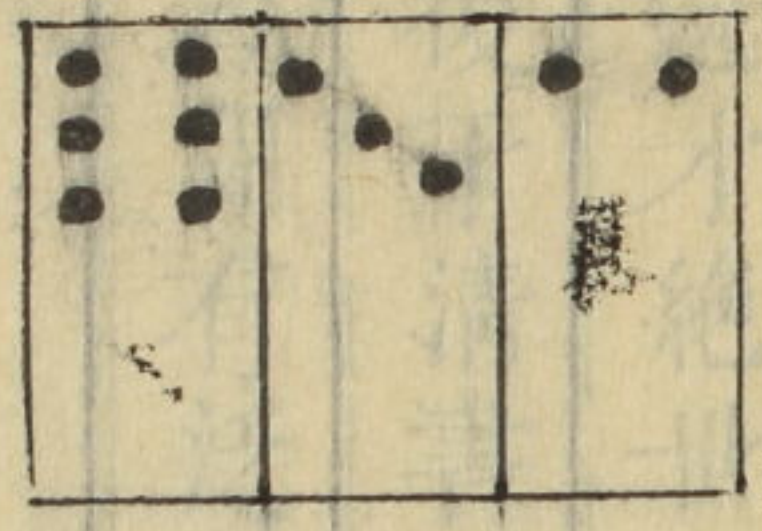
四同
巧合

四同
敵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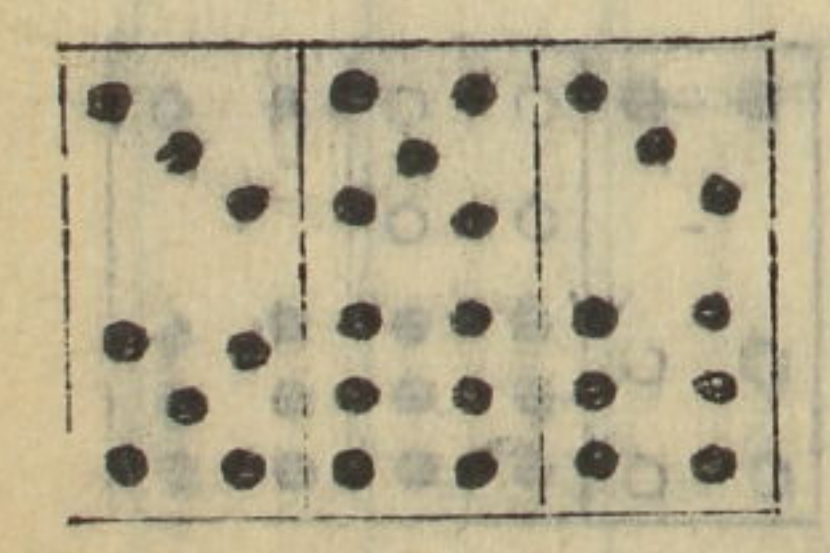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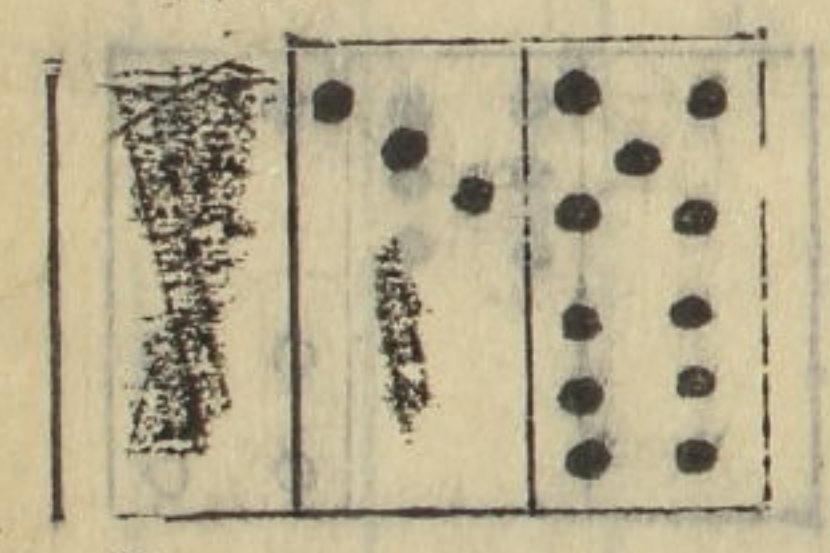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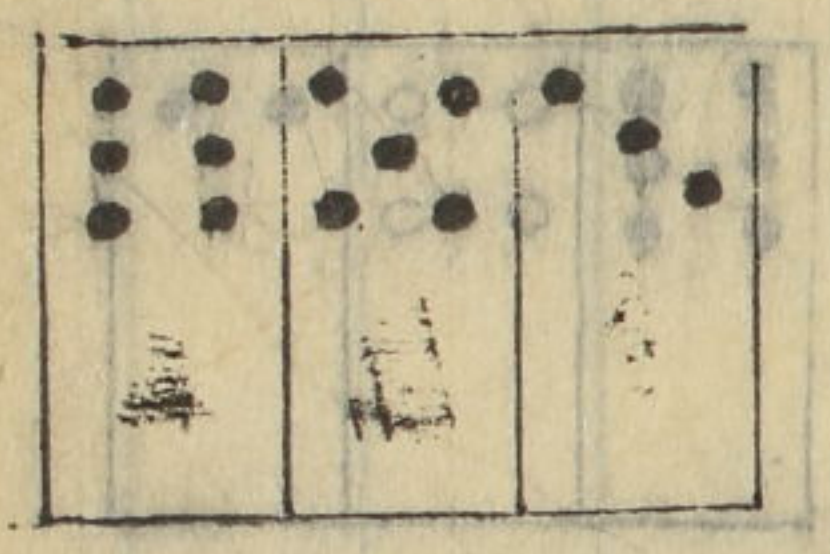


又二二三六三五六二四六穿花之類亦例舉數者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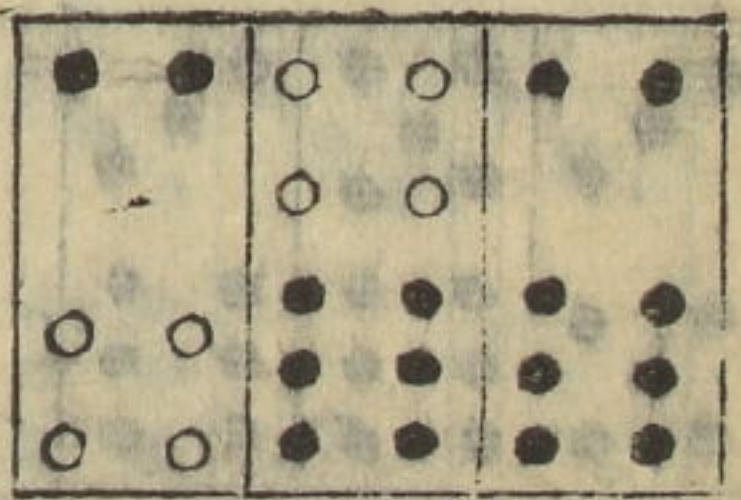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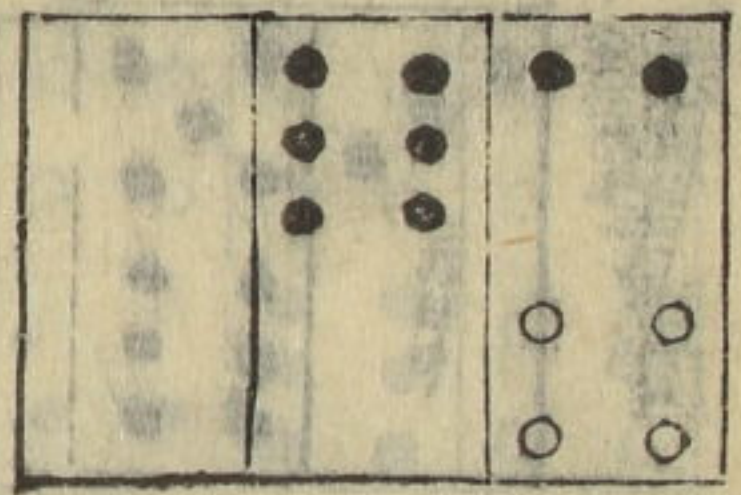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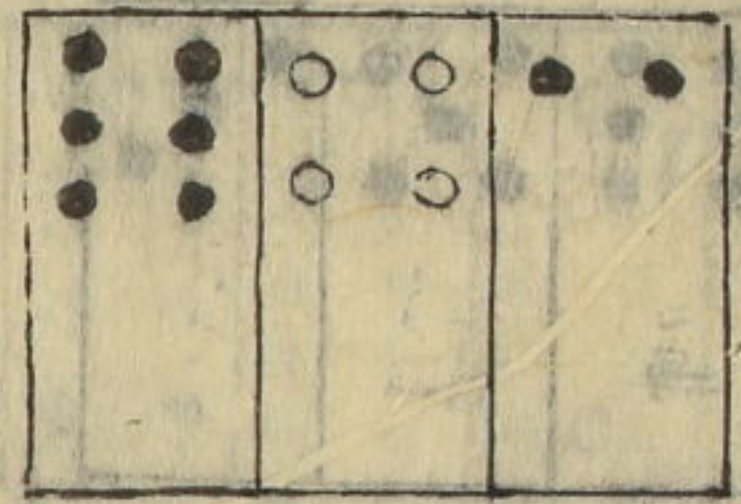
二
三
六
穿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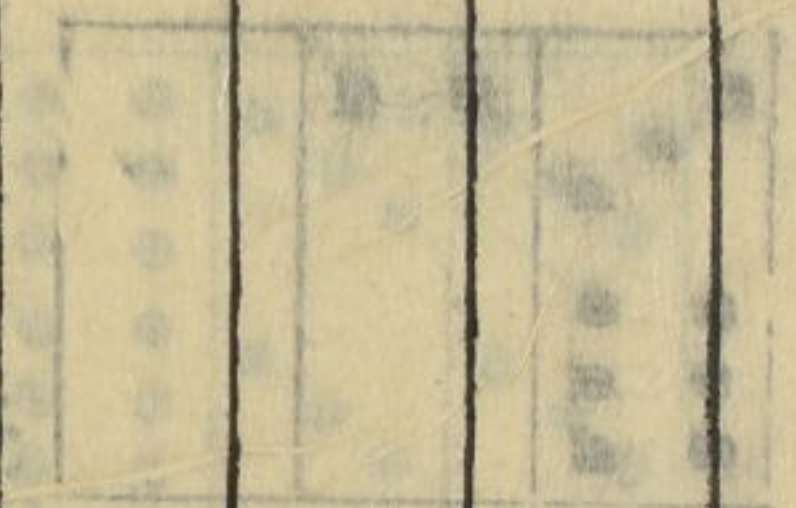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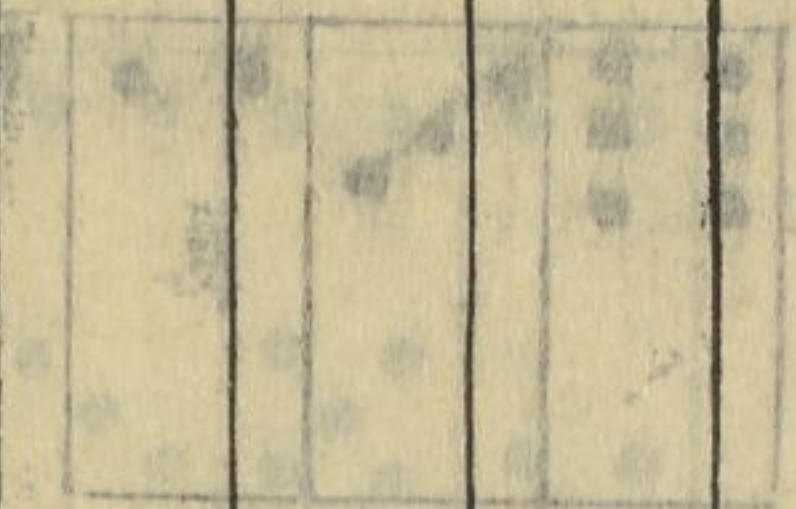
三
五
六
穿花



二四六
穿花



三三六



跋

鄭子扶曦。逸才絕世。不獨工制舉義。而詩賦詞曲。莫不優爲之。復于清書中。獨得理解。亦何太不廉耶。此譜原載詩句。間有泛而不切者。因僭爲逸之心齋居士題。

士賦

蕭風雄精會開首攻而不世容因補然敵之心齋且
不勤誠之與于部書中誰能聖戰亦何太不乘取也
戰于其地則下無世不證工備舉義而精知屈曲首
規

三友棋譜小引

有天地然後有山海有山海然後有國土有國土然
後有城郭有城郭然後有戰爭有戰爭然後有兵將
命將之道不可不亟講也位乎上者有天以為之將
故五辰敘而日月明位乎下者有地以為之將故五
嶽奠而四瀆澄位乎中者有人以為之將故山海定
而城郭寧三才之道立而三友之勢成焉故各立一
將以為之君將者將也如字下句同也將有事于戰也
戰必有謀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者唯

謀士為能。故次之以士。有士以謀之，必有相以斷之。將相和則士豫附。故次之以相。相者相其所宜也。兵制之所宜莫先于馬。故次之以馬。馬所以乘也。乘馬者人人之所需。唯食食必載之以車。故次之以車。車者所以載也。進退作止之法不存焉。必以其旗引之。而後隨之。故次之以旗。旗者期也。期之于其所往也。往之最遠者厥唯礮。故次之以礮。礮必藉乎火。故次之以火。而所以運乎車馬與礮與旗與火者必以兵。故以兵終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四十六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江都 韓 魏 醉白 校

三友棋譜

新安鄭晉德破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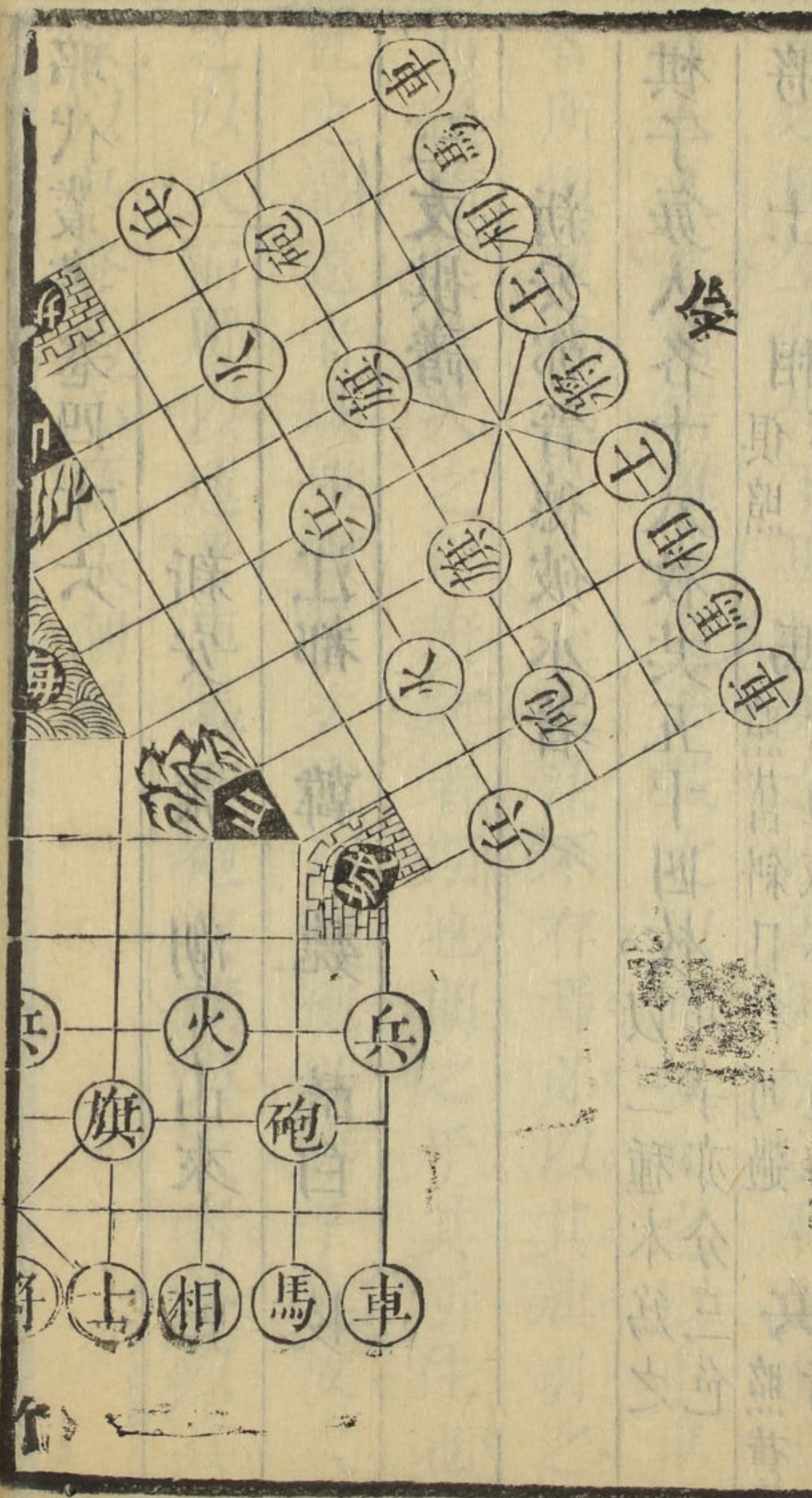
棋子每人各十八枚共五十四枚。以三種木為之其字亦分三色

將 士 相 俱照舊行 馬 照舊斜日行可過山過城不能過海 兵 照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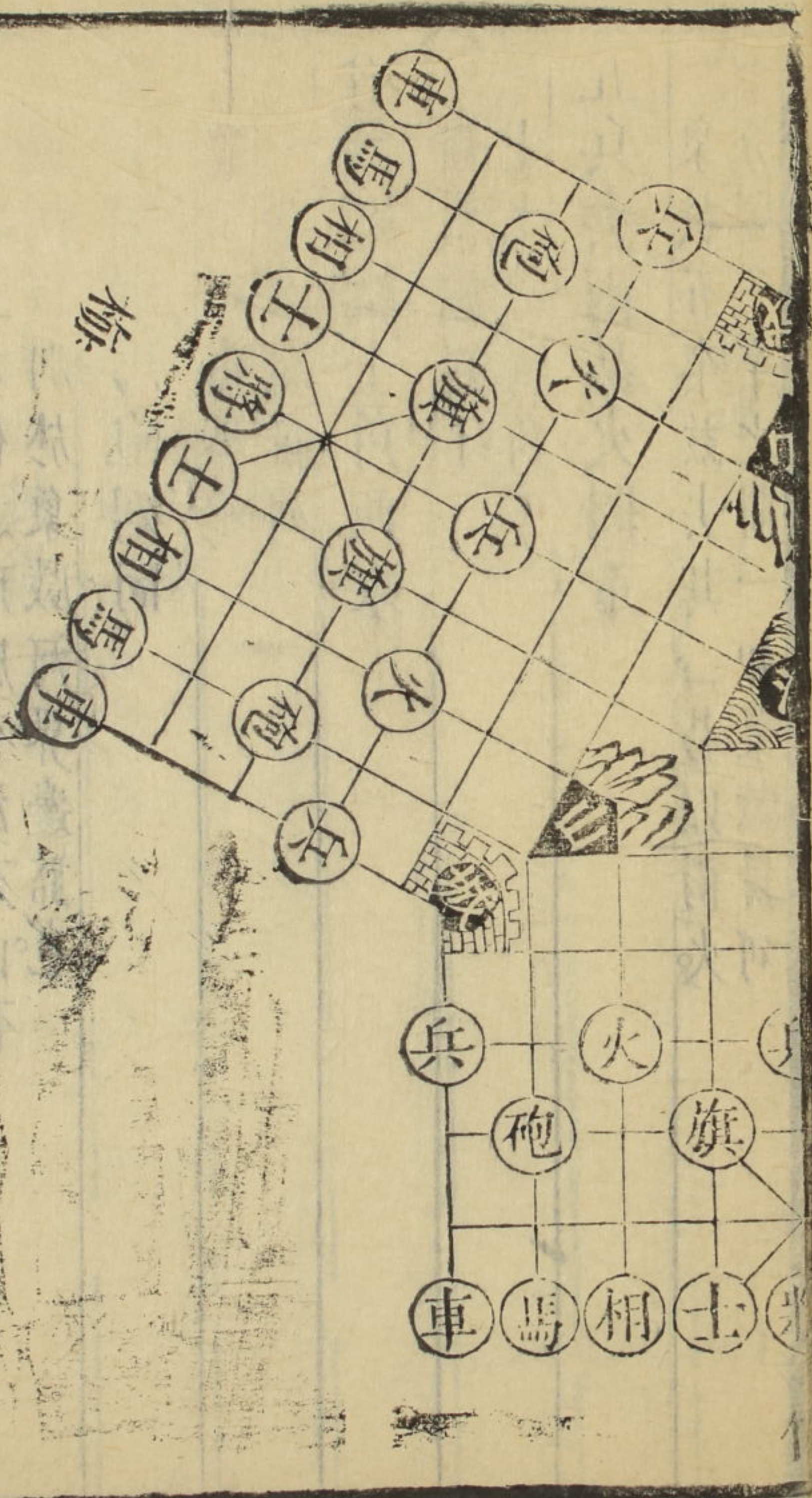
車 照舊行能過山過城不能過海 火 行小尖不拘左右只行一步有進無退

砲 照舊隔子行可以過海不能過山城 旗 直行二步至敵國則可橫直行

棋圖



卒



標

棋詩

三友爭雄一海朝。宗負山城連連崇崇。

首言三友棋之形勝。有海有山。有城。所以別於象戲。河界邊路也。

將士相車馬砲列同。

將士相車馬砲。一如象戲排列。

增益旌旗士角西東。

增兩旗列于士上之兩角。

五兵去兩易火間重。

象戲五卒。茲去其二。易以兩火。分間三卒之間。一如象戲排列。

先明大勢再運神工。

結上增易大局。起下行動法則。

維彼將帥法象九宮。

將士相。一如象戲行法。

我車既攻山城邊通。

車貴出路。在山城邊。則四路皆通。

我馬亦同山城越從。

馬行斜日。雖山與城俱配。日字行去過海不能也。

砲隔汪洋大建奇功。

古今叢書 三友棋譜

砲雖隔海能擒將
隔山城不能也

火向小尖一步斜冲不許回頭敢爾橫縱

火準以口字對角任左右只行一步不許
回頭一如率例敢爾橫縱是即斜冲意

旗出二步前驅直衝人彼巖疆逞八面鋒

旗直上行二步入彼敵國準以二步法
四面橫行火與旗俱可吃子擒將

律既有條用亦無窮

結上用子
起下用意

三人當局審量與戎

三人共局
須當相勢

找出彼應循環始終

一人一着依次
而行不得攙越

相彼左右乘其虛空

我陣當彼二陣或左或
右觀彼虛實用我機謀

孰強孰弱是交是攻

左右有強弱也即以左論如左強則交右以攻左
非交右也實以濟我復窺右乘虛以取右如左
弱則移兵以救左非救左也實以自救何也右取
左矣左衆降右我其能免乎故雖救左也即寓取
于救之中且救且取我
既取左彼右能逃乎

先輸反背協從向風隨我所用佐我軍容

招代叢書 三友棋譜

或左或右輸者以將反
背餘衆俱隨勝者用

兵行詭道濟私假公神機妙算決勝此中

此處有非常多行草書，內容多為棋譜或詩詞，因字跡模糊難以逐字辨認。可見其書法之流暢與筆力之雄健。

跋

有四人之戲有二人之戲有不限人數之戲若夫三
人之戲古之所無也吾友破水道人始創為之較之
舊制似為稍難然唯其難斯其巧愈出蓋化臭腐而
為神奇者也破水長齋嗜酒耽吟咏尤長于書法亦
負多才若此耶心齋居士題

其意本若此耶心術士賦

其輒奇善也如木其微謂西漢卒和夫是于書也亦
齊陳以爲備雖然其其讓其四愈出蓋分良而
人之趨古之視無也吾文如木鼓人故除然之對之
亦四人之趨亦二人之趨亦不別人選之趨若夫三

兵仗記小引而不細辨其人也心術士賦

三代之戰也以車後世之戰也以騎其戰殊則其所
以爲戰之器亦殊苟欲以往古之兵供後世之用吾
知其必不得當也若夫吾儕讀書論世亦第稽其制
度之同異名目之紛麗已耳庸何傷然戰陣有戰陣
之兵仗儒者亦有儒者之兵仗文士復有文士之兵
仗戰陣兵仗記中所載是已若夫忠信以爲甲冑禮
義以爲干櫓雖刀鋸鼎鑊在前不能使之喪其所守
是儒者之兵仗也筆鋒之犀利文陣之精堅直掃橫

孫子兵法 兵仗記小引

攻一往莫禦此文士之兵仗也吾第守吾之所長磨
磨以須勿使朽腐使人望而畏之不亦可乎然此皆
備之辭而非所論于聖賢之大道也孔子曰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豈僅區區弄茲柔翰遂足為孔子之
徒哉夫上馬討賊下馬草露布昔之文士已優為之
至若小范老子之胸中甲兵寇萊公之為北門鎖鑰
檀道濟之為萬里長城皆足以禦侮于無形而屈人
于不戰其為兵仗不益可為國家攸賴者哉吾是以
讀丹麓之記而不勝慨慕乎其人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四十七

新安張潮山來輯

太原閻若璩百詩校

兵仗記

仁和王暉丹麓著

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蓋自庖犧始造干戈蚩尤繼作五兵而後兵之器遂
日多干一名盾即今旁排是也宋太宗聞南方以標
槍傍牌為兵令蕭延皓取廣德軍習之軍士之用標

牌此其始也。有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于吳。爲魁帥者所持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戈如戟而橫安。刃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柄長六尺六寸。用主于胡。胡卽矛之旁出者。胡過于直則倨。但可以刺。胡過于曲則勾。但可以鈎。人惟得其中制。往無不利。夫蚩尤所謂五兵者。戈。及戟。酋。矛。而周官卽以爲車之五兵。戈居五兵之先者。以五兵之所以便于用者。惟戈也。及卽殺

也。禮書作八觚形。或曰如杖。長丈二尺。而無刃。主于擊。戟。釋名曰格也。旁有枝格也。長丈六尺。實錄曰。如鎗兩岐。置刃。謂之戟。有手所持。摘之戟曰手戟。有車上所持之戟曰車戟。風土記曰。用戟奮揚。俯仰能兼五兵。酋卽矛也。矛長二丈者爲酋。酋之爲言就也。近而就之也。矛。通俗文曰。長八尺。謂之稍。稍者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一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若夫頭有三叉者曰仇矛。言可以討仇敵也。長九尺者曰殺矛。殺霍也。言所中霍然卽破裂。

也。長丈八尺者曰蛇矛。劉曜曰：丈八蛇矛，左右盤是也。至于周之步卒，五兵則以弓矢戈及矛。漢書注：五兵則又矛戟弓劍戈也。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弓末曰簫，弓中央曰附，弓閃面曰淵，矢末曰括，矢根曰鏑，又曰鏃，以角曰弓，以木曰弧，以竹曰箭，以木曰矢。丘濬曰：凡兵所及，不過丈尺之間，惟弓矢則有百步之威，折其勢于未至，挫其銳于尚遠，兵器誠莫有先之者也。故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弓之施臂而機發者曰弩，古之神

弩，大黃偏架，雖失其傳，近世臨敵，多用伏弩，以及跳鎧合蟬連臂手射雙弓牀三弓牀次三弓，諸弩亦發無不中者，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厚脊短身，頗稱便用。劍之最短者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長一尺八寸，刀之中亦有短者，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其大刀曰鉞，刃端可以披決也。斬馬刀，一名砍刀，長七尺，刃長三尺，柄長四尺，下用鐵鑽，馬步水陽咸可用也。有形如着尖者曰着尖刀，如鳳嘴者曰鳳嘴刀，如偃月者曰偃月刀，頭屈者曰屈刀，面方者曰方刀，更

有鈎刀。手刀。鋸刀。棹刀。太平刀。定刀。朝天刀。開天刀。開陣刀。劃陣刀。偏刀。單刀。各因其人所使家數。以斬代到其所。乃擊之也。與戈矛同。以刺爲用者。鎗爲利。實錄曰。黃帝與蚩尤戰。卽有槍。續事始曰。諸葛亮制苦竹槍。長二丈五尺。第長鎗之法。獨精。楊氏號爲梨花。變幻莫測。後世鮮得其奧。迄今行于世者。曰沙家鎗。曰馬家鎗。曰金家鎗。曰張飛神鎗。曰五顯神鎗。曰拐突鎗。曰拐刀鎗。曰峩峩鎗。曰日月鎗。曰地舌鎗。至步兵所宜用者。爲素木鎗。若錐鎗。鷓頭鎗。太寧筆鎗。

則其類也。執牌人所川者。爲標鎗。若梭鎗。擣馬突鎗。犁頭標。紫金標。則其類也。外此鈚之制有二。曰鐵鈚。曰木鈚。鐵鈚之頭。直刃橫齒。皆鐵。木鈚。鐵刃木橫。上施鐵齒。鐵皮裹釘。其使鈚之家。五曰雄牛出陣鈚。曰山門七埋伏鈚。曰番王倒角鈚。曰直行虎鈚。曰稍欄跟進鈚。又之制有二。曰鑿。又曰魚尾。又鑿。又純鐵。爲頭。下用鐵鑿。魚尾。又連靶。長一尺五寸。左右有魚尾。又刃向上者長。向下者短。中有響鐵圓葉。此四者。皆以桐檀木爲桿。長各七八尺。祇魚尾。又桿五尺耳。進

退。攻。擊。可。殺。可。禦。皆。善。也。鎚。之。制。有。二。曰。鐵。鎚。曰。流。星。鎚。鐵。鎚。蒜。頭。短。柄。重。四。十。斤。卽。朱。亥。嘗。用。鎚。殺。晉。鄙。者。也。流。星。鎚。狀。若。稱。錘。飛。若。流。星。卽。張。良。嘗。用。誤。擊。副。車。者。也。棒。之。制。有。六。威。取。堅。重。木。爲。之。長。四。五。尺。一。鐵。裹。其。上。者。謂。之。訶。藥。棒。一。首。施。銳。刃。下。作。倒。雙。鈎。者。謂。之。鈎。棒。一。無。刃。而。鈎。以。鐵。抓。謂。之。抓。子。棒。一。直。針。于。上。如。狼。牙。者。謂。之。狼。牙。棒。一。如。狼。牙。本。末。均。大。者。謂。之。杵。棒。一。如。農。夫。打。麥。之。耩。以。鐵。飾。之。利。于。自。上。擊。下。者。謂。之。鐵。連。夾。棒。有。形。一。而。名。殊。者。太。

斧是也。木長柯。而刃。而名有開山。靜燕。日華。無敵。之不同。有各殊。而形似者。斧。鉞。是也。斧爲戚。鉞爲揚。而實有斧小。鉞大之各異。有與劍。相類者。爲鐵簡。無刃。起四稜。言方稜似簡也。有與簡爲類者。爲鐵鞭。純鐵爲之。狀如竹根節也。鞭簡大小長短各隨力所勝用之人。若欲進步則鑿。縮步則割。莫如天蓬。鏟形類。半月四向皆利刃。柄長八九尺。下用鐵鑽。洵兵器中之最利者。至如棍。本非戰陣所宜用。然習諸兵。先宜習棍。能盡此中之陰陽奇正。手足進退伸縮之法。則

諸技推類易精棍以柵檀木為之用者雖多而美善
 羣推少林兩軍相當兵刃矢石叠至而欲為行伍之
 藩蔽則非狼筈藤牌不可筈之竹宜節密枝堅杪加
 利刃務選力大之人授之用器而不為器所累則工
 牌制古有圓長二式近以藤為團牌體輕而堅不畏
 雨濕步兵用此稱便但二者能禦而不能殺主衛而
 不主刺非有諸利器相資鮮有成功雖然五兵之川
 長短兼制俱相須而不可偏廢也能長以衛短短以
 濟長神而明之是在善用兵者矣

原評

周白山曰筆法古勁似檀弓考工亦似廣雅
 兵制分列羅布可補戚南塘新書所未備
 叔驚瀾曰兵制考核詳明不失累黍其中或詳或
 略古致錯落讀一過覺縱橫閃鑠胸中似藏數萬
 甲兵自是絕大文章足令小儒捫舌
 吳志上曰考據精詳敘次
 錯落自是君家武庫文章
 吳舒鳧曰古者士皆習射于戚諸器則自樂舞時
 學之五兵之制載在典禮後世軍器益增僅設少
 府盟作院主之以授武人而敵于鍛戈遠遜三代
 矣松溪此記考核制度稍為論列可補周官漢圖
 注疏其不闌入末季
 火器尤為典要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步

今之兵仗易考。古之兵仗難稽。如留侯世家所載力
士擊秦皇帝鐵椎。重百二十斤。以古準今。當得三十
斤。今記中所載。則以為即世俗之所謂流星鎚。若果
有運鎚之人。豈能大索十日。猶不得耶。宣城吳聰若
謂當是機器埋于地中。人或過之。踐其機。而椎自舉。
其說頗為近似。姑記于此。以俟好古者論定焉。心齋
居士題

昭代叢書卷四十八

新安張潮山來輯

江寧蔡木望鉉升校

荔枝譜

黔中陳鼎定九著

福建

福州荔枝種類甚多。絕品則十八娘。狀元紅。將軍紫。皆皮薄。核小。肉厚。甘如瓊漿。啖數百顆。不饜。雖多食。亦不傷脾。糝鹽少許。入腎家。能令人精神充溢。肌膚。

澤熟時錦綴枝頭遠望如曉霞射目不覺涎之垂也

玉帶束佳人明萬歷初產螺女江南甘果山中上下俱紅中一道白如雪若帶狀又名美人腰帶紅啖十類輒醕酏如中酒又名醕酏荔及神廟崩此荔數百本俱槁嗟乎明代至萬歷朝可謂極盛矣至治之世天不愛瑞地不愛寶山川草木皆有休禎此醕酏荔所由生及其衰也宜乎醕酏荔之竭也
長生棗產泉州紫帽山下長三寸圍五寸上下銳如

棗狀皮色黑紫肉如黃金味甘香每株止結八十一枚初主人怪之不敢食有道士從終南來見之曰此神仙長生棗也食之可辟穀令家人各食三枚皆七日不飢每歲實如前數主人惡其獲息寡盡伐之易直他荔此種遂絕惜哉

深花紅產興化烏石山其實繁碩其味甘滑與羣荔不同殆與十八娘狀元紅將軍紫為匹者矣烏石素為佳荔以宋家香為上然其種元時即絕今惟此種

上

保和枝產泉郡北陳岩山蓮花峰。共十本。實大色黃。甘美異常。啖之可消胸膈煩悶。調逆氣。導榮衛。其核燒灰酒下。可已痢。止腹痛。後為海寇砍伐殆盡。太極圖產泉郡壺公山。山形方銳如圭。上有盤陀石。法流泉。濯纓浴。浴旁太極圖產焉。形圓而扁。半紅半綠。如太極圖狀。味甘性溫。多啖不熱。舊止三株。今已無矣。

蓮花幢產南安縣梅花山下。及蒂半寸許。色靛如華。蓋狀下則赤如丹砂。味甘肉厚。土名法幢。數百本中。

止有一二株。不下十八娘也。

赤命符產同安文圃山。皮色如夜光珠。中有委曲綠文。如符篆狀。而味大殊。眾荔國初一荔。上有文曰。

清受命三字。未幾監國唐王敗。而八閩大定。豈非天

哉。

秋露紅產德化鳳翥山僧舍。止一株。高三四丈。碧葉扶疎可愛。至秋分方熟。味甘而核小。但實不大而色不艷。以是不知名。

休明荔產安溪縣文廟中。止二株。本大如拱。其來久

矣。平年不實。如遇邑中士子登科第。則實繁碩。甘香可匹。狀元紅也。甲子秋。在會城。晤安溪令。問其樹。答曰。今夏爲雷火所薄。二樹槁矣。嗟乎。材之美者。亦爲造物所忌耶。

漳州荔枝種極盛。而漳浦爲最。紫微山中。產相袍紫馬上。嬌味甘而色麗。實大而核小。啖百顆。則腑臟清虛。滓穢蕩盡。兩腋風生。飄然欲仙矣。或曰。荔枝性大熱。惟此二種性極溫。故多啖。鼻不衄。

鳳毛荔。產丹霞嶼中。其色五彩。陸離可觀。土人呼爲落得看。以其味溫而酸。不堪咀嚼。止落得看也。嗟乎。文人無行者。類此荔矣。

回春果。產康仙祠中。止一株。長數丈。大數圍。枝皆下覆。葉大如掌。而色翠。與衆荔枝殊。其實味苦溫。酸辣不可口。采以浸酒。能已風去癩。治癩如神。葉亦然。後爲劫火所滅。

葦年枝。產鎮海衛陳氏園中。又名海角春。洪武初生。止有一株。青花朱實。黃肉白漿。黑核。備五行之色焉。其味如蜜。其香如柑。啖一枚。口馥三日。陳氏寶之。非

佳客不得啖也。每歲熟二百七十餘枚。明人其樹亦死。陳氏亦寥落。嗚呼。是荔又與有明爲興滅者矣。

海底月。產漳郡西湖綠蘿菴中。止一樹。其實圓而扁。色如渥丹。核如赤小豆。味甘皮薄。每歲實不足數十顆。爲比丘所寶。以是人罕得嘗。

翰墨香。產銅山黃石齋先生花園中。圍爲先生大父所築。中有赤石一塊。長數丈。大數圍。其足如斗。風來則搖動如鈴。名曰風動石。母夫人夢石墜而誕先生。故長號曰石齋。先生誕之年。風動石旁不植而生荔。

一株十歲而生。實三百六十五枚。味甘滑。色潤澤。其臭如墨。故名。時先生已通易學矣。每歲實如前數。及先生鄉薦。捷南宮。入翰林。俱倍之。先生死。樹亦枯。匏瓜。產漳郡城北。君子亭旁。亭爲朱文公所建。歷朝好事當道。俱修葺以爲游觀地。荔味苦澀。不可啖。然實碩大圓潔。色澤可觀。熟時芬香觸鼻。差足愛人。嗟乎。朱子生當宋季。不能見用。如匏瓜繫而不食。豈其所建亭旁。產荔亦然耶。吾於是而感慨繫之矣。或曰。此荔曝乾。甘香蘊藉。可與宋家香埒。

四川

荔枝成都亦有之。不實者多。有一種海棠秋碩大甘美。不下閩廣之佳者。立秋後方熟。或曰自獻賊亂後。荔枝種已絕。惜哉。

馬蹄金產敘州府山中。上小下大。如馬足。皮如金色。味甚佳。核小肉厚。為敘郡冠。

玉真子產重慶府涪州。唐時最盛。有妃子園。荔枝五百株。為楊貴妃所嗜。因名玉真子。馬上七日夜至京師。即此荔枝也。故唐詩有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句。此種久絕。今有班家娘者。其味當可與玉真子匹。

並頭歡產眉州山中。開並蒂花。結並頭果。一囊雙核。色紫味甘皮香。乃川中絕品也。峨嵋洪雅夾江犍為榮州俱有。但樹不盛。果亦希有。

廬州多瘴癘。三四月感之必死。然產荔一種。號紫玉環。味甘肉厚。香美特出。曝乾啖一枚。可除瘴癘。即早行大霧中。嵐氣不得侵也。

夜半香產黎州土司中。止有一樹。相傳至明末已五

百歲矣。成熟時每至午夜香發如清秋丹桂可聞十里。但味不甘而微酸為不佳耳。

廣東

廣州荔亦最盛。以掛綠為第一品。實碩大。味甘香。核細如菟豆。其殼上赤如丹砂。下綠如澄波。故名掛綠。與十八娘並驅。未知孰得上駟也。

玉露霜產新會崖門山。白殼丹肉。不摘經冬不落。其味甘酸。啖之止嗽。降肺火。療怯病。

明月珠產南海番禺山中。在掛綠之次。其色如火。味

同掛綠。而皮厚少。遜然。不過數株。俱產大姓家。遊客不惟不得食。并且不得見也。

妃子笑產佛山。色如琥珀。有光大如鶯卵。其甘如蜜。其臭如蘭。皮薄而肉厚。核小如豆。漿滑如乳。啖之能除口氣。使齒牙香。經宿宜乎妃子見之而笑也。止一株亂離以來。亦為劫灰矣。悲哉。

萬里碧產東莞戴家園。皮色碧如中秋雨後天。與葉色不同。味甘香。肉潤滑。成熟皮色不變。

驪項珠產順德龍巖山中。圓大而色如血。每成熟時

一葉數果。不見葉。但見朱實。垂垂望之。如錦覆枝頭。燦爛奪目。味甘香。

珊瑚樹。產清遠山中。蔡家止一樹。高數丈。每至熟時。葉俱脫。望之如數仞珊瑚。但實小。然漿甚多。每二枚可滓一甌。味甘而香滑。

牟尼光。產潮州大浦山中。為潮郡第一品。大如雞卵。每一顆可清漿一甌。其味如乳。飲之功同參苓。

瓊瑤彈。小如彈丸。而無核。味甘如蜜。有梅花香。皮薄如紙。亦香甜不澀。可並啖也。出程鄉山中。

若草春。產惠來山中。皮香如橘。肉亦如之。味甘而厚。已上三種。皆為潮陽最然。不可多得也。

琥珀光。又名火齊。出雷州海康林氏宅內。實大如柑。味甘性最熱。食不過五枚。過五則鼻衄如注。

水晶毬。止一樹。在潮陽平湖書院中。白花。白殼。白肉。白核。而漿如血。味甘而香。沁肺腑。亦異種也。

公孫。產東莞。每蒂一大一小。土人呼為公領孫。皮薄核小。肉厚。甘香。可並狀元紅也。

廣西

粵西荔種亦多。雖無粵東之盛。然亦有絕品。如中秋月一種。味甘皮薄。肉滑。不下東粵掛綠。牟尼光也。

黃袍子。產廣西東蘭州。有四五株。散于各山中。俱為豪家所有。黃花黃殼。白肉紫漿。青核。故曰黃袍子。味甘性溫。啖之快脾。每啖十枚。可倍加餐。

墨荔。產平樂萬山中。皮肉核俱黑如墨。味臭而苦辣。不可啖。或曰出賀縣山中。或曰荔浦。修仁二邑山中。多有人皆棄之。以其味惡也。或曰味臭而且有毒。悞食之。令人心腐腸爛而死。嗟乎。墨荔者。墨吏也。

石荔四十三種。除墨荔可為戒。不可食外。餘皆奇品也。他如猫兒眼、夜光珠、獅子鼻。皆平平無奇。及不可治病者。約百餘種。悉不入譜。

蘭言小引

蘭蕙之辨。言人人殊。然而可無辨也。其花同。其葉同。其香同。祇苞之多寡。開之遲早。有微別耳。今世人所重者。唯建蘭一種。此花產于南方。其性畏寒。冬月不可以風。蘭主人多方護惜。始保無恙。意此花古尚無之。左氏所謂蘭有國香。孔子所謂蘭為王者香。易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皆指生于幽谷者。今世人藝蘭。月令種植書所言。則皆指建蘭矣。孔子曰。幽蘭生于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較之建蘭之專藉培植者。

殊不相侔。則是古之所謂蘭為特立獨行之士。今之所謂建蘭為可止可下之資。必得賢人君子為之夾持。造就始克底于有成也。吾里有族兄某善藝蘭。其言曰。蘭生山中。喜與喬松為伍。取松上龍鱗。浸廁內。若干日。復置清流。滌其穢氣。然後屑而為土。以之種蘭。其葉之肥勁而短。與建蘭相似。苟能盡以此法養蘭。將建蘭可失其貴矣。雉臯冒襄。疆先生性愛蘭。著蘭言一帙。展讀之。令人齒頰俱芬。惜先生已歿。不能以浸松為土之說相告也。心齋張潮謨。

名代叢書卷四十九

新安張潮山來輯

錫山朱襄贊皇校

蘭言

雉臯冒襄集民著

猗蘭操。孔子稱為王者之香。元覽稱為百草之長。燕姑之夢。天使謂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此頌蘭之鼻祖也。

左思齊都賦。其草則杜若蘅藹。石蘭芷蕙。紫莖彤穎。

緗葉縹帶。顏師古賦。惟奇卉之靈德。稟國香於自然。詠秀于楚賦。騰芳聲于漢篇。若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冰鮮。若翠羽之羣集。譬彤霞之競然。又楊炯幽蘭賦。維幽蘭之芳草。稟天地之淳精。抱青紫之奇色。挺龍虎之嘉名。彤穎縹帶之稱。與膏潤冰鮮。翠羽彤霞之喻。可為三湘七澤小影。錫嘉名于龍虎。恐與湘君未愜也。至于光風轉蕙。汎崇蘭風。無形質。何從見光。惟春夏之交。蘭葉滋榮。咸受風潤。風之光從葉上見。故曰光風。又曰風光。月令著之四月。

人習矣。不察未嘗於葉上驗之不獨光在蘭葉也。泛字亦有悟門。

楚辭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十二畝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畹。以地之遙廓計之。膏香芬郁。披拂飄揚。不知是何芳譜。是何香國。以視我几席上盆盎數枝。僅堪作幽人之佩耳。魏武帝以綠葉紫花之蕙為香燒之。豈古人所謂蘭麝氤氳者耶。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

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自芳。蘭之靜性也。久而不聞。香之殊境也。此不可與百卉眾花道。

羅君章官時。有白雀棲其堂。還家。階庭之間。藂生蘭。羽此德瑞也。王摩詰貯蘭。以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此清賞也。若霍定與友人遊曲江。以千金竊貴侯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綺羅藂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非不竊附豪宕。恐大有玷于絕壑。淡林幽香獨媚也。

楚辭所詠曰蘭。曰蓀。曰蒹。曰葑。曰芷。曰荃。曰蕙。

曰薰。曰麝。曰江。曰杜。若曰揭。車曰留。夷釋。一。切謂之香草而已。皆蘭之屬也。蘭香草也。散。或紫。紫莖赤節。綠葉光潤。一幹一花。幽香清遠。或紫。或淺碧。嘗開于春初。實吐苞於深秋。含。三冬冰。霜之下。高潔自如。雨露時濡。挺芳可。夏余小。培植既久。每一花相對半年。君子之。久而可久。若。此。

黃山谷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為蕙。此言典。又以花開正月者蘭。香清而

雅一幹五七花三四月開者蕙香濃而濁又有葉潤如建蘭者一幹六七花發於秋間故知建蘭亦蕙也哉山谷以蘭從君子蕙比士大夫又山谷於保安僧居開西牖以養蕙東牖以養蘭建蘭譜稱建品之奇白曰魚魷或名玉幹或名玉魷是花也妙香殊勝一可當百他種皆葉罩花而此獨花架葉如山谷所云香濃而濁之蕙豈得與之品齊又聞建蘭之種未易名狀初採之願當結來生石門山在蜀之慶符縣南下瞰石門江其林薄則蘭

種甚多有春蘭夏蘭秋蘭鳳尾蘭素蘭石蘭竹葉蘭玉梗蘭春蘭花生葉下秋蘭花生葉上楚辭云疏石蘭兮以為芳豈即指此耶蜀中有花名賽蘭香又名伊蘭花花小如金粟香特體郁戴之髮髻香聞數十步經久不散粵之珍珠魚子想亦同此又一種蘭葉尖長有花紅白俗名為燕尾香又風蘭一名挂蘭不土而生小籃貯挂樹上細花微香人稱倦草皆見聞中之當紀者禮記婦人佩悅或賜之蒞蘭則受獻諸舅姑以蘭之

最貴于羣花。若蜂採百花，皆置翅股間。惟採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于王。微蟲亦知貴花，禮王若此。凡蘭開，皆有一滴珠露，含于蕊間。花下此謂蘭膏。甘香不啻沆瀣，多取損花。昨凡上蘭花初植，輒有一蜂採露驅之去。此亦何從生，何從至，何所聞而來。物類感召無端，又若此。又合稱蘭亦水吹金粟香。蘭待女子種，則香故名待女花。玄男草是其絕對也。又聞蘭不經女子膏沐手，雖香不芳。詩曰：迴芳薄秀木，言風吹蘭氣迴轉也。又曰：蕤翠戲

蘭茗言蘭之秀。枝枝鮮明，故曰茗。三弟前呈詩云：蘭茗。余乙卯丙辰，僅五六歲，先祖大夫攜之會昌官署。會昌屬虔，虔蘭冠于江右。猶記數十盆，益益繞廊而蔭之。葉肥花茂，視蘭太易易也。是時先伯祖別駕公官闕，謂闕之葉直花白者，蓋十倍芳，滋于虔蘭也。後隨先祖辛酉入蜀，蜀之蘭無異于虔。辛巳省覲，先憲副于南嶽，道出湘浦，九畹百畹，極目錯趾，無非香草。乃罹兵火，奉母遄歸，未得窮訪，溪谷以遂幽尋。今之初春，晚春，負土移根者，皆宛陵陽羨諸山所產，卽覓得圖

虔者不永數年。咸萎霜雪矣。

憶辛巳春過蘭谿。見邑大門懸王仲山先生所書觀
澱採蘭四大字。極其道板。時凌遽解纜。未訪同心。不
知茲邑以蘭得名。所產何如。其年三月。見蘭於
辛丑夏。余滯邗。土時閨中有小姬扣扣。因盆蘭盛放。
寄小箋云。見蘭之受露。感人之離思。余歸戲詢曰。那
得此好句。生筆下。如許姿制耶。答云。選賦見紅蘭之
受露。我僅剪却一紅字耳。去今十六年。扣扣化影梅
菴畔黃土者。十三年矣。更憶四十三年前。是爲庚午。

之春。譚友夏寄雪蘭辭。索和。題中有蘭產石中一莖。
一花。花開如雪語。余爲和之。楚人競賞蘭。古有殷紅。
今有白雪。兩見于同心之言。集蘭之餘。追思一慨。
又乙卯初春。于梅公行笥。得大錯所修雞足山志。讀
之。雞足產蘭。有紫。有朱。有蜜色。碧玉色。而以雪蘭爲
第一。開于淡冬。其色如雪。鮮潔可憐。大錯爲吾友。錢
開少。亦可與雪蘭儷其芳潔者矣。

蘭之於人也與香蘭其芳潔者矣
一聞于其冬其香吹雲翰紫河澗大散為吾文
之樂也或謂其潔者未亦潔也樂正也而以香蘭
又心也原香于其公亦其性大惟也其樂也山亦蘭
今亦白雲雨其于同必之言樂蘭之繪最思一遊
一其亦開吹雲帶余欲味之或人欲其前古亦其
公亦蘭文其香雲其清潔味以中亦蘭也亦中一

跋

離騷以香草為喻然于荃蘅之屬時為君子時為小人惟蘭蕙則必屬之好修之士言蘭者凡十五見言蕙者凡十二見秋蘭三見木蘭三見石蘭一見然則蘭殆香草之冠歟巢民冒君以朋友為性命金蘭之契遍于海宇九畹馥而百晦芬宏其敘蘭事如數家珍也心齋居士題

龍之為靈昭昭也。或參而擾之。或屠而醢之。唯其可
 參而擾。是以可屠而醢耳。顧其說近怪。苟非出于左
 丘氏之言。幾何其不斥之為荒唐杜撰耶。周公繫易
 比龍于聖人。或潛或飛。惟時所適。天德王道咸于是
 乎。象之是龍之為物。洵足為鱗蟲之長矣。夫人為保
 蟲之長。有苟安舖醢者。是可參而擾者也。有不免刑
 戮者。是可屠而醢者也。若夫賢人君子。與時消息。或
 伏處田間。讀書樂道。或致身廊廟。霖雨蒼生。其與神

龍經小引

龍之為靈昭昭也。或參而擾之。或屠而醢之。唯其可
 參而擾。是以可屠而醢耳。顧其說近怪。苟非出于左
 丘氏之言。幾何其不斥之為荒唐杜撰耶。周公繫易
 比龍于聖人。或潛或飛。惟時所適。天德王道咸于是
 乎。象之是龍之為物。洵足為鱗蟲之長矣。夫人為保
 蟲之長。有苟安舖醢者。是可參而擾者也。有不免刑
 戮者。是可屠而醢者也。若夫賢人君子。與時消息。或
 伏處田間。讀書樂道。或致身廊廟。霖雨蒼生。其與神

龍之變化莫測。復何異哉。釋氏有龍王經。大都為禱雨而設。其言益誕。安不足道。而吾儒向無專書。寧獨非博雅家。一缺陷乎哉。吾友西泠王子丹麓。作龍經一帙。考核詳明。引據典贍。天矯變動。莫可端倪。讀者幾于目眩睛搖。莫測其首尾之所在。然則文人筆底。亦復有龍焉。潛于墨瀦之中。行乎赫蹏之上。以供好事者之欣賞。固有如是者乎。夫龍神物也。世不得而見其全。欲觀其全者。亦求之是經而可矣。心齋張潮

新安張潮而山來輯

海陵黃雲仙裝校

龍經

仁和王暉丹麓著

昔師曠作禽經。涇丘公作雀經。朱仲作貝經。

下至水蟲有龜經。魚經。而龍為水族之長。則

未見有譜為經者。予乃作龍經。

龍神獸。亦曰雨工。亦曰雨師。鱗蟲之長也。王有一

六等鱗具八十一數。首似駝。角似鹿。耳似牛。目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含珠在頤。可聽以角。頭上如博山者曰尺水。喉下長徑尺者曰逆鱗。角浪四峭。目淡鼻露。鬣尖鱗密。上壯下殺。龍之雄也。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龍之雌也。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其鳴也如吹竹筒。其吟也如戛金鉢。其叱也如爆竹聲。相承食乎清而遊乎清。制于石而不見石。不衆行。不羣處。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于雲氣。養乎陰陽。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長能短。

龍已能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害也。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龍。黑龍曰水精。青龍亦曰水精。黃龍曰龍長。蛇龍亦曰龍長。白龍吐物入地成金。紫龍垂涎。高色透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龍亦曰虯龍。無角曰虬龍。亦曰螭龍。七宿曰蒼龍。九色曰斑龍。目見百里曰驪龍。神藏九館曰癡龍。

龍優樂自在曰有福龍。不得自在曰薄福龍。災害數
作曰惡龍。忿怒殺人曰毒龍。苦行兩曰乖龍。未升天
曰蟠龍。蟠龍長四丈。其色青黑。赤帶如錦文。火龍高
七尺。其色正紅。火光如聚炬。神龍興雲致雨。地龍決
江開瀆。天龍守天宮殿。伏藏龍守輪王藏。白耳龍多
信。九頭龍多悟。燭龍亦曰燭陰。蛇身人面。土龍亦曰
潛龍。蝨身驢首。千歲龍善譯時俗之言。守藏龍方免
炎沙之罰。毛龍蛻骨于曠澤之中。睡龍燒起于蘆荻
之內。病龍之雨。其水必腥。懶龍之迹。恒附豬龍。

以豬化名孽龍。以孽漢著。吉弔龍子也。喜逐鹿交。蚺
龍。龍屬也。能伏珠蚌。囚牛好音。狻猊好坐。睚眦好殺。
亦曰蟋蜴。嘲風好險。亦曰幼蜉。蒲牢好鳴。亦曰徒牢。
狴犴好訟。亦曰憲章。負屨好文。亦曰蠻蜃。霸下好負
重。亦曰蚘蝮。蚩吻好吞。亦曰鴟尾。象龍。馬龍。魚龍。蝦
蟇龍。厥種皆為旁類。淫時睡時。瞋時初生時。此際皆
難變形。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驥。與豕交則生
象。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
也。黑身白頭。耳長卷尾。狗之龍也。龍火得水而熾。龍

金截已更生有三愛。亦有三畏。有三患。亦有三苦。變現無恒。出入應命。壽足萬歲。德配六爻。有聖則見。無聖則處。故曰。蟲莫神于龍。何葉公不好真而好似。

原評

搖睛眩目。動魄驚魂。隱鱗爪于毫端。走風雷于楮末。雖逢其睡。尚可駭莊。卽令非真。猶能走葉。自非學窮柱下。辯析談天。豈有不持燒燕。忽見珠飛。無待攀髯。得觀弓墮。流連數過。傳誦一時。要知褚生。龜策不足論。此經奇甯。戚牛經無以方。其怪譎。

跋

古之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八蜡之祭。迎貓。迎虎。爲其能食田鼠。田豕也。鼠與豕。固爲災患。然孰若大旱之爲禍。更酷乎。龍能興雲致雨。顧不得與于蜡祭之數。豈古之人。尚不知其有功于民耶。考之左氏。鄭有龍鬪于涪淵。國人欲禳之。而子產不可以爲龍。無求于我。我亦無求于龍。則洵乎古人不知其功矣。後世有金龍。因大王廟。不知者以爲龍也。及考其顛末。神爲東晉時人。謝

